宋槧
無文印







無文印

一

一函







無文南游入浙余叔納交於中川暨發諸老门電激雷厲眼中無佛祖矣

别二十年先余而
遊閩三會語廬山
之雲飛揚東湖之
水漫汗無文之舌

猶在號中有不在
舌頭上一句子請
於是録著一使眼
癸酉秋 仲穎 釋手

無文和尚初住饒州薦福禪寺語録

小師　惟康　編

師於寶祐二年六月受請

指三門紅藕當門緑楊繞路新薦福八字打開了也

這裏入得天下横行

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尽大地人造地獄業

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

江湖疏悪毒相識悪毒兜罵通身是口分疎不下度

疏云首座遮掩則箇

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万歳万々歳



次拈香云此覷着不得齅着不得提掇不得棄舍香
不得冷地看来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爇向炉中奉
爲前住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禅寺笑翁大和尚
用酧法乳之恩就座（問荅不録）迺云天高地厚日盈
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璨上座平生只會着衣喫
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石令日
裂破面皮喚作長老也欲与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冐
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
有拄杖子在拈拄杖云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清平
世界切忌訛言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
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便為人師頌云弟不



兄財本不多爭共駕官舩各自撑撑去撑来回首看
依前不離蓼花汀
當晚小參（問荅不録）鼓棹揚帆駕没底舩横行海上
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来住山單
單地提持此叓舉拂子云看看印文已露劄一劄錦
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尽向這裏一印印定直
得尽乾坤大地風颯颯地衆中忽有一箇犯衆出来
道長老你且莫要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
是三昧又作麽生以拂子擊禅床下座
上堂雲门放洞山三頓棒黄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
添兵傷塩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芦花對蓼

紅時人只看絲綸上
修造上堂日用叓無別當機誰辨的東撐西拄底老
屋敗簷横拋竪擲底磚頭瓦礫悳广出世為人直是
天地懸隔拍禅床下座
上堂諸仏法門祖師要妙夜来四簷雨説得盛水不
漏汝等諸人若向這裏承當這裏保任以手揺拽云
料掉料掉
上堂僧問古徳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徳云山前麦熟
也未師頌云自小離家住日辺去家只道路三千従
人問得来時路回首元来在目前
開炉謝耆旧踏田上堂趙及無賓主話田地穏密底

開口便道着信脚便踏着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未免被人侵強越界薦福門下総是田地穏密底人
拈起香匙放下火筯一一天真因甚如此公験分明
佛涅槃上堂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〻已寂滅為
樂釈迦老子死在這裡至今二千餘年未有能活之
者薦福雖是臂長袖短試為諸人活看合掌云容顔
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上堂即心即佛山無重数非心非佛水无重数不是
心不是仏白雲又無重数薦福悳广告報灞陵橋上
望西川
上堂寒一上熱一上普通年叓只在于今更無三般

兩様拈拄杖云這拄杖子見汝諸人不能頓時保愛
更一色霹靂散一陣風雨変作清涼境界了也若向
這裏神清氣爽寒熱兩忘這拄杖子折也未放你在
上堂臨済処一杓末山処半杓玉本无瑕妄自雕琢
有年無徳老睦州无端拶折雲門脚
上堂趙州和尚道老僧二時粥飯是雜用身心師頌
云玉関度了久班師猶向人前動鼓鞞只道馬行荒
草地不知身已陥重圍
上堂閙浩々閑寂々不動一絲頭如對万人敵惺々
直是惺々歴々直是歴々諸上座捉象亦全其力捉
兎亦全其力

結夏小参孟夏漸熱仲夏極熱自有天地以至于今
无一絲毫許差別若是有灵骨底衲僧纔出母胎便
解知時識節去随芳草飯逐落花具足見聞覚知受
用見聞覚知無生可護無制可結雖然要會孟夏漸
熱易要會仲夏極熱難要會仲夏極熱易要會孟夏
漸熱難難難九十日中君自看復挙五祖結夏上
堂云結夏无可供養大衆作一佳宴管顧諸人遂挙
手云囉々招囉々搖囉々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師
拈云老東山竜肝鳳髓百味具足争奈美食不中飽
人喫
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主丈幸有這箇

在卓一下滿院薰風夏日長人在藕花香世界

上堂秋深夜長露寒月皎鐘声短底短長底長共声大底大小底小山僧聞得展轉反側不寐到曉何故一片祖師心狼藉知多少

上堂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德云拆東籬補西壁師拈云折東籬補西壁八角蒺藜當面擲眼睛

冬至小參丁一卓二道一句滴水水生地三放兩示一機匡崩石裂一切処解會不得一切處擬議不得所以寂子只解近前叉手香嚴只解叉手近前要會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未在拈主丈云拄杖子從來死定動要承當依前鉄壁復鉄壁

獨狙地今夜忍俊不禁踴躍出來將乾坤大地一時吞却了也若向這裏會得果從無影樹頭結其或未然豆向寒灰爆出來　復舉玉泉和尚示衆云晷運推移布裩赫赤不是不洗無來換替師拈云薦福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少賣弄

冬至上堂至日書雲雲作何色眼裏無筋青黃赤白

上堂拈拄杖云有形段無首尾不可近傍難為回避大小曾卽見不親刻地嗔作南山鱉鼻

上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着甚死急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猶較些子下士聞道大笑之却有衲僧氣息三種人一時裂下了也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上堂学道無難事第一要認取本来面目令時師僧
只管這裏經冬那辺過夏輕々撈着多是開口不得
殊不知鼻孔大頭元来向下若也不信引手摸索看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顧視大衆云
薦福門下若有箇樣衲僧喚来洗脚何故無為無叓
人猶是金鎖難
上堂漏尽夜沉々山房風露深无雲生嶺上有月落
波心山僧見了直是咬断牙関何故三十年前也曾
恁广来
上堂長期百二十日已過七十五日諸人於過去法
各已究竟各已成辦各已清淨未来法合作广生置

拂子云當依如是住
上堂挙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来石霜嚙齒示意
之石霜遷化後僧問九峯先師嚙齒意旨如何峰云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雲蓋々云我与先師有
甚冤讎師拈云諸人要知二老用処麼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
開炉上堂寒涕垂頤囲炉打坐説甚天之高地之大
最好笑是老楊岐拈起死柴頭未開口時先話墮
上堂道在目前全无鏬縫左之右之百發百中以手
指旛云是風動是旛動
上堂臨済四料揀洞山四賓主甜瓜徹蔕甜苦瓠連

根苦倒腹傾腸説向人恰似杏花枝上雨
因雪上堂古人道若端的一回汗出一莖草上見瓊
楼玉殿山僧從前疑着此語今日看来果然
上堂登芝山望五老雲静日月正眼高天地小達磨
大師脊梁骨等閑踏折釈迦老子心肝五臓一時見
了因思擾〻塵寰茫〻宇宙手把夜明符幾箇知天
曉
元宵上堂燃燈如来昨夜在善法堂上与風伯雨師
三轉法輪説燈明佛事釈迦老子不起于座證無生
法忍面授記莂諸人長連床上閉眉合眼又何
見来

無文和尚南康軍庐山開先華厳禅寺語録

小師惟康編

指三門無箇入処奔走殺人有箇入処礙塞殺人弾
指一下云重関擊碎了也入之一字甚処得来
結夏小参大華蔵海渺無辺際江河溪磵流入其中
咸失本名魚竜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
於中成等正覚一切衆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衆
於中成就無功用学拈拄杖卓一下云開先拄杖子
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衆生現前大衆畢竟
向甚処行履良久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
陸沉　復挙香厳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拈云還會
麼正抓着痒處
上堂預借科數不住催眼前百事貴安排着還向上
宗乘事那得工夫說着来忽有人道無文話隨了也
以手掩口云罪過罪過
上堂南泉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十八上便解破
家散宅山僧當時若見各人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
他家自是黄金骨不必旃檀入細雕
上堂挙趙州訪二庵主公案師頌云南枝向暖北枝
寒一種春風有两般憑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
欄看

上堂開先入夏来不能為諸人東語西話念誦入室
拈向一边坐禅放参一時颺下得與麼自在得與麼
脫灑佛法若不現前山僧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五日風十日雨江南不驚邊烽不舉眼前漸見
太平耳畔多聞好語山人只管看青山有口不須呑
佛祖
看青苗經兼謝日首座上堂諸佛所說法要如稻麻
穀粟一字一句咬嚼得破求絶飢虗受用不盡這般
說話開先既遇上等人也要拈出展两手云今朝正
是六月一
解夏舉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師頌云一言已出

駟難追道了如何悔得来洽地被人相許露牙関咬定口慵開

上堂烏石嶺頭与汝相見三門頭与汝相見僧堂前与汝相見雪峯老人已是傷塩費醬今時師僧入了門陛了堂見了主人剗地握節當胸更求指示箇入処啞黄連和根嚼未是苦

冬至小参滴水氷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直饒會得一線長要且未會長一線直饒會得長一線要且未會一線長所以郷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〻匆〻晨雞莫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線短長誰晉得雪霜尽処是春風

復挙僧問古德冬至後日長多少古德云長一線又問一古德日長多少古德云一線長師拈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中各自別風烟

因雪上堂睚到虚空粉碎時空花一任眼前飛若還別覓安心法客路漫〻何処飯

佛涅槃上堂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天何高地何極謂吾滅度謂吾不滅度一箇死屍許多狼藉我觀靈山百万大衆惟波旬却有丈夫氣息何故面赤不如語直

上堂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霹靂電光寧容近傍雖然若論向上宗乗那裏泊在

謝山主上堂茶陵郁山主道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労関鎖令朝塵淨光生照破山河万朶師拈云郁山主向驢前馬後逴得些小便乃誇張衒耀以當平生参学拈拄杖卓一下云閑先一槌擊碎了也顧視云莫有不甘者麼靠拄杖下座

謝寶嚴上堂不撥一境不露一機錦包特石綿裹秤椎閑先見了直得百宝莊嚴而頂戴之何故有行鬼不識無心人未知

上堂天晴蓋却屋乗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師拈云打淨潔毬子誰人不會閑先則不然天晴蓋却屋乗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秋冬变轉多阿呵〻喚不回頭争柰何

上堂雪峯老人三到投子九上洞山两脚波〻奔走不歇拍膝一下云當時若得這箇消息入手拄杖便可一時拗折諸人要知這箇广江南两浙春寒秋熱

中秋謝修造追嚴耆舊上堂土木場中輥一回平生己眼豁然閑廣寒宮殿無関鑰撞破髑髏飯去来

祈雨上堂一冬不雨一春不雨九土皆焦枯天高叫無路拈拄杖云閑先拄杖子忽然变作空行竜王油然起雲霈然洪澍直得枯者栄甲者拆萠者吐卓拄杖一下云發機須是千鈞弩

元宵上堂竪拂子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動地放光

明眼睛烏律〻山僧見了未免合掌讚嘆道箇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文和尚再住饒州薦福禪寺語録

小師　惟康　編

當晩小參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
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
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
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諸人共聞箇中忽有
箇漢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己用者固有之你
也忒煞忒慇啞元來衆中有人在復舉德山小參
不答話鉤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着了也山便打果
然傳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不識痛痒漢山
云你是甚處人第二下鐵鎚來也僧云新羅人和聲

送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大雨點全
無大衆大小德山可惜龍頭蛇尾却引這僧向草窠
裏頭出頭没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
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
上堂玄沙在雪峰所得法要不過是達磨不來東土
二祖不往西天一轉語便自氣字如王將雪峰門户
一肩荷負山僧當時若見只向他道浣盆浣盆
伏虎祖師忌拈香氣食萬牛風生萬籟有爪牙而不
能藏伏有文章而不能韜晦若到薦福門下伏聽處
分未爲分外何故樹上安身法他未夢見在
清明上堂桃花無数李花無数若向這裏活眼不開

平地上死人更是無数去年踏青人今年不來今年上
墳底明年何處日月急如梭生死無定據謹白叅玄
人光陰莫虚度
上堂趺坐疊足問訊起手眼若透青一見便了更待
説心説性山僧未曽問人借得口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闊山遥達磨大師
無端遊梁歷魏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潦和尚
不合喫馬師一踏天下大禪佛枉自喫了四藤條説
着令人恨不消
上堂静處具足鬧中境界鬧處顯示静中消息達磨
面壁少林普化摇鈴鬧市皆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若是向上巳鼻畢竟何曾會得

上堂今日雨明日雨春流岸、深屋漏無乾處魯公亭上望番城紙有湖水無行路

入浙餃上堂一出五六月往返三千里信脚踢得着信手提得起不曾輕示人深蔵懐袖裏帰来普請大衆做箇入門歡是什麼浙東山浙西水

上堂擧潙山與仰山摘茶公案師拈去仰山撼樹潙山良久説躰説用互揚家醜且道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展盡鎗旗用處窮依前輥入草窠中

壽崇節滿散二千年前四月八日西天竺國親曾出現二千年後東震旦土依舊示生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前身後身一夢両覚長育萬物如春行地照臨萬物如月行空承乾之運而無可見之功行坤之道而無可見之跡臣僧一坐六十小劫入思惟三昧經八十返求一語讃嘆不可得求一語名状不可得於不可得中廼見王母而授新熟蟠桃恭遇満散未免和拌托出良久太后擧觴今上拜九重春色異人間

乾會節満散昨朝方祝聖人壽今朝又祝聖人壽天地中間両聖人同時出現相先後扶桑樹頭紅日方昇蟠桃枝上春風未老直得東湖番湖交口讃嘆芝山閻山鞠躬稽首自有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如此盛事希有希有祝聖人富祝聖人壽祝聖人多男子顧

視大衆云可中忽有人出来問聖人冨聖人多男子
不待問敢問聖人壽畢竟是多少竪起拂子云萬年
松在祝融峰
中夏上堂前半夏所作法門所修行願山僧已在西
山為諸人演説後半夏所作法門所修行願山僧今
在東湖為諸人演説東湖所説與西山不同西山所
説與東湖不別指槐罵柳證龜成鱉憍梵鉢提側耳
聽舜若多神鷲吐舌
上堂佛祖未興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不横不竪
衲僧家東咬西嚼從朝至暮横也無柰何竪也無柰
何拍膝一下云若向這裏進得一步自然和聲送出

両手分付若紙向冊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脱將去山
無重数水無重数
上堂一樹木犀供夜雨法身三種病二種光倒腹傾
腸分明道取汝等諸人見似不見聞似不聞清香移
在菊花枝了也皷漢帰堂喫茶去
上堂開眼便是開口便是擧手便是擧足便是雖然
如是以手揺云未是未是
結夏小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南瞻部洲本來清淨
無端西天竺國有箇不識好悪底將一片爛麻皮結
箇圏子安在平地經今二千餘年推不去拽不動迹
代祖師大機天用如馬祖百丈正知正見如南陽大

隋手段惡辣如德山臨濟眼目端正如趙州雲門也只是傍觀有分啞青天白日有甚麽事大唐國裏可殺無人薦福雖則與他同路行且不與他同處宿今夏兄弟在此相聚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熱則乘涼困則打睡九十日内第一不得道着解結二字道着貶向鑊湯爐炭地獄謹白復舉雲門問僧云今夏做什麼僧云和尚實問某甲即道門云做賊人心虛師拈云雲門等閑致一問這僧便作佛法祇對克由叵耐不知這跛脚阿師當時打殺佛與狗子喫底棒在什麼處來夜問取首座

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尅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

上堂如來禪祖師意兒啼子哭雞鳴犬吠是汝諸人瞥地也未

上堂舉僧問古德孤峰獨宿時如何德云間却七間僧堂不住誰教你孤峰獨宿師頌云堂奧雖深無鎖鑰包容大地與山河草窠裏輥人多少喚不回頭争奈何

上堂今時參學人得到身心清淨正念現前便向這裏休去忽然被人將拄杖向面前横兩横便手忙脚乱如落湯螃蠏相似擊禪床一下爲伊欠這一解在還會麼湘潭雲盡暮山出巴峽雪消春水來

上堂我若有一句諸人便作有會我若無一句諸人
便作無會我若拈東湖向芝山頂上拈芝山向藕絲
孔中諸人又作麼生會、不會趙璧隋珠泥團土塊
上堂趙州和尚因僧辭去州云甚處去僧云諸方學
佛法去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逢人不得錯擧僧云與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
摘楊花師拈云趙州說話如巫師祭鬼相似真實懇
切要令病人當下安樂末後一道神呪雖然靈驗爭
柰救這僧不得
上堂永嘉見六祖覺在一宿聞天平見南院悔在三
十年後諸上座誰家竈裏無煙筭一莫受人處分他

日忽然眼睛爆綻方知道山僧不是妄語
冬至上堂僧問疎山如何是冬來意山云京師出大
黄師頌云京師出大黄價直極相當未曾識道地枉
自費商量
上堂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睦州擔板漢開口成
話墮還知鷲福為人處麼熱則乗涼寒則向火
除夜小參咸音王已前有本曆日無七十二候無二
十四氣以天荒地老為一歲以松枯石爛為一日山
僧游乾闥婆城遇舜若多神親手授受叮嚀付囑後
二十年當於鷲福山中次第流布住院以来正月初
一日輥到臘月三十日更無工夫說著今夜幸遇歲

除拈起普示大衆去也展兩手云寒來暑往日還月
移盡在這裏可中忽有一箇出來道陳年曆日不勞
拈出不特顯叢林有人亦表自己參學眼目雖然如
是我更問你從來臘月三十日為歲除夜今年因甚
却欠一日　復舉明招示衆云此處風頭稍硬且歸
暖處商量師著語云鉤頭有餌大衆隨後到方丈黄
連和根嚼未是苦明招云纔到暖處便即瞌睡以拄
杖一時趕散可惜黄金如糞土明招先鋒有作殿後
并呑可惜衆中無人當時若見他道此處風頭稍硬
見歸暖處商量一時散去教這老漢要歸方丈未可
在

上堂溪東是國王水草溪西是國王水草隨分納些
些佛法休尋討堪笑水潦和尚枉被馬師踏倒薦福
與麼告報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笑翁和尚忌并供養無準癡絶和尚以香指真云玷
辱無用是這老漢落賺薦福是這老漢諸人若也不
信問取徑山兩翁看
上堂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
青山師頌云篷底歇眠醉復醒君山只在兩眉青渾
家不管興亡事一味和雲看洞庭
上堂語言上着到身心上着到要透衲僧關料掉復
料掉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重九上堂天地一東籬方古一重九黄花三兩枝東湖隨分有逢人不拈出只麼空雙手醉殺天下人不是茱萸酒

上堂香智國王之子從西域來如優曇花出現東震旦土延蔓不已深紅深紫徧滿天地近時師僧多向枝葉上着到如浮花浪蘂看不上眼薦福百不如人若是三花兩蘂隨分也有些小拈拄杖卓一下云不知春色落誰家

上堂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洞山聞云不是奯公也太難䔢當頭云洞山老人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頌云重圍

深入脫身難再拜投降得活還手脚一時都露了如何遮掩得傍觀

上堂釋迦不是佛達磨不是祖佛法滿天下諸人還知否青草池頭處處蛙黄梅時節家家雨

上堂從上佛祖提持此事如蠱毒藥如塗毒鼓如太阿劍無你回避處無你入作處這般作用薦福不欲拈出何故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諸人病是山僧病山僧病是諸人病諸人痛處山僧能忍山僧痛處諸人欵忍不能拈拄杖卓一下單方一服當下和平不必松根採茯苓

上堂古塔主住當山日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主云

莫、師頌云北人偶與南人會借問如何喫茘枝口
未開時先話隨香甜二字且酧伊
上堂瞿曇火化普化風化華亭水化石霜坐化圓照
卧化隱峰倒化這一隊漢造妖揑怪弄真成假只可
誑謼閭閻若到衲僧面前不堪共話且道衲僧有甚
長處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深諦律屋婆婆訶
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蘇盧悉唎婆婆訶諸人
與麼領會歌羅歌羅
謝新天寧并東拂上堂信口道一句栗棘金圈咍露
布信脚行一步柳陌花衢非活路未開口未舉足已
前鷹得許你有箇入頭處拍床云東湖一箭落雙鵰
鳳棲不在梧桐樹
上堂無蒲團禪板與諸人厮瞎無金圈栗蓬與諸人
呑吐水清月分明雲散山呈露山僧結夏來贏得緊
閉戸
上堂雨不來旱彌烈草木枯金石裂江流斷井泉竭
盡大地生意絶東湖上乾坤別最清涼無惱熱優曇
花正開清香來不徹
中秋上堂拍禪床云山僧今日豁開廣寒宮殿千門
萬戸六通四闢普請盡大地人穩歩而昇操三寸戈
與萬人敵雖然仙桂第一枝畢竟是誰折得

無文和尚語録

小佛事

珠浴主下火

家〻門前火把子臨機應用無不可香水海裏動地放光生死路頭一時照破某人還見麼以火把打圓相云切忌喚作明珠一顆

議上座起骨

向上一機滿眼滿耳如過風疾燄不容湊泊如倚天長劒不容擬議何故轉腦回頭横屍萬里

南庵主起棺

見了天童便跺跟佛来有口不能呑莓苔縁遍門前

路生看春風四十年無禅道可論無佛法可傳拾薪樵子無可尋之跡啣花飛鳥無可見之縁折脚鐺中爛煑乾坤清氣長柄杓内舀乾滄梅根源了生死去来之如幻觀涅槃寂滅之現前回首鑑湖青山未老笑携藜杖白首言旋這箇又是某人可見之蹤跡設若放闊步於藕絲孔中入正定於微塵影裏諸人又向甚処與此老相見閻浮樹在海南邊

慧上人起骨

慧日高懸普天匝地爍破佛祖眼睛揭示衲僧巳鼻雖然覿體全真認着依前不是何故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薑頭下火

盡力事犁鋤無意除鬚髮老去志益堅生薑不改辣大地忽鋤翻一死不再活看、開先今日活汝去也擲下火把云火蛇劈面来虚空連底脫

讃

觀音

聲以眼聞色以耳見下與衆生同一悲仰上与諸佛同一悲願大海枯磐石爛我此大心方了辦

又 包媚屿請

如屿兮媚川如山兮倚天大哉圓通之道民無得而名焉

布袋

布袋無口柱杖無枝靠定這箇有甚了期

又 翫月

明皎ヽ暗昏ゝ未曾擧首爍破面門若更停機停思

苦哉弥勒世尊

寒拾

蒼崖鎖寒色題目分明極無端書兩字刻地失平仄
颺却筆放却墨一句了然超百億

又題詩磨墨

淡墨磨虚空禿筆蘸滄海點汚天台山是他這一對

半身達磨

毒藥醫不活風雪凍不死自己欠一半説甚傳宗旨
天自天地自地柱自東游十萬里

臨濟

開眼受睦州瞞甘心喫黄蘗痛棒握定拳以當平熱
生除一喝別無伎倆何曾夢見無位真人剛要滅却
正法眼蔵見人家則尽情藉没併與性命一時掃蕩
不可聞名如何近傍自有佛法以至于今少曽見有
箇様不覩是底和尚

商山四皓

橘大天地窄眼高秦漢小一片隠淪心高山青未了

呂洞賓

提起條頭垂下衣袖信脚闊歩行親見黄龍後

自讃　崇福頴長老

頭小面狹眼横鼻直難親易忘易見難識剛道笑翁
手脚緩縵無準癡絶尺寸短窄視秦山喬嶽不過一

拳視長江大河不過一滴西天此土要横行有祖以来無此僧

又

讀書不識字行脚不會禪有拳爺不識有口佛不呑惟康第一莫學他學他陷汝到黄泉

偈頌

佛成道

迷是誰兮悟是誰山僧贏得眼如眉新糊紙被烘来暖睡到天明日上時

鈎雪

百尺竿頭一縷絲没提撕處急提撕離鈎三寸忽抛却正是虚空粉碎時

送東上人

上頭上面得人憎少見生獰箇様僧莫道無文輕放過病来無力舉烏藤

贈禅客

空拳打入長蛇陣殺氣連雲戦更酣輥到了無交渉

處牛頭向北馬頭南

贈相士

面如生鐵鑄崑崙有底榮枯到你論謾説青青亭畔竹春風幾箇有兒孫

一庵

萬法須從飯處參難將飯處與人談簷頭昨夜風和雨説得分明落二三

送人之圓通

無数飛花舞曉風天開二十五圓通要知門户從何入問取溪邊石耳峰

摘茶

拈一旗兮放一鎗多從枝葉上摶量全身入草全身出那箇師僧無寸長

送僊知客總侍者 專使

對面相看千里隔手持史君招隱檄一條柱杖兩人扶面帯東湖秋水碧口裏只安三寸匙平生懶病無藥醫菜羹白飯隨處有誰能辛苦貪住持向來春風滿兩手如今零落能多少盡情包裹付二妙散與青青湖上柳

松月軒

白雲巖上月太平松下影東山大導師指作一片境若作境會孤東山不作境會隔重關蓋天蓋地這一

著分明似鏡見還難認作清涼轉炎熱掃除光影成
途轍廣寒宮殿等虛空不信問取蒼髯翁

送奕上人

金華道人少而壯学道苦心知趣向俊如秋鷹方振
揚快似馬駒絕超放無準較頑癡絕癡領過不消渠
一狀前年相別五峯巔今年相見松江上無影枝頭
拾得春要去北山呈伎倆北山老人眼瞎癡毒手惡
拳難近傍跨門一機我識渠腳跟定與三十棒

送覃侍者住庵

門上書心字窻上書心字長嘯住庵人不知庵內事
除却煨芋頭無力收寒涕我觀從上來懶瓚較些子
君勿輕住庵住菴不容易手中長柄钁上有千古意
前山栗自钁後山禾自刈客來問有麼牢把柴門閉

送開上人

道人家住廬山寺信腳東游二千里三年飽喫浙西
飯不曾咬著浙西米大川惡拳打不活石溪淺水浸
不死自言辣手難近傍秖有癡絕較些子要從窻下
看庐山歸臥溪色山色裏了無元字瀹胸懷肯將佛
法掛脣齒漠漠重湖五老前哀哀九江千嶂底空手
携钁種白石赤腳提籃挈流水有問參尋事若何向
道今年秋芋多

無文和尚語録

題跋附

題六祖渡江圖 五祖操舟

左道惑衆竊負而逃大天下後世之禍源本此二老焚其舟扼其腕恨不身親見之也

題船子扣舷圖

陥人非法不能無愧置身無地愧孰甚焉大江横流不足洗此二愧也

跋圓悟禪師授佛日臨清正宗記及持鉢住庵法語

佛日見佛果於閭關兵革之時佛果先示之以從上

爪牙以正其傳次授之以涉世斧斤以致其用未後一矢尢切中其病處佛日身受其矢而某也忍痛於百二十年之後避地避世某亦從此逝矣時相似也病相似也避世之心又相似也如師法不相似何道力不相似何

書濟藥王看大藏經圖

無上法王以一切言教療衆生攢蔟不得底病五千四十八卷皆用藥法也濟公藥王取其緒餘徧治衆生四百四病猶慮学佛者未知其方也畫出其書使之讀之欲其皆得趣入皆得受用至於安樂田地而後已其用心廣矣大矣雖然佛病祖病少有能療之者其藥為何其方安在

題羅漢像軸

五百開士中惟十有六人破佛律儀受佛呵叱子莫知為誰今乃於此軸見之極欲照之二鐵圍山管城子殷勤致請曰盡法無民且與放過

跋血華嚴經書

七處九會所說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以耳聽後五百世最後成佛之人以眼聽又後五百世燈上人以手聽耳聽者聾眼聽者盲手聽者痛徹骨髓所聽者不同所證亦不同余曠大劫前蓋嘗以手聽矣獨無所證何哉燈上人能下一轉語方許證阿字法門

跋天童淨和尚壽無量墨跡

無量拳頭能殺而不能活天童拳頭能活而不能殺間雲親中二老之毒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至今忍痛未已也虛空霹靂未嘗不殷然天地間雅維那於展卷處忽然轟入髑髏政恐不及掩耳

題天台三隱圖

小黠大癡出没五峯双磵間無足怪者蒼顏白髮彼何人斯亦甘心入其保社無端以實事誣人人又從而誣之幾不免虎口吾不知孰為黠孰為癡也寒巖漠ゝ瑤草離ゝ安得執鞭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

書虎谿三笑圖

三老形服不同教法不同而風期未嘗不同軒渠一笑聲滿天地遺音餘響至今猶在山南山北萬壑松風九江春水更相應和日夜不絕口也千載風流易見難識誰其識之長松片石

跋大慧墨跡

寺大僧衆終日汲不了目前此先大慧示人以日汲用常行之道其曰歡喜忍受蓋直叙自己受用三昧也後世師家以日用現行為重累以受用三昧為極苦六鑿相攘舉天地萬物皆爲己敵正恐此老笑人

題華嚴經

余舊閱雜華甚精熟又嘗手書置之疎山及復詳味

不能無惑善財北遊而曰南詢文殊在覺城西偏而
曰東際彌勒樓閣無門無戶而曰有開有閉盈天地
萬物皆善知識而曰善財所參止五十三人此余所
未解嘗欲持此惑質諸賢首之學者未暇紹曇上人
持其師克祐比丘所書華嚴求跋因志余惑不知祐
師行墨結字時毛錐子曾為說此法乎

題法華經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吾聞其語矣未見其
人也今觀祐上人手書法華筆精墨妙自首至尾無
一毫怠意心之精微浮動翰墨間非精進欲祖述經
意作為詠歌被之　聞佛事非真法供養欲後五百
世增上慢比丘非祐而誰哉

題蓮社題名集 社名懷故鄉

故鄉不在十恒河沙外惟懷歸者能知之然十方無
壁落故鄉果安在脫屣世紛問津淨社倦遊思返也
香雲發光燭花吐紅迷途向導也落日沈西金相現
前鄉關主人也紅藕放花水清沙白故家旧業也由
是而休去歇去樂哉一念合塵則客路天遠矣雖然
四明大士即一具字包括天地萬有樂邦化國不在
具外木庵老子發揮四明絶学使一切人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不歷化城徑歸寶所何往非故鄉哉

跋圓悟諸老墨跡

圓悟禅師受草本於老東山已而傳之先大慧自是人傳一人舉天下不復知有正本而吾江西之士受惑尤甚使當時有具辨风雲别氣色底眼目舉而納諸水火其患豈止今日而已賢維那後諸老百年而出既不能畧試焚溺之手又將寳之以爲大訓開眼受惑不自知覺嗟夫

跋石鏡頌軸

皎日靡天寸雲尺霧油然而起大明遁矣石鏡之明亦復若是加以藻繪滓穢清明爾長歌短偈非藻繪欤余欲碎而石鏡去而藻繪東平老子謂余曰卿自用卿法不必逼人也

題還廉谷祥會圖

余歸南昌廉谷分座天童書来問無恙以此十偈為介紹後五年来西湖復觀於關西辯侍者處抑揚縱奪老手甚武然中有一人搖手掩耳不受讚嘆余欲語之而廉谷不可復見矣

題持首座華嚴指掌圖

橫說豎說空拳誑小兒約而為圖猶拳作掌也殊不知善財未曾發足持首座未曾下筆百千法門已在吾手中矣

題山谷書修山主頌後

龍濟說不出處山谷寫得出山谷寫不出處龍濟說

得出兩翁千載人也片語隻字皆可為千載之傳扼其吭而紛其臂後世必有千載人余姑置而不問

跋無準癡絶北磵送演上人法語 後有太虛物初跋

三老不可復見太虛亦不可作軸中惟物初獨活演上人若見一會儼然於一念未萠之時則不須埿着脚指頭而山川已歷遍矣

跋大慧禪師送曾兩府彌勒像

彌勒大士像妙喜臨般涅槃以遺海野老人者妙喜以是日入滅海野以是日初度海野書讚謂彌勒下生者蓋自況也余以為彌勒未嘗示生妙喜未嘗滅度海野與之各夢同床而不自知覺乃以今昔同別自疑何哉吾將遺最後成佛之人質之於龍華會上

題寄賀緇雲鑑老頌軸

本翁罪大惡稔貶在緇雲山中江湖諸公又交口呪詛吾知其項上鐵枷卒未有脫去時也

跋敬簡翁出世頌軸

斗大院子不足以榮簡翁瀾翻頌舌不足以讚簡翁然盛大光明常胚胎於火冷雲寒之際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方知此軸皆真語實語也

書西耕頌軸後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東西南北何処安立受維那於此下得一犁則十萬億國土即跬步也跬步即

十萬億國上也因於鋤耰勤於耒耜老歳月於畛畦而欲望道（一作稱）難矣哉

跋癡絶和尚墨跡

余昔從老子游惟学佛法至於世法未嘗半語及之出游人間方知佛法外不曽別有世法欲質諸老子而恨不可復見今觀此語乃知佛法世法豈有兩般犁然有當於人心者又甚恨其當時不明以告我也書此以授紫湖持歸東林举似阿翁為我發一大笑

題蓮社図

晋室南還中原多故有志於天下者多以道術自晦廬山遠師乃以淨土三昧籠絡諸賢其待之淺矣抑不知即無明為大智視極樂為大患者孰為淨土耶

跋大慧回大禅杼山長老書

得少為足發為狂言狂行此固学道者大患有知識如先大慧敏於為道者如大禅杼山猶不免是過近世師道不明士氣益下雖未見神見鬼已舞其狂於叢林如病風喪心不可救藥觀此書者庶幾其有瘳乎

道本無言因〻顯道
無文和尚不啓口不
動舌三轉法輪言滿
天下其嗣康上人不
爲父隱而許露之此

話既行偶予著語予
曰若謂無文有語是
謗無文〻以爲謂無文無
語口業見在閱者於
斯著眼則此録皆爲

剩語矣咸淳九年冬
靈隠虚舟 普度 跋





話既行得予善語誘

回若遇  文在是

讀書文多詔名文言

讀[illegible]一冊在[illegible]於

聽善明時鳴錄[illegible]參



無文印

二

二



道以意言為妙以有言為
贅其説佀美而實未也吾
聖人六經如杲日行空萬
古洞照使夫子盡遂其無
言之欲則民到于今不昏
為夷狄禽獸者伊誰之賜

浮屠之學雖不若是然旣
曰空諸所有又曰不實諸
所無則泥於有無之間者
皆非也東湖無文師方弱
冠時天資穎脫出語輒驚
人坐白鹿講下師事晦

靜湯先生雅見賞異一日
戰藝不偶即棄去從竺乾
氏遊異時諸方叢席號大
尊宿者一見輒器之必㠯
翰墨相位置無支自是始
不能無文矣歲滋久知滋

多應酬滋益夥中年病眩
猶信口命侍僧執筆呂書
爲語皆刻厲警特師不自
知其爲工否也辛未二月
亦寂後其徒惟康稡遺稾
二十卷請予常所来往之有

氣力得位者助而刊之囑
予爲之序予家番與師游
寂後而語寂合於康之請
不復辭又怪世之不知師者
疑其於言語文字爲詳是
殆見其善者機耳故曰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語默不論也多寡不論也
師長於文而自歸無文則
世之疑之者淺之爲文夫
矣癸酉長至日李之極序

無文印卷第一

詩

賦張寺丞樗寮

樗寮先生千載士草木有誰同臭味外無刀斧斲削痕中有冰霜難老氣紅紫紛紛蒲上林我自無心趁桃李蘇秦張儀自縱橫寵辱不驚魯連氏梁棟峩峩入阿閣我自無心爲杞梓杜喬李固自黨錮網羅不到徐孺子故家喬木百世陰有此孫枝能蔽芾落去英華植本根深培不朽聖賢事犧尊青黃互飜覆眼看世事如醒醉頽言善保丘壑姿留取清風在天地

題禾山推篷梅

沙頭寒聲入蘆葦沙上暝煙[illegible]夜擣[illegible]
頭吟身卧在船篷底相看一笑大江橫白鳥不飛天
似水逃禪英骨閟九原楮郎有神呼得起倔強橫枝
不受屈玲瓏孤標淨如洗春風滿面吹不開氷雪滿
身凍不死歲寒心事誰得知大似禾山隱君子我有
扁舟蓑笠盟落在吳頭并楚尾挑燈今夜不成眠免
得相尋來夢裏

題水月軒

江水清無底江月明如洗開軒挹清明道人清若此
春風不摇江面波春雲不載江頭雨天地無塵夜未
央照影軒中惟自許我來風雨夜漫漫水月俱亡無
表裏笑拍闌干問阿師水在月兮月在水

西湖除夜

又來上國看新元細嚼梅花嚥冷泉阿母在家年六
十孤兒爲客路三千身居東海滄波上心在西山落
照邊碧户朱門楊柳岸不知歸日是何年

上鄭丞相 安晚

相國歸來卧舊山功名雖好不如閑向來北望中原
眼送在滄波白鳥間
清於獨鶴瘦於梅小袖春衫晉樣裁推出柴車人共
指前身曾住洛中來
日食何曾費萬錢只將苜蓿[illegible]春[illegible]

馬多買青山取性看

蘭溪夜泊

我泛浙西船夜泊蘭溪岸蓬窻坐不眠縣皷鳴夜半橋上趂虗人往來徹清旦辦此終夕勞不博一日飯

複被重氈睡正暖閉户有人嫌夜短

徐竹堂園亭三題

仙巢 海棠洞

領客坐花陰飲客酌花露先生自家春八荒一牖户

野水横舟

凄其望前脩一枝閲世故鶴車來不來東風吹日暮

望之一葉輕即之萬鈞重天風吹不去世波揺不動

送盡千帆飛濟川已無夢月冷蘋花秋此與白漚共

月窟

鑿開混沌竅豁見天地根舉瓢酌桂漿引足蹈崑崙湛然一精明身外無乾坤我欲從之遊雲深入無門

迎湯先生 晦靜

向來九虎守天關已是無心更出山手裏春風閑不得又携桃李種人間

地下蒙齋喚得不眠看宿草長新愁杜鵑也識先生意啼得血從花上流

寄知侍者 無聞

手把黃花語後期孤山雪後早梅時[illegible]啓人無

信又要吹香上北枝

題善住閣

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浩蕩春風蒲天地飛絮遊絲無定處去無所至來無從善住道人如是住有所住兮成守株魚止濼兮鳥棲蘆無所住兮成漫浪空中跡兮鏡中像道人一笑鏘琳琅住不住兮吾已忘十二闌干春晝長眼看白鳥浮滄浪

湘南淵上人求雪坡詩

湘雲漠漠吞平楚卷地北風鳴萬鼓雪深一丈大如席坡前坡後無行路中有梅花樹下人練練寒光築

眉宇仰望湘山無一拳俯視湘流纔一縷玉樓起粟不自知懷古寸心良獨苦少林遠矣不可作四海無人空歲莫歌徹楚騷天不聞却立坡頭淚如雨

和金山曇雲書記韻寄仟弁山

招隱書來憶舊年到時不見聳癯肩退將明月還江寺種取春風入石田老屋安排新藥竈寒溪問訊舊漁船除書不必從天下歲晚相妨老子眠

送黃提幹　松岡

人物如公豈久淹極和平處極森嚴無心爲祿長思去直道從人肯避嫌學務躬行惟恐失實於未仕不言廉書邊大有閑田地有口從今只合鉗

潛上人求菊山

具郎號菊山秀色已衰朽潛郎號菊山淸香滿襟袖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絶愛陶淵明攬之不盈手後人不識秋多向籬邊守纍纍萬黃金把翫豈長久西風容易老回首已如帚因潛憶具郎有淚如苦酒

題水墨草蟲

蜻蜓低傍豆花飛絡緯無聲抱竹枝憶得西山煙雨裏小園淸曉獨行時

過桃花寺懷東史

主人去後客來過丹竈重重鎖薜蘿滿院碧桃花寂寞春風不似舊時多

踈山問竹

坐對青青子細看別來且喜尚平安山中歲晚風霜惡不易孤標耐得寒

立秋日

碧樹蕭蕭涼意回一年懷抱此時開槿花籬下占秋事早有牽牛上竹來

睡起

青青岸草綠於袍雨後江流數尺高庭院日長春睡足幽蘭花底讀離騷

秋思

草根無數候蟲鳴月在梧桐樹上明庭院無人過夜

半自携團扇遶階行

國祥齋中晩坐

夜香燒罷欲黄昏風雨蕭蕭懶閉門聽得踈鐘林後發上方道士正朝元

過舅氏宅

墻頭楊柳老無枝門外新泥淤舊池因看兒童騎竹馬憶曾隨母北歸時

題源靈叟廬山行卷

胷中有廬山筆下有廬山窓下有廬山眼中有廬山別山十七年見山一日間韻險落鬼膽語妙破天慳來懷看山人恨不同躋攀摩挲青石硯負山良厚顔

天風幾時來乘之欲西還

和陳提幹 東盧

髮白爲憂時思家日念歸渉春問行李隔歳理征衣夜雨繙書屋秋風把釣磯丁寧舊童僕拂拭蘚痕微

送愿上人過雪竇兼呈升山

去年無準死今年癡絶喪二老百世師一去空天壤玉磬與天球藴耳皆新響堂堂萬鍾鼎横列乳峯上愿也天台來雙眉擁青嶂要見乳峯人不作行役相碧樹明秋花吹香上藤杖長松四十圍懸水一千丈到門相見時爲我問無恙

和呉提刑松陽菴居 恕齋

截斷人間名利塵橫塘深碧護新墳昏明不定霜天月開合無心竹屋雲風雨對床差可喜乾坤萬事不堪聞栽松種竹閑功課却爲憂時一半分

寄題趙山臺蓮花方丈

四壁縱橫都十尺門對若耶溪水碧畫闌漠漠吹香風緑窓練練浮秋色中有詩家白玉顔飲露沐芳度朝夕當軒大坐眼橫波秪許詩人來入室

樗寮生日

長庚流輝千丈強斗南夜氣浮耿光晉唐以前舊人物翩然乘風下大荒平生厭官不愛做自歌招隱山中住後園明月手自鋤多種山前老梅樹歳寒心事梅花清滄浪白髮梅花明有時指花向客道此是吾家難弟兄上國春風醉桃李過眼紛紛付流水禁得清寒耐得霜幽獨何曾有如許今年枝間着子無黄金作顆應纍纍想見日長庭院靜時時遶枝如哺雛摘來不用供調鼎且與麴生相管領等閑一醉一千年莫遣東風吹酒醒

和鄧講書

楊柳陰陰水一涯無邊天地入窻紗土階過雨苔生暈竹徑無人草自花聖處工夫期立我吟邊生活懶成家夜來夢泛滄江去兩袖天風釣岸沙

送誠上人

長安城頭秋日黃長安道上秋風涼游子念親從定起一衲卷雲歸故鄉七月八月吳越路十里五里東南疆遙知子母相見處籬落黃花吹晚香我母今年六十四千丈白髮應滄浪石田茅屋歸未得西山幾度明斜陽因送君行發深省天地闊遠愁茫茫他年相尋君勿忘揚柳當門水蒲塘

超師房

巖桂花開蒲院香青莎葉底有鳴蛩人家只在林西住雞犬聲中又夕陽

悼延慶教僧

燈火青青照夜堂誦經心苦早年亡白蓮花發秋池上誰住池邊舊日房

送薛野鶴子弟過維揚見秋壑制使

野鶴孤墳宿草圜寫詩阿買已能詩舊時先友今誰貴紅藥花間有牧之

春風十里小紅樓一様朱簾半上鈎向北闌干不須倚眼前歷歷是神州

贈明侍者

好詩無音律至文離言説學之無他術先要心路絶兀坐送清晝萬事付一拙如是三十年大巧自發越萬象赴陶冶百怪乞提挈輿來忽運筆妙處無前轍古今翰墨士外此別無訣明也江南來俊氣方烈烈

乘潮窺海門入越探禹穴須從言外參莫向紙上竊
此方吾久祕爲子輕漏泄愼勿語俗子只可自怡悅

和滄洲尚書送坦上人

貂蟬換却章甫冠十年出入鵷行閒天門九重虎豹
惡手携諫疏歸掩關白鷗浩蕩滄波闊冷看諸公治
三窟庭院無人春晝長尚記向來頻往復平生眼裏
無機雲建安餘子不足吞剗除枝葉見本根滄洲語上
人將底酬公恩

題物初蕙蘭

花短秋意長神清顏色少筆端有西風國香來未了

題於潛西菩兼山閣參寥叅寥文集

青山在屋頭易見甚難識如玉有粹氣如士有正色
平生萬里眼付此千丈壁雲行山欲動雲收山更碧
動止同一機兼勵貴自得心外無青山身外無周易
安得識山人倚闌論未畫

題饒德操關子長芝草詩軸

郭家墓田土花碧輪囷紫芝大盈尺淋浪雨淚種得
成不識春風生長力晴雲練練依遥岑霽月烱烱懸
崖陰苦心實行誰賞識青山重疊黃泉深兩翁落筆
九天上發揮潛德光千丈此卷長留天地閒靈芝萬
古常無恙

寄賀恕齋除兵部侍郎

西無老色氣精明南海歸來住未成不道山中無宰
相要從恕上做功名雲屯萬騎秋風急月浸三邊夜
柝清謀國定知有長筭胡雛不樹向南旌

和吴知府 山泉

亂來誰訪古杖屨竹邊聞小立眞堪畫閑談亦自文
長翁千載語中允百年墳寂寞廬山下幽尋獨有君

和湯司户 南屏

望斷南屏眼力窮吟邊不見玉璁瓏日長十二闌干
外誰共庭槐一院風

寄題高太清東村

浮花浪蘂易飄零肴着桑麻眼便青荷鍤歸來春晝
永案頭重讀相牛經

題孫竹閣望梅亭

梅梁在屋東梅溪在屋西舉頭東西望古意入雙眉
彼溺猶已溺彼飢猶已飢皇皇聖人心萬世同一機
誠明與物欲方寸分畛畦火然而泉達充擴無邊涯
禹亦何人哉勉之宜及時

和湯提幹 伯晉

君家難弟兄如箎復如塤春風鹿眠洞曾結詩書緣
夜牕燈火讀泝流竟尋源興來忽運筆不竭如湧泉
沉沉古硯池滄海一滴吞兩眼空萬古洛陽無少年
別來二十載旅鬢各皤然老仙今何之尚想氣軒軒

玄言非子雲危言嗤漆園不數漢諸儒況復晉諸賢
中庸體用書心受太古前向來二三策恨不擒呼延
痛哭與流涕空餘十萬言大哉一貫道百聖無二傳
琢也徒苦心不能窺大全半生長安道洞口呼白猿
盡掃文字谿披雲覩青天無味乃眞味食蜜識中邊
讀君寄來詩令我欲絶絃𠻳然孤鳳鳴一洗百鳥喧
我悔游人間舉動鈎鎖連東湖水一盃芝山石一拳
擬欲持贈君筆端無口宣孰知無言中與君無間焉

和鄭半溪

詞林丈人安晩氏筆端有口吞餘子阿戎在傍橫點
頭萬言不直一杯水文辭於道直豪芒枉費平生兩
髻鬟蒼落華植寶頰自强深炷胷中書傳香

送西苑徑上人見深居馮常講求寺記

西苑寶峯麓占地寛一弓梵放殷青冥與峯相長雄
鬼蜮何方來包舉歸提封樓鐘不敢鳴僧趍隣寺鐘
徑也鐵石姿直欲箋天公天高不可叫虎豹守九重
六年長安道來往如飛蓬雲開杲日正死草生華風
青山復入手盡掃狐兎蹤魚鼓發新響松桂還舊容
掘地尋泉源鋤荒理菊叢桃李一家春萬古無異宗
玉色十丈碑秀潤淨磨礱大書付誰氏千載深居翁
他年來讀碑病眼摩朦朧為碑三昔留卧聽寒巖松

和趙司户 騰可

可人別久喜逢迎分坐南窻曉放晴竹所多時無此
緑梅兄一笑讓渠清字如晉様神饒韻詩比唐人語
更精雋永章編有真味更須分我一杯羹

和洪叔炎園亭二題

收香藏白

色香俱第一知已是華光風味嫌膚淺精神貴斂藏
一生雖抱獨千古却流芳若論調羹事還他一日長

桂芳

風露透枝葉團團翠滿坡但教秋思足不必月明多
騷在誰招隱山空自放歌故家射科手折取莫蹉跎

和吳提刑奉母夫人雨中登曾公亭 雨岩

白髮照黃花薄晚散幽步何年乗五雲來自三神嶼
膝下千載人富貴等儒素西風天地秋細雨江城暮
酒酣拍闌干憂時起愁思懷哉平原公孤忠乃吾與
重此一臂力日月容易去

和蔡提幹 仁齋

新吟痛快底能加八月秋風萬里槎海上詩家無行
輩分明春雨一池蛙
落盡燈花獨倚闌四簷風雨夜漫漫也知憂樂先天
下不是推敲字未安

和吳知府萬竹亭 山泉

風期不減晉諸賢氷雪精神已凜然歲晚莫教枝[illegible]

盛聽他明月下青天

陳了翁祠

一窓南日照荒祠憂國空存兩鬢絲更化早知成紹
述平舟悔不用元龜

和恕齋濂溪書院

滿目青山滿面風誰云太極在圖中晦翁去後僧來
少苔滿空堂曉日融
洙泗淵源水一溪蘚花綠徧考亭碑白雲散盡青山
出一卷通書未寫時

無文印卷第二

詩

晝坐圓常江天軒聽讀謀西江示衆語

三洲相接連斷處直如割中洲二十里平沙淨如刷
雲開天四垂雨晴山一抹綠波三萬頃乞與漁舟撥
納之窓戶間道人巧拈掇我來不忍去倚闌腕欲脫
草青煙冉冉柳靜浪聒聒天風駕滄海奔突不可遏
忻然見此翁句險眼能活遡流欲從之水深春岸闊

紀夢

我不識臨溪夢向溪邊去溪遶屋頭流橋通溪上路
軒窓面水開水清石無數煮茶僧請詩茶香竹當戶

花箋暈淺紅霜筆脫尖兎引筆信手書波峭含韻度
置筆喜語客眼明失沈痼夢覺秋蕭房殘月挂庭樹
病眩二十年萬花舞深霧夢中能楷書以我心念故
人生孰非夢百年等是寓便欲驅車去傍溪縛茅住
但恐秋兩來溪深不可渡

和致軒送余魁

眉睫功名氣筆端天地春孰知心念苦直與聖賢親
味澹有真樂眼高無古人金鑾荇夜直坐聽漏聲頻

吴太清有遠後以詩寄別次韻

宇宙入八窻芙蓉製衣裳兩眼挂萬古深灶書傳香
筆端膚寸雲要作天下涼餘事亦演雅皺弄政未妨
顛倒走百怪陸離羅衆芳氣燄壓斗牛何止萬丈光
笑他兒女曹白首空茫茫秋風三尺劒塵土猒下方
斫却月中桂及此鬢未蒼我欲援北斗酌以椒桂漿
文章於此道泰山一毫芒洙泗到伊洛波瀾正泱泱
多少遡流人褰裳復回翔孰知方寸間一葦直可航
勉哉吴夫子此事當毋忘

和謝君澤題弋陽桃花寺 鄭盤翁嘗寓山中

一曲清溪十二闌分明堂在畫中安千年樂竈和雲
暖五色丹光奪夜寒魂些不來懷石交山居能以是
蒼官葛翁顏色紅如染不信桃花樹上看

和汪提幹 梅邊

我愛晉山陰茂林映脩竹鑑湖八百里眼看不盈掬
管領天下清此樂梅邊獨幾欲驅車去雲根夜同宿
山空秋月明安期來可卜蓬萊水清淺褰裳同往復
徑謁蔡少霞不待青童覆共草新宮銘調高語圓熟

和童敬仲

空山木葉下坐觀不二門茶香舌本甘直探天地根
两袖江海風眼明見夫君十年戎馬間未廢詩與文
逐祿士之常一廉滅萬想六經在日用論說謾深廣
躬行能尺寸光焰長萬丈世波易溺人外此無堡障

和題洪內翰野航

學海無邊心自謀天風蒲棹去還留慶元以後波瀾
小老却湖邊月一舟

題趙信國墨梅

大耐氷霜老玉關北風蒲面不知寒無邊生意天難
泄春色教人紙上看

和楊簽院 在軒

箭下親曾中鵠來一蓑風雨雪川回近詩不逐唐聲
變燕服多依晉樣裁竹所逢僧閑煑茗梅邊領客慣
行杯終當夜直金鑾去要試平生倚馬才

和謝主簿 君澤

掉臂紛紛桃李場聲名暴耀急收藏春風未解瞻顏
色落月長思滿屋梁太學十年心獨古天門一蹴可

爭光弟兄千載詩書汁染得人間草木香

和余僉判青溪觀荷 山南

東風已老南風急浪蘂浮花和露泣翠袖盈盈波上來相向羨人如玉立軒渠一笑俱動容彼此一樣氷雪蹤明珠散不論斛斗青溪化作驪龍宮大江以東北山北時樣新粧皆失色古心一寸誰得知江上晚來數峯碧普天之下率土濱容着不盡胷中春濂溪愛花我愛葉難將此意輕語人探尋聖處到深杳兩眼耽耽天地小不離枝葉見花實紅白紛紛迹如掃勝間不着無絃琴酒中清濁時自斟與寄超然八荒內身在水沉香世界綠雲冉冉撥不開樂地可中能許大中通外直眞絶奇一語能覺千古迷二百年後誰傳衣青溪袞袞通濂溪

和徐處士

古爲病起賦絶句云卧聞開到碧桃花病起情懷屬自家報答春光無可得呼童洗鼎煮新茶書寄致軒且屬見示

讀易年深眼易花尚餘心力到詩家日長更有幽憂病臨罷蘭亭品建茶

和趙制幹 明道與秋壑同科

家近芝山傍澹湖城居清似隱人廬凌煙閣上同年在光範門前一字無於口語言多得忌諱身術數不

嫌踈人生要是閑中好軒冕何須苦見拘

和藺大山韻贈相士李月齋

心明於月過於月廣寒有殿無城闕不須更服九轉
丹目光射人如月寒凌煙閣上公侯像未必肩無山
字樣玉川地上蟣蝨臣未必文章非此人口眼分明
天不夜輪與月齋擅聲價

讀陸雲西誌洪定城墓有感書呈子勉總幹

汲井傷多井水渾刈葵放手損葵根不能誤國寧歸
去無媿忠宣直下孫

到家差晚兩眉顰直氣輪囷吐未伸却恨青山埋骨
早不教眼見落南人

一舸東來公已仙午天花擲為誰妍深培根本存生
意把握春風有阿連

和謝君直新除史館檢閱

久矣當裁豸角冠未應尚綴史臣班名高自是推難
去才大如何愛得閑齋閤不須垂絳帳精神留取上
蓬山散人夢落滄江外白鳥冥冥去不還

和山泉喜雪

高下隨風自在吹縱橫萬舞急還遲園林頃刻回生
意天地中間有此奇深入重城誰縛虜不持寸鐵令
行詩夜來竹外深盈尺凍損梅花人未知

和春谷趙泉使賀端齋趙憲使喜雪

蘂宮仙子下晴湖剪水飛花逆滴酥潔白十分天下瑞光明一片剡溪圖園林春到何嫌早閶闔雲開不待呼方寸去天才尺五笑他上界覔元都

賦歐陽道士觀妙詩

妙處不可觀可觀非是妙杳杳無方所冥冥無眹兆我觀三十年力盡不能透及其會心時欣然惟一笑碧桃開晚花黃鶯囀春晝大哉衆妙門老子親傳授

喜雨呈趙都大 梅石

久旱天地焦酷出秦法外一雨中夜來漢兵起豐沛萬物皆吐氣昭蘇脫厄會憂國有天人愛民如子輩心香徹九閽化爲雲靉靆生意一萬里直在方寸内老農相與言曉晴坐牛背

踏雪下雲居山夜宿崇壽寄草堂

別山三十年見山雙眼碧山靈喜我來一笑作戲劇縱橫萬花舞變亂山顔色圭璧委地起身在群玉國去輿紛莫留下足深没膝凍合坡長短石礙路欹側躋攀脚未穩失勢落數尺平生江海展常患天地窄立處貴穩實取道貴徑直只要緩步行不在多用力直以到爲期半途肯休息須臾到山趾坦途隨意適回看行路處倚天立青壁極愛山上雲長年抱幽石耐得許多清一夜遥相憶

和題淵明祠

一寸歸心酒得知門前官道是危機道傍也有人歸
去不似先生眞箇歸

陪山泉登芝山追和文正公舊韻

培塿視崔嵬眼高如許哉舉頭天在上四面景皆來
漸老成多病看山又一回盡供詩世界霽色爲君開

和廖兄覽鏡

清癯骨相瘦權流詩不能工滿面羞鏡裏新愁無一
點却因吟事上眉頭

和紅梅

姑射眞人笑臉開肯將顏色涴香腮仙遊曾打桃源
過引得春風上面來

懷舊業

雲滿空階書滿床閒門對面是清江多時不看梅花
影閒却中庭月一窻

山泉圃中有雪菊盛雪乃開今歲雪已再作
猶未開也山泉有詩次韻

大雪凍不死秋風吹不開許大天地間受得一氣獃
生意在根本肯趂陽和回要從梅兄遊一笑雪霜堆
六花已飛舞槁悴如枯荄下有返魂香英英死不摧
老仙造化手妙處能奪胎喚醒萬黃金桃李皆奴材
對花酌老仙高致誰能陪東籬有佳人萬些招不來

捘筆

無心撿點筆頭春踈懶從教到十分留取半生揮翰
手巖前無事學耕雲

和郭澹溪

秋氣入我窻秋風吹我裳可人溪上來語妙牙頰香
餘味徹肝肺散作六月涼苦吟有天知不知政無妨
譬如叢生蘭無人亦自芳明珠遺我把爛爛照乘光
疾風駕滄海世波正茫茫老氣蓋九州老眼隘四方
黃塵暗長淮蒹葭色蒼蒼醉草馬上檄舉瓢酌天漿
雲開帝星明妖彗收光芒長江砥樣平鷗閑水泱泱
照影東湖濱矯首看橫翔釣竿拂珊瑚涼意滿歸航
倒海得明月寄我毋相忘

和陳知縣西菴有感　菊隱

蒲虵蛩聲夜漏沉山人懷抱可能禁易云太極先成
象詩到離騷在吟兩眼昏明天下事十年出處月
中砧吳家兄弟平生愛學勵能窺天地心

和卧龍菴招隱吟

武侯與晦翁千年两名流各以一臂力能鎮百世浮
神遊天地間或為山阿留心期有佳人駕言寫幽憂
水流岩花開山空明月秋桂樹影團團乳鹿鳴呦呦
薦菊秋盈筐酌茶花滿甌两翁來不來徘徊駐歸騶

哭馮常簿　深居

泛宅江湖上蕭蕭两鬢皤秖知衣可典不厭客來多

文富家安有名高實若何身前身後事令我起悲歌

致軒趙使君領客及子姪入山即事次韻

戴家湖上寺近市有山林雨足四郊潤雲低盡日陰竹踈和犁減松老受春深留得行窩住樓頭午漏沉勝踐偶重尋尋僧到茂林人堪追逸少樂不減山陰雲容爐煙合林幽雨氣深調高知和寡雋永意沉沉

寄題瑞昌簿廳景蘇堂墨竹

東坡自黃移汝別潁濱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崖石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有墨點王北麓主瑞昌簿移植聽事扁其堂曰景蘇盖簿廳東坡夜宿地也

一葉復一葉世道幾翻覆一點復一點書脉要接續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麓能不俗回首熙豐間幾人媿此竹翰墨直枝葉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事付北麓

和湯司户　南屏

夜窻燈火共論心喜動眉鬚不自禁嶺海五年雙鬢短乾坤萬事一杯深肝腸疾惡言多直懷抱傷時老易侵歸路江梅花正發書來定寄短長吟

和吴衡州　雲壑

紛紛世事幾昏明作計還山又未成欲學種松消永日不同煨芋博虛名雲開衡嶽鵬程闊秋入番〻鴈

影清也欲摩挲病來眼春風暖處望前旌

爲鄧子輝賦拙齋

歷盡風波學得獃全無伎倆口慵開門前不厭頻來客要學聰明莫入來

和致軒史君午日讀騷

君王愛不均不信問湘濵却是一江水能知千載人仲連寧蹈海百里忍之秦生死依蘭芷還他不二臣

和傅處厚

翰墨風流已可人文章不敵五窮靈路當盡處山方好花到開時葉自零欺我儘教雙鬢白知心幸有一燈青柴門莫放閑雲入付與春風自在扃

釣臺

漢室興亡一聚塵山河社稷幾番新獨餘七里灘頭水只屬嚴家不屬人

紀夢

余疇昔之夜夢與樗翁共坐南窻翁出所作誇字韻詩索和既覺能記前六句續之成章余從翁三十年五帝三王之學二氣五行之理古今治亂之端夷夏盛衰之數興到劇談亹亹不已而半語未嘗及詩翁仙去逾年矣豈以此爲欠事故爲余修末後供耶余平生夢中所作詩文不能追憶一語而此詩能記六句吁亦異矣追念夙昔感慨生死

泫然書之

輕雲卷雨過簷牙楊柳池塘合亂蛙四壁月華春夜
永一年風物此時嘉詩當淡處工差進心到平時語
不誇睡眼醒來人不見杏花散影蕭窻紗

無文印卷第三

記

歸元菴記

學道無他術欲歸元而已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既生
矣強名爲有百骸潰散有者安在無者自若也認無
爲有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
過使人歸元而已矣學者求乎元也死者歸乎元也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謂八萬四千云者是豈
得已哉去薦福寺後數十百步崇岡蜿蜒來自風雨
山至是偃然平伏湖開山闢橋平岸整浮洲廻顧與
湖水相周旋澄湛明潔如圓鏡兩塔離立[illegible]峯在[illegible]

雉堞橫列如屏扆如步幛飛欄華屋奮迅上雉堞上
如揖讓升降而相顧盼者目力所及境界甚闊頃有
囊括封樹開穴營巢若已固有之事聞有司部使者
東嘉陳公金華王公察其狀覆巢破穴舉其地歸諸
寺余再住山之明年斲石爲塔者三而屋其上舉無
住壞衲曹源三老遺骨藏其中左則待住山人之來
者右則待衆僧之遷化者歸焉或問余爾氏之學以
無爲宗今乃塔百骸於已散豈前所謂認無爲有耶
余不荅已而歌曰山邑兮陸離湖光兮數腴納天地
兮庭除付萬古兮須臾元者何物歸者誰歟孰爲有
耶孰爲無乎

錦屏山記

錦屏山在嘉陵大江上奔突馳驟如飲江駿馬中偃
傍聳如翔鳳展翅少土多石蒼黛如染松檜出石上
蟠屈偃蹇與他山不類三小峰偃起絕頂離立不倚
昔人着亭其顛全蜀萬里皆闌干上物由二峯而下
青攢碧擁斜抑展衍列爲橫嶂山半有佛屋曰廣壽
軒牕臨水風帆浪楫巴歌漁唱浮江上下者皆寺僧
圖畫唐火山令袁天綱刻字崖石云此山磨滅英靈
乃絕寺東有洞曰英靈本此淳熙間漢中信師古爲
之銘安史亂天下杜少陵展轉戈甲間扁舟入峽避
地山中甚久長歌短吟韶濩人間日月不能老狂韃

犯關異時明山秀水率爲鬼蜮倚天青壁亦豈獨拒
恙少陵復作結茅恐無地矣悲夫夔曰庵家在山麓
別山十五年念山如一日嘗命牧溪爲圖屬予以志
非識山之眞者不如是之切也世波方怒未知稅駕
安得橫江大艦同君西上婆娑隱約山之勝處朝遊
城南暮遊城北裁錦屏之雲以爲裳煮玉臺之玉以
爲食朗誦少陵驚人句張白眼而望青天哉

雙竹記

淳祐癸卯歸自浙右稅駕白雲爲雜華也精舍小室
僅容几硯賓客往來無地寄足水雪相看惟此君數
輩耳夏六月壞垣石砌間青鞭橫出可六七尺趍伏
几前若驚蛇起蟄而垂首下飲者余甚奇之秋聲西
來風枝下隕而中折若勇士赴敵而斷首不悔者予
甚惜之無何折鞭之上雙竹並起高逾尋尺不偏不
倚若蒼龍縱壑而矯首上翔者予甚異之嗟夫物不
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知不明蒹葭蒼蒼白露
爲霜此博物君子所由賦也余漫遊江海咫尺九州
盛年壯氣可沮金石天下之士見而奇之猶是鞭之
橫出也學道得病千里來歸向來心事十亡八九天
下之士聞而惜之猶是鞭之中折也收斂英華頓挫
精銳用晦養明以植所學橫翔捷出安知不如二竹
哉夫紀實錄異考往驗來春秋法也是鞭是竹與余

出處大畧相似畧而不書是貽主林之媿

景福寺輪藏記

七均師於無聲五和主於無味大經本於無文言語文章聖人不得已而有之門人弟子尊而爲經嚴而爲律支而爲論聖人之道於是衢決矣嗟夫三傳作而春秋散九師興而易道微何獨後世哉函以秘之藏以藏之輪以轉之介冑之士又從而固守之使學者求是道於周旋運轉之間學聖人於口耳文辭之外此雙林大藏所由作也後世遂指爲奇貨仰給以爲口體之養鄭聲亂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使雙林知此其不自悔也幾希景福有藏知山本覺建也覺之言曰景福門臨孔道往來如織而晝突無煙過者病焉吾挾越鳳遺書以適四方所售竭於此藏蓋爲遊衲一飽之地固非殖貨自豐如前者云也烏乎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覺也其庶幾矣雖然陽張陰翕無非經也霜清雪明無非律也百鳥鳴春候虫吟秋無非論也天地一函蓋也日月一機軸也玲瓏八面峭峻一方豈曰藏之云乎雙林往矣吾不得而見之矣西山多隱君子覺持此語而問之是耶非歟

重修寶華寺記

拙菴盛時登其門者皆天下奇士南昌祖標其一焉

予遊四方見前輩長者必問標無恙余固知其爲南
昌望人未知其爲寶華徒也歸自長安道經是剎留
累日門庭靖深鼓鍾明亮居然宿師老衲之故家也
問其廢興顛末則曰寺基於唐昌於五季世異事殊
隨葺隨毀嘉泰間景昕始建轉輪經藏太傅劉公嘗
記之若堂若寢若佛屋若僧堂若廻廊若鍾閣若大
像蓋成於祖機祖標伯仲繇忽無內施毫釐無外入
也余曰是故標公舊業耶吾固疑之矣然吾聞其頃
在江湖一錫之外無餘資費安從出則又曰機標世
家周氏饒於財然知止爲居不貪爲寶雖力竭於是
無靳色也嗚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余行天下歷觀人物不以財而損益者寡矣二
師何絕人哉淳祐甲辰余客臨川其徒師可師絜以
記見囑時方有事於華嚴未暇明年冬北歸舊廬復
使來告余曰祖機之智慮周物祖標之內行篤實而
又皆能斥財興役可書也然吾切有請焉林居而野
處木食而澗飲異時所向大乘氣象藹如也今也丹
楹刻桷安居暇食而吾道不及昔者其本安在

重修普濟寺記

豫章城東出少折而北平原沃壤極目無界限林隱
岡伏聚青蔟碧有寺曰普濟顛末無誌可考今額治
平天子所賜余西歸時嘗過之門庭闢殿廬飾像設

尊嚴鐘閣步廊從衛數十楹皆堅壯新好內與外稱
時德莊以短褐肅客因訊之曰余來自京師道經諸
刹皆山荒地老龍象丹青有媿色是刹獨異乎昔者
所見豈寺之事力足以給土木之費歟曰非也抑富
家大室勇於爲善出力以相繕修之役歟曰非也昔
我先師辛勤半世始有此殿未潰于成賷志而沒德
莊寸積銖累勉卒先志又二十年盡竟衆役緜忽無
外入也嗟夫厥父基號稱賢子弟者或弗肯構德莊
既能述父志又盡發所積斥卑陋傾覆爲高明弘大
可表也已昔人嘗謂伐德之斧斤莫財利若世衰俗
降大民溺大貨小民溺小貨風靡波流舉天下莫能

扼其衝者余遊四方見役精神於貿遷化居者鮮不
聚怨值仇群不逞之徒日夜盻盻焉窺闞其室一旦
瞋目牖下紛爭豪奪甚至露不及掩并覆巢穴者有
之此無他無義理以勝其貪與吝故也德莊專靜好
脩一足不出戶庭非佛書不讀堅忍精苦制行如頭
陀視天地萬物無一可撓其心者於貨利乎何有是
故植之無心而人不以爲貪用之有道而人不以爲
吝心和氣平面無驕色而人不以爲怨余然後知義
理之實在人心而師友講學之功無與焉有子志洪
妙定皆游四方亦既有聞而歸矣妙定別余七年書
來西湖囑記寺之所以成與乃祖之所以立因感士

之高明英偉者或不免伐其德於貨利之斧斤固不若沈默淵靜者見理明爲善果爲可書也毋念爾祖聿脩厥德余於妙定不能忘言

竹軒記

霍山住雪竇之明年以架僧堂餘力廣明覺竹軒而表章之叢竹小山蓊然相向異時明覺嗒然一榻之上此君蓋親見氷霜面目高潔嚴冷一覌知識充然有抱道者氣象余嘗徘徊軒中想見明覺偶來閑坐時摩雲萬峯青入箕踞仰觀天地而不知其大俯察豪末而不知其小怡然縱目自以爲知我者誰凛姿孤標拔俗千丈第不知當是之時所謂我者又果何人也方與霍山議論及此天籟渺渺自西北來風枝露葉蕭然成聲遂相視軒渠一笑而罷而今而後居此軒也對此竹也仰止古人於千載之上清風一段凛然肩睫間其或耕于空言戰于強辯內焉無所主也外焉無所視也如明覺何如此君何

踈山砌路記

北塔去寺五里而門臨通衢北抵郡治南至金溪傍越建邑率皆由是崇岡蜿蜒中斷復起白石齒齒與足爲仇行者病之三百祀矣德需住山之四年衆倍異時而庶績咸理寺僧宗璉斵石他山躬率力役風雨不廢逾年竣事其直矢如其平砥如也由通衢至

塔所支徑縈廻遠殺通衢之二祖了謀諸耆宿用竟厥役穹者夷隘者闢露裾不濡雨屨不塗信步意行足不擇地睨而視之盤旋如垂虹下飲也跂而望之夭矯如蟠龍上翔也昔持地菩薩平地待佛佛告以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由是悟入二僧之勤可謂至矣無擇老子不應以默斯要也不然石豈得無言乎

勳節堂記

昔我先桓公仗節南方任居天下之半晉室存亡直懸於其手勳名獵獵塞天壤社稷之臣也三傳而靖節先生出沖澹靜晦薄彭澤不爲視榮枯得喪不直一杯酒天地萬物舉而納之詩卷中北窓清風與乃祖勳名並行天壤千載之人也至今柴桑栗里間雲來猶有存者朱門碧戶竹房茅舍屬耳皆吾伊絃誦聲西華榮先兄早有志四方隘高平舊廬將徙義豐別業夜夢訪靖節祠有紫衣者迎謂之曰義豐土薄水淺不可以族相與前行至所謂蔡家坪指舊基曰可大可久不在茲乎明日即其地視之山趍水揖與夢所見無異蓋其曾大母宋夫人舊宅而從弟得一業也即得一謀之一言而決程工庀役合岐夷奔不數年飛樓華屋突兀復先如圖畫居之二十年生計視前日益裕像紫衣神而祠之扁其堂曰勳節昭示

子孫無忘乃祖風烈開慶己未虜犯江西榮先合大姓子弟數千人避地廬山黄石岩余時主開先寺事實相依爲命秋九月訪榮先於西華留兼旬榮先偕余乘下澤車出入桑疇松塢間手遮落日寒風烈烈吹面老氣矍鑠不少餒使得志推而達之天下其成就何如哉雖然士生世間遭時遇變以勲以節表見於當世亦其所甚不得已是故歛膝危坐愛惜分陰此先桓公運動四海也虎符龍節照映日月公之心寧有是哉一琴五柳他無餘資此靖節之氣行乎萬物表也解印裂冠巾車獨往適當其機耳蓋桓公非有意於事功靖節非有意於高蹈易地而居之安知桓公不爲靖節靖節不爲桓公哉榮先子若孫皆有志世學榮先其升諸堂而語之曰朝夕升降於斯會賓友於斯誦詩讀書於斯逍遥兩翁是則是傚其或醉名溪利而不自覺也隨流合汙而不自返也動心忍性而不自悔也兩翁有靈洋洋在上

處州麗水縣寶溪濟庵記

建水自慶元龍泉畧寶溪而下出青田入甌江達于海三衢支江循遂昌松陽而東者亦會于寶溪二水交值犄角不相下奔放湍激浪起欲立溪舟嬰其鋒飄蕩傾覆如敗荷如壞葉祟或憑之人舟胥溺歳率不免居民病之斵石爲七級浮圖樹溪上以厭之豈

無所逞其伎舟行安穩如平地結庵塔下遇庚申甲子士女群集誦法華諸經各遂所願欲比丘師善捐藥石田爲常住若稻若麥若豆歲收若干春秋二甲子飯誦經者以濟其先善吳氏子昆弟六夫者四其季以貿遷家永嘉善不忍其先爲若敖氏之鬼故託祠塔下香火可以不朽善號同叟歷叅諸老又久同余游別十數年訪余東湖上誦所以然請書之余笑語之曰至柔而剛至弱而強水之性也爲祟所憑威福之柄倒持於其手所謂強與剛者安在依附憑託操竊簸弄以舞其帷此鬼神之情狀也昔也何求今也安往叟持此語扣塔而問之石苟有言豈惟叟之先由是而昇昔之逝于川者可以濟愛慾河可以濟陷入坑可以濟生死海坐五色藕花對紫金天人師說極樂法彼竊勺水以自多者將請命於其手矣叟之施猶覆一蕢於平地爲山九仞實自此始精藍日以大興起日以衆凡溺於嗜好溺於聲利溺於貪毒忌嫉者皆將誦經而悟聞經而覺翛然而醉斯醒也恍然而憂斯覺也豁然如困迷途而出孔道也叟之濟豈不博哉

慈觀寺記

余舊家柳塘上左腋有寺曰慈觀隱然隆起聚青叢碧在西疇南畝間廢興顛末無誌可攷其東北隅地

簀下趨平曠舒緩直番湖彭蠡爲提封閒戶縱望數
百里無寸碧風寒而氣不聚敗屋數十椽傾頗仆
與老竹相俯仰僧之居焉者面目無生氣余兒時極
厭其卑且陋東游海上三十年而歸視昔所見卑陋
益甚而未有志於興起也余眩既甚無四方萬里志
欲菴先壠且買田度僧世守松檟開慶己未余赴開
先晨興入室問先妣無恙與柳塘兄擁爐附火余曰
墓菴有田異時必廢於子姪之手若與慈觀廢開祠
奉先可與寺久柳塘兄未知所以對先妣卧榻上遽
曰慈觀廢甚將安興乎其對曰自門至寢皆新之先
妣曰役大費廣慈非汝所及汝生長柳塘果竟是役
亦吾所願者余他日有嘗輙視先妣意可否遂度材
賦工明年建兩廊庫堂又明年建三門又明年修佛
殿即舊法堂東序嘗壽祠西祠笑翁無準癡絕三老
受業師祀室與焉柳塘兄命家人侍先妣拈香周視
殿廡軒眉一笑又五年法堂始崇成中爲補陀岩石
肖觀音大士像樗寮張公大書清淨願海揭諸楣間
欲再奉版輿以游不可得矣悲夫余爲不敏所驅早
而從釋去母四十餘年近而數十里遠而千里外一
飯不能忘母是故洒掃應對欲進乎學不敢違母教
也視聽言動欲由乎禮不敢辱母慈也卷舒出處欲
合乎道不敢負母望也尊聞行知死而後已求母慨

於吾母而已矣升忉利天三月而返佛之於母未嘗不極其至而後之爲佛者乃曰吾佛子矣毋復路人也於乎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納萬世學者於不孝之域是豈佛之所以爲佛哉余行年五十有五築室竹下方塘一弓在竹外才數步風行竹上水光竹色俛仰低昂往來户牖若供余清事者余適焉得侍祠以老余志畢矣初番陽彭氏妙信餉余白金百二十兩斥其半買田于寶乘常住餘與是役又竭四方之餽以成之絲忽不求施也寺之徒二宗璇求超余亦度徒弟奉烝嘗矣虛名誤予不能遂爲祠留朝而香夕而燈諒余所以與寺之意超乎超乎

衆

崇壽寺記

馬祖大寂師轉江西法輪度知識八十四輩歸宗居廬山百丈居分寧大梅居四明南泉杉山居九華得法上首散處殘山剩水間皆托其師以名後世建昌崇壽其一也剏始於有唐中興於政和大廢於紹熙晦菴朱公鎮南康日檄池陽無汚任起廢事時寺廢已久寸土尺地豪家挾爲已有牢不可致無汚奔走臺郡衣無完縷食無完粒訖五十年盡復舊業自寢至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門臨孔道衲子絶江涉淮泛沅泝湘者必過焉鼓鳴飯香船集如雲禮迎至今無倦色余行脚時嘗過之長松片石曾見大寂師

皆充然有知道氣象西北用武征調繁興江淮間無
下慶之刹寺獨完美如無沔無恙時開慶元年秋九
月狂韃偷渡竄伏滸黃洲冬十一月襲壽昌犯興國
窺南康豫章會狗咬石更戍兵豕突深入建昌當賊
衝寺受禍甚烈無沔遺跡尺寸不復存夏四月王師
逐北江以南無寸矢知山覺輝收合餘燼縛茆集徒
誓復無沔之舊乃已冬十月余致開先寺事寓柳塘
覺輝欲行化四方求余言勸發余嘉其志果而未信
其遂也後五年余自義豐登歐阜踏雪下山借榻山
中則其門屹如其廊翼如堂寢館庫沉沉渠渠堅壯
如昔而弘廣則倍於昔矣余環視大駭謂覺輝曰役

如是其大也材如是其良也工如是其精也異時四
方之施果倍而入乎覺輝曰吾之助得二人焉公安
師祐一千二百緡黃龍崇元二百緡餘則竭吾廬之
入殫吾地之出無他施也佛未有殿僧未有堂吾將
復耶公安而圖之余去覺輝遂行又明年訪余則曰
殿已立矣問祐所授則獲不補亡也覺輝寒瘁堅勁
如枯株槁木語言無枝葉而定見遠識有非口誦詩
書者所能及方衆役未興首建旦過寮架蹴通明盡
若治己室戚謂其急人所緩矣而不咎嗚呼其中所
存是豈易與凡子道哉余往來閩浙寺之徒多同余
游寺焚之三年衣訥始歸自海上又二年一再過余

柳塘請記寺之所以重建余心許之今年復自廬山來東湖中前請留數月不去余既書而授之且告之曰天下事無不可爲者蔽之一言曰公而已道喪俗壞人懷僥心利欲之波溺肝浹肺如飴蜜群居共處講明復踐私外無他營江南山色間十寺九廢山之僧實爲之大民溺大貨小民溺小貨世變風移又豈獨僧而已哉一寺數百楹使他人爲之窮二三十年之力不可辦而覺輝崇成於七八年之間其受於人者僅如前所去不過以崇壽與崇壽耳豈有他道哉訥持余說歸復而師且告而徒曰官庭復古矣鼓鐘復古矣佛香僧飯復古矣爾師爾徒無可憂矣然時不古道不古人心趨向又大不古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大寂師而已矣



無文印

三五

三



無文印卷第四

行狀

育王笑翁禪師行狀

師諱妙堪號笑翁俗隷慶元慈溪之毛氏廣顙平頂骨清氣豪十歲能誦金剛經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登慶元三年具足戒入講肆習天台止觀久而捨去依金山息菴觀求離文字法三年還京參松源岳於靈隱不契時天童無用全以妙喜竹篦陶冶學者徑造其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無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須俾參堂室中常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

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師應聲呈偈云大
荼毒鼓轟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頷之曰
是汝本有之事吾不能以毫末加損若也久之侍香
朝暇夕煉遂竟其學辭去西游歷登諸老門法無異
味遂回天童無用入滅上首約翁久主報恩致師分
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一香供無用遷金文移光
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師謂釋左
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于朝得旨
仍舊乃已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
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刹築壇場命
負毗尼學者倡南山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至今

爲定制朝命徙虎丘閩帥侍郎王公以雪峯來聘事
聞廟堂不許王公移書謂南方佛法不競暫借若人
作興之爾得旨乃行雪峯雖屋大衆多然僻介嶺海
江湖之士鮮至禮文法度視江浙有欠師作新更始
不崇朝改觀南中土狹民貧公家視僧寺猶外府雪
皷公參費以巨萬師請于朝特旨蠲免閩地多虎或
暴人通衢師率衆淩晨行道旦望設冥厭禳驅逐著
爲定式閩人父子相語曰微翁吾其鬼矣雪峯僧堂
二日留香曰衆香師至衆集如海更闢妙香處之且
斥南人所施金帛轍寮曰禪悅以便宴息三年衛王
使來請開山大慈至京師高原泉散席靈隱詔領住

持事靈隱雖擅山川之勝而逼近屠沽䝴媿林壑師
撤其廬揭關飛來峯外以限喧寂近時住山道人鑿
山宂塔多龜食形勝師謂雲居祐禪師所建三塔雅
合古制奏乞禪律户用其法明教壞塔卧永安荆棘
間幾不免暴露師斵石屋其上冷泉亭卒挾公家勢
小不可意則為寺威福師稟京兆去其籍飛來峯舊
言有神倚峯為祟歲時必享以牢醴否則輒禍寺師
言非浮屠氏法設冥易之葷非去謬率多此類衛王
以大慈完美迫師東征隨其行者皆一時龍象師審
法立廢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衛王薨于
位師歎曰法舟既沉吾亦從此逝矣庵居上柏或往

來天衣寺丞張公以翠山招致不就歸隱雪峯台州
使君陳公遣使以瑞巖邀之於道瑞巖主事憚師嚴
明欲攘匿符命衲子與之致爭有褫衣裂面者師勉
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
起師雖游刃小刹持規挈矩若儼臨萬衆修雅柏堂
舊廬於蕩陰行將逸老淨慈詔下徑辭不允大參余
公書來謂不可重違君命黽勉絕江明年廷臣奏端
嘉以後牒廉僧衆而免丁不加疇昔欲增常制三之
一荆湖總臣又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衣號住
持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
奏疏騕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師以王母

瞽而耄侍右無子姪力辭東歸棲遲翠巖市良田百
畝歸西寺築堂奉先世香火歲七月望爲懺摩法以
贊冥福姑蘇承天毗陵華藏四明瑞巖聘命交至皆
堅卧不應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
章大覺祖述妙喜方秩然有序天童除書至師曰極
弊大壞天育猶伯仲去此即彼固非含劇得閒吾方
有事於大覺之堂委而之他孰任其責哉封章朝聞
俞音夕下師乃葺乃理不徐不亟移書荊湖制使孟
侯得錢百萬不數年內外更張幾五之四師以育王
窣利表於東海自昭陵而降宸章奎畫後先照臨者
三朝而 皇帝寶翰獨未有奏以爲請金榜玉章不

逾時而下大覺塔銘呂丞相惠卿所制刻石東京淨
因兵興以來東南學者多不之見師住山日客有以
墨本獻師即刻之山中大慧語要板于徑山者再燬
于火師以起廢餘力復刊行之癡絕冲退靈隱朝議
士論咸徯師至詔黃已行爲挾勢力者易之戊申春
京兆大資趙公書來請再蒞淨慈師舊苦痺疾至是
增劇作書謝之曰既老且病不能復遊人間世矣適
守永嘉曹公拉同僚徐公入山問疾曹公謂師病久
羸甚盡致寺事當與侍郎顏公議請于朝用佛照故
事以東堂養老師曰去計已決但待公爲別不敢聞
命也從容叙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

書援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遺囑數百言遍遺書請
佛事入祖堂開語錄建藏塔叢林與故並不許講書
四句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
坦然置筆與曹公訣別右脅而逝其徒如所戒後五
日用亡僧法荼毗僧衆三誦無常偈維那措火薪盡
火滅靈骨不傾倚端坐如生五色舍利如珠如豆者
毋慮千數士民淘沙洗泥皆滿所欲崇墓數尺夷爲
平地寔淳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師剛果強毅公
勤廉明訓徒說法幾四十年意小不合則脫屣而去
海內視其去留占叢林盛衰建議立論非兼利天下
不爲寶紹聞受知君相以大法自負論人無恕辭厲

士無恕法多聚謗叢怨衛王薨異時嫉勝己者或欲
困之蒺藜師不戰不祈卒無所施其術晚節末路言
益峻行益危道益著昔之怨者懽以和謗者信以服
嗚呼盛哉嘗謂善知識所以標準斯世行爲上言次
之數十年來有言者不必有行師獨回首於萬波橫
流之際涉世處死毫髮無遺恨者良以此也壽七十
二臘五十七度一姓子二百餘輩得法自黃龍道詳
而次皆有聞于時言行風旨紀于此者蓋存十一於
千百立言君子或有取焉

徑山無準禪師行狀

師諱師範號無準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

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而又喜閱宗門語要
師兄澄道印有聲講席每以機緣詰之師應荅如響
嘗因誦經次遷問曰看什麼經師舉卷曰如是經印
憫然師一日以女子定話問印印以義訓解釋師笑
而已紹熙五年十月登具戒即欲南詢毋何氏病篤
師刲股救療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首座老堯瞎堂
高弟道行四川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
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
六年秋次荊南玉泉寺有言老宿者嘗參大慧覺老
宿見璉窮谷師周旋二老間多獲其言論風旨明年
辭去見保寧全無用金山奇退庵退庵問曰遠來何

爲師曰究明己事退庵曰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渠
無生死退庵曰參堂去久之遊四明依育王瑞秀巖
時佛照禪師居東庵印空叟分座法席人物之盛爲
東南第一如覺無象康太平淵清叟琰淛翁權孤雲
嵩少林輩皆在焉有老深首座者蜀人久病師爲執
侍湯藥深平生惟一喝用事佛照問疾次謂深曰深
首座何不下一喝深却喝佛照曰猶作主宰在師謂
師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佛照曰帶得劒來麼師隨
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師年方二十而
臨機不屈類如此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
烏頭子目之空叟嘗指師謂衆曰範年方二十更二

十年未可量也已而絕錢塘見岳松源於靈隱往來
南山屢入充肯堂室棲遲北山六年游吳門謁萬壽
修無證時先破庵住西華秀峯遂往依焉堂僧十餘
輩皆飽參宿學有純顛者於入室次横機不讓破庵
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
何至如此破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
去齋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無何辭往華藏依演
遯庵三年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
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破庵
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侍傍平
生礙膺之物不辭而去約齋張公鎡以廣惠新創請

破庵開山師偕往執侍三年散席同登徑山又三年
破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偕師絕江逮其赴穹窿師留
天童依觀息庵俾歸藏司不就破庵退穹窿歸徑山
師往省候破庵遷寂付密庵法衣頂相師不受惟領
圓悟墨跡及密庵法語既舉喪遂訪舊友巖雲巢于
穹窿與首衆雲巢遷瑞光復居板首無何泉高原有
四明梨洲命高原謂人曰範首座肯往吾當一行不
然雖挽率内院不往也師遂與俱四明諸山以杖錫
爲高絕而梨洲距杖錫又二十里寺在絕頂高寒荒
落非人所居師婆娑其上三年如一日麻麥粟豆僅
給日食而未嘗有飢色既而以台鴈未到拉月石溪

同游至瑞巖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以倦游力拒其請適數僧來訪自言舊業清涼幽邃深靖古稱小天童寺之護法者茅其姓靈異甚著師省前夢乃易書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衣冠人物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眞借庵時寓育王以師開堂語舉似秀巖秀巖驚異曰始終作家且曰之人也清涼不可久留矣三年京師諸禪以焦山舉師密院劄奉化津遣師不赴再劄乃行期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衛王曰徑山住持他

日皆老宿無力葺理衆屋弊甚今挽吾師不獨主法更張蓋第一義也明年寺燬先是師夢有烈丈夫授以明珠二十一顆莫知謂何及寺焚則四月二十一日也師逆知其數不動容變色安衆行道如無事時是年七月有旨入內　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　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諭慈明殿陞座　上垂簾而聽　上謂大參陳公貴誼留心内典以師所說法要示之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并縑帛金銀錢香合茶藥等侍僧各賜金帛有差仍降銀絹僧牒俾助營繕寵光錫賚由佛照以來未之有也三年寺成又六年復燬師不

驚不變不徐不亟而多助雲至荊湖制帥孟侯珙蜀之思播二郡與夫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不數年寺宇崇成飛樓湧殿如畫圖中物矣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堂殿樓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
皇帝親御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市良田九千畝奏其徒以甲乙主之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自狂韃犯蜀師之先祀遂絶天性至愛有不可解於心者 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詳見待制李公心傳所記洞霄介臨安左衲子登山者必枉道過之縣市

叢脞食息無所舊有保錦廢寺師葺新之買田具爨至者如歸紹興初立國錢塘北馬騈集至無所容以浙西瀕湖草澤爲牧蕩馬政廢許有力者圍而爲田賦稅如民田三之一端平更化廷臣言事者以圍田多隱冒復行經界京師豪貴家舉不免寺之廣陵一莊悉指爲圍師詣闕敷奏有旨特免徑山雖在萬山間而樵薪不給炊爨舊募民入山樵採輟其半以酧力役四山濯濯實由於此師置田千畝立局收掌取直庸工貸山林斧斤之厄且植松種杉數百萬補其形勝淳祐戊申中秋寺再成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涉春不愈三月旦陞堂示

衆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
勉強出來從前所説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
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
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或告以
末後大事和尚宜作主宰師曰才作主宰便不是也
其徒以遺偈爲請師笑曰我未檢韻畧在醫者診視
次師謂之曰汝未識者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
偈侍僧以紙筆至師曰第一句道什麼僧云此是第
二句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
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
聞　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四月一日歸正續二十日

奉全身塔于圓照治命也師風神閑暇襟度夷曠寬
而不弛明而不察無厲聲惡色有徒數百輩視之如
路人端居丈室無異玩兼味澹然如常僧吳民好施
頻年持鉢不下十數萬旣付主事不規規焉計其出
入或負之亦不較處逆境大變雍容恬適畧不經意
寺之再火也師坐喝石巖諸力負行李中途發鑰挾
出過半師目擊之終身不道其姓名嘗小出藏吏失
職爲有力者負其所重後得其人其徒執而訊之師
曰吾無是物也縱不問炎火方烈衆皆詰責延燎主
名師適見之遽告曰若固在是耶急遁去主事見執
則不爾恕矣三門右趾建層閣上安萬佛下敞僧寮

費以數十萬大風一夕而仆師歸自外衆謂不堪其憂師則曰猶幸傾覆之早加以數年安僧其下其不傷人乎寬仁大度率類此幼不嗜學閑居未嘗執卷皷鳴衆集肆口而說多不病繁少不病簡不爲險辭恠語叢皷後學平夷而峭峻簡明而圓活如轉丸於千仞之岡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踞坐籌室迅機痛快破山截流至於隨病與藥能曲施方便常曰合掌問訊總識得伊來處不錄過不沒善不受譛愬不執法厲衆是以天下之士歸之如市融火煽虐萬瓦灰飛雖露坐簷猶不忍舍去故其得人視同時諸老爲最盛異時主徑山者有道如大慧老人曾不十歲師

大坐方丈垂二十祀年穀屢登有衆如海雖丙丁大厄而旋復舊貫嗚呼盛哉昔人謂前輩言行不見傳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盖當時門人弟子之罪某竭來徑山間侍師座師不鄙其愚凡其家世之本支出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詳以見教某竊聽緒餘佩服惟謹因思曉瑩之狀浮山圓鑑寂音之傳石門雲庵起居言動纖悉不遺其師生之義浮于翰墨暇日因叙次所聞以付侍史爲他日大書深刻張本晚學不文固不敢上班前輩然義理之在人心古今天下無二揆也

徑山癡絶禪師行狀

師諱道冲號癡絶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氏嘗夢經
行木瓜樹下見其實纍纍取其一而食之占者謂當
產奇士未幾師生豐上短下資性絶人少長以進士
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
髮師游成都習經論大聖慈寺已而以名相纏人復
棄其學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松源岳唱密
菴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曹源生
首衆雲居亦客菴門人松源以妙果舉出世師聽其
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
貸平生知見至是都無影響曹源徙龜峯侍行又二
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
方痒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門嚴户峻厲辭色
屢被折困八閱月不得入室而氣不少貶或以失士
告松源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
過了師聞其語由是徹見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
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而後知二老之道超出情
量猶崩崖裂石強弩發機不可擬議自此不疑天下
老和尚舌頭曹源領薦福逾月示寂師祗回諸老之
門又二十餘年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演凡當時具
大眼目者皆入其室聲名暴白所向户知潛菴光一
翁如癡鈍穎據室開浙翁琰皆分半座俾倡其所學
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　香爲曹

源修云後洪時是庵元則庵覺逢庵原無相範石
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除蔣山
瀕江易澇下田多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
三年無倦色雖疏食如金山承天皆屢聘不就嘉熙
已亥侍郎東畎曹公函師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
未行雪峯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是歲大旱東
州尤烈緇無宿舂分粒而飡士無飢色明年得歲衆
集如海法度脩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
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
靈隱師謂靈隱乃疇昔大父寄庵伯父松源弘道之
地數十年來古風不競士氣不作思欲發揮家學作

興後人志未及行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
歸隱金陵不俟終日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
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靈齋趙公以夫以
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笑翁堪散席朝論以大
覺故家不輕畀付召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
年二月訪丞相弘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公許于雲
川私第京尹聞之走使迎至留郡齋兼旬以法華請
開山牢不可辭以九月領事秋八月徑山詔至師欲
併法華辭或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違　君命則不
恭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師聞憮然而作留法華
逾月即登徑山未幾[illegible]屬閒疾作已不美飡涉春不

瘦然墮堂說法不廢方丈職事二月末始不出然說
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三月六日手書龕記并遺
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即行不能以
瓣香修供口占法語緘寄塔所侍僧以遺偈請麾斥
不顧已而笑謂問疾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
个人直下承當或請書之笑而不荅即命紙筆書辭
衆上堂曰世尊臨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
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
拈云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
吒攔不住自是屛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

坐移頃而逝師平生廉介橐中無長物內帑賜幣天
府遣賻僅能成喪後三日荼毗得五色舍利大如豌
豆者無數淘灰洗泥無不得之亦有得之草樹間者
其徒遵治命奉遺骨以五月十九歸葬于金陵山中
學徒追慕不忍舍中分其半塔于照堂窣堵波之左
實是月二十四日也師內無城府外無矯僞處事應
物粹然一出於誠住山三十年短褐勅窣翛然如常
僧河目海口辯說無礙不祈新巧不尚險怪紆餘宛
轉勁直正大古人關鍵險絕謹嚴處一經剖擊枝分
條解坦然明白端坐籌室不以詞氣假人雖飽參宿
學無所容其喙問吾於書無所不讀性淳直不逆詐

有言輙受或欺罔亦不爾較嘉定已卯[illegible]巾敘蜀冢
突涪上師之昆弟姊妹陵夷無幾父母墳廬或不免
剽掠萬里望哭無所紓其哀蔣山去東陽直六十里
中無招提游東衲子最苦是役師住山日縛茅王山
爲百世之藏且謀買田飯僧費先世冥福而資無所
出前京湖制帥無菴孟公珙今京湖制置秋壑賈公
似道京尹節齋趙公與𥲅皆捐廩祿以相其成師之
決去靈隱與不赴育王亦以是役未竟故也端嘉以
還嘉定遺老相繼逝去自以身任大法之重論及宗
門則言涕俱出其登徑山也正欲賈其餘勇收召後
學而病魔不貸石溪月自靈隱來省疾師陞堂敘法

門好因言蜀本宗派録至密庵不書遂至掩泣聞者
皆嗚咽墮淚烏乎惜哉抑嘗竊論楊岐之道至圓悟
大慧而中興圓悟之道至應庵密庵而大行十數年
來大弘密庵之道於天壤間若鼓雷霆而揭日月師
與無準二老而已二老出處同師友同然倡道垂教
又有不同焉者或以辯博或以徑約天下之士皆信
之不疑謂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壽八十二
臘六十一門人高弟方與未艾他日當有僧中董狐
者書之茲不書

先妣贈孺人吳氏壙誌

贈孺人吳氏豫章進士陶躍之之妻迪功郎贛州贛

縣丞叔量之母生於淳熙戊申二月戊子歿於咸淳
丙寅正月庚子冬十月戊申叔量率諸孤扶葬同里
陽和山叔量哀荒廢筆硯命弟住持饒州薦福禪寺
僧道璨書歲月納諸壙曰先妣諱某年十八歸我先
君恭順儉勤其天性則然先君少自負氣行萬物表
御事應物不以一豪挫於人年過三十始大悔艾以
和易剛赴人患難蹈水火不自惜鄉鄰黨族有鬪能
以片言折曲直無少長貴賤皆翕然歸之先妣與有
力道璨兄弟稍長先君授之學四方賓友來柳塘以
先君爲的殺雞爲黍燒松煮韭客至趣辦先妣無難
色且曰賓客不來門戶俗唐書雖典可贖也道璨少

也曾去從釋氏先妣留莫可則曰既服僧服當盡僧
業今之似僧而非者酒祟之汝宜戒伯兄叔量早有
聲場屋以工深多不合有司尺度從主一張公洽簿
靜湯公巾受晦翁書而讀之與功名相忘與仲弟萬
釣各築室柳塘上相去數百步風暄日暖先妣間一
往來諸孫前後相追隨嬰姍步柳陰中如畫燒燈夜
坐子孫環侍幾坐不能容待擁衾就榻乃去數年如
一日伯兄登丙辰進士第歸拜堂下先妣無喜容歲
丁巳先君歿明年仲弟沒釋子幼女長短成列先妣
見輙涕下區畫其家事某先某後某緩某急口授皆
畫無倦伯兄除先君服調贛州贛縣丞欲將母之成

適道璨致開先寺事而歸不忍母適千里外執不可
無何道璨又爲番守忠齋孟公之辟招之東湖兄弟
相望千數百里庭闈無兼侍寢食不自安明年冬道
璨謁告入明訪攜翁張公即之不忍別膝下乃白泉
使溪山謝公奕熹撫伯兄入冶幕以便奉養先是
天子有事于明堂詔子大夫父母贈初品服伯兄請
于朝奉誥歸省而洪氏女兄自桃花峯來時先妣病
在胷膈厭厭卧榻上子自遠歸誥從天下踉蹡出户
外病若辟去既拜受族屬姻戚羅拜上巵酒加飧強
飲面無老色父之謂伯兄曰吾病且間爾初仕毋畔
官離次番母留且返贛乎伯兄次番謁溪山具扁舟

絕湖欲從豫章而上次魚門水縮不可舟延比掠西
捨舟而徒歸問安否偶膈疾再作遂留侍湯藥起坐
言笑如常而食事日減汔不可爲道璨遠在千七百
里外後二十七日乃聞訃天乎痛哉壽七十有八子
四人長叔量娶萬氏次道璨次萬鈞娶楊氏次萬里
奉祖妣命繼伯父女一人妻山谷洪甥諸孫進士庭
桂孫男女七人曾孫男女四人治命合葬梅山先塋
拘陰陽莫能也道璨不肖漫游四方未能忘母十年
還江南志在疾病醫藥一脚出浙遂無相見期巧相
避乃若此天高不可叫柰何尚記七八歲時與女兄
仲弟俱病疹先君山木返兒女咿嚶蒲室先妣入視

習藥出理門户事待夜篝燈製衣履朝夕燋然焦勞
居晩節末路子女各植立而養不能久天可謂也地
可老也母恩不可報也道璨無母可侍江南其能久
留然孤死正丘首終當縛茅陽和岡矣謹書歲月誌
諸墳又當求立言君子表諸墓

墓誌塔銘

中沙先生張公墓誌銘

慶元嘉定間大理司直竹齋袁公萬頃以清風亮節
聞天下里之人士耳濡目染多篤行好脩表倡後學
璨生晩不多識見聞所及者蓋四人焉竹堂徐公應
科北山王公申之竹巖傅公梓中沙張公祥龍是四
君子皆學脩行立識不識皆以先生稱璨昔者省女
兄桃花峯下一再登竹堂竹巖門獨未見北山客有
以謬語誦於公者辱印可雖不識猶識矣中沙先生
則少嘗執弟子禮者也先生字仲符豫章新建樵舍

人父某母某氏世以書種相授受先生少穎悟不好
弄從昭州司法參軍王公若氷學精敏自強倍師
逸挾所學遊郡泮屢魁諸生郡博士期之以遠先生
亦自負〻一科不難取而命不勝其有衷甲塲屋間屢
戰屢北氣不少貶受徒講學五十餘年夜誦曉講以
道德性命爲根本以語言文字爲枝葉一時從游多
心領神會去而與計偕者有人翔天學者有人蟄而
不奮者亦不失爲名勝士庭槐放花必躬率子弟欲
背城借一以發其所積爲有司者多以新巧爲程度
學深文老賈用不售而歲月逝矣究心易學手集諸
儒訓說遇自得處則疏于左方爲歌詩有古作者風

味竹齋謂其字字入律天風吹松花爛熳翳溪光山
樊亦多媚素面團春香尤爲知丞高公■所愛敬寂
寥短章春容大篇韶濩人間者洋洋盈耳聞誦釋氏
書於金剛蕩空破執之學若有所得晚與竹堂北山
諸老倣洛下舊制以文字飲爲真率會滄浪白髮鮮
明相照映笑語流麗花氣揚春醉帽傾欹皆可入畫
不數年竹堂死北山死竹巖又死一老雖無恙然驪
駒在門僕夫整駕矣寶祐戊午七月二十六日卒臨
終索筆書五言詩八句感時傷事辭甚切至娶陽山
萬氏先二十七年卒子三人頴灝項女二長歸次適
王夢龍孫男四文子惠子閔子敬子女四二[illegible]適二

未笄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太末清塘之先壟治命也先生得於天者清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嗜書外無他營氣行萬物表權門貴家一足不印其地善善惡惡不以好惡亂其眞困頓隱約取於造物固甚廉然有詩文可以名後世有子孫可以昌遺學是取於造物者亦已多矣奚其廉平生著述有大易集解四卷金剛經大義一卷星源紀行集鄂渚集家居雜詠皆手澤也端平丙申璨將求道四方別先生竹屋下先生以序送之其言有曰勿泛而求也勿迫而索也勿拘而泥也勿肆而誕也嗚呼是豈得於紙上者哉海上三十年一舸來歸欲持所得於諸老者復之於先生而先生不可見矣悲夫惟先生脩名實行大書深刻當囑之於當世聞人璨也何敢顓等書來謂受教於先生之深者莫如璨知先生之深者又莫如璨列銜具爵又先生之素不願聞也璨不敢辭銘曰

取於學也富取於世也廉一彼一此重輕懸異於廉乎何嫌清塘之源草木穠纖鬱然有詩書之氣過者其瞻

石霜竹巖印禪師塔銘

昔東山以白雲之道陶冶天下學者開福寧寶挺出其間沉潛博約所挾不下三佛而枯瘁寒[illegible]剎落華

滋如冬、在木杪老拳謹握忍死不輕售密語圓悟以
付月菴果再傳而月林觀出以行配道方行吳越間
開福之門益大以肆石霜竹巖師其嫡也師諱妙印
豫章進賢萬氏子無適俗韻受僧學於邑之龍塘紹
曇年十六受僧服杖策行四方時去乾淳未遠江浙
多名老宿歷扣其廬留龍門光癡鈍穎浙翁琰會最
以用心良苦而不遂其大欲乃見月林于平江靈巖
於入室次月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荅曰直甚
破燈盞月林可其言而奇其器朝煆夕煉異時所得
尺短寸長悉亡去無影像載道而歸無二月住高臺
發師分座已而復首衆嶽麓舍人張公嗣古以長沙

谷山請出世劬躬苦節有古住山人風咊六年侍郎
余公嶸遷之石霜湖南自無二散席衲子悵悵無所
歸宿至是雲集如水赴壑未幾建之開元瑞之黃蘗
南嶽之福嚴洪之翠巖寶峯聘命交至率謝不往徙
高安洞山行道如石霜時樞相賈公似道鎮九江盡
東林屈師為廬山重師入院不兩月即去歸臥舊業
僉樞陳公韡守潭首以龍牙起師未領事易石霜法
道復大振長松片石皆長顏色盡發所積築菴曰紫
霞為藏焉休焉之地侍郎湯公中為之記時丞相趙
公葵燕居里第招師論道無虛月寶祐二年秋遷居
紫霞明年示疾手書四句偈云六十九年一場大夢

歸去來兮珍重珍重寶八月二十三日荼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陸離五色相激射塔于紫霞菴側慶小師四十餘潭其徒惠隆以師四會語走數千里求校於雪竇西江復來番請余銘余周旋諸老間竊聞議論謂月林制行純白視天地萬物皆自己思天下之人一夫不聞道猶己負之故善巧方便誘之趣入而皆粹然一出於誠其徒未得其眞取其似焉者嚼飯餧嬰伊阿煦嫗如田翁村媼謂是足以盡先師之道或者反是則曰身不必修行不必果理欲界限不必嚴誑言僞行於其師之道不啻如氷炭師於二家無所依違謂天下無事外之理住山二十年所至一日必葺而不廢倡道非不慈也而斷之以義非不善誘也而臨之以正機之峻而發於用也大行之力而信於人也深此其眞得月林之心歟數十年來二浙無江西尊宿余遊京師屢以師道望白之有位者方將令行吳越而師則滅矣悲夫銘曰

道若大路孔平且直躬行實踐無往弗獲發爲機用如劒斯割溢爲棒喝如電斯激厥維伊何躬行之力彼昏不知以舌爲的身違行戾舞誑肆惑行嚴曰嘻其究安宅持規挈矩尊道崇德涖衆行已如臨萬敵矯矯一節始終不易後五百世古道顏色於月林門一直千百用不盡究施則何極謂余不信有如此石

天池雪屋韶禪師塔銘

曹洞諸老以眞實踐與道爲醞溢爲語言葩華流羃如透花□也眞積力久機動籟鳴有不自知所以然者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耶正句活汔傳洞宗正印甚矣未易以語言觀也嘉定間淨禪師倡足庵之道于天童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冶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華滋旨味如蒼松架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爲之一變天池雪屋禪師時在侍旁親證是三昧已而橫點頭曰吾宗不如是吾祖不如是也吾其紹述宗祖乎宴坐天池十有八年仰觀俯察謂道遍天地間陽舒陰慘秋明春媚皆道之所存點染融化活弄死語精神百倍而俗眼少有識之者師諱正韶番之于越人父謝母柴少從雕峯法慈受僧業祝髮遊吳越受心學於天童歷登諸老門以印其所得親老還江南復侍香列岫掌記踈山聲名獵獵不可掩文昌趙公必愿以天池請出世山高雲深衆不及百而職分甚備居七年寺燬師不亟不徐尋復舊貫疏通玲瓏悉出心畫口授無或不強人意築菴山阿鑿池引泉環以幽花細竹夷猶其間以遂所樂端明厲公文翁爲扁以明月景定元年四月庚子示寂壽五十九臘四十度弟子若干其徒奉師靈骨舍利□火後齒牙頂骨不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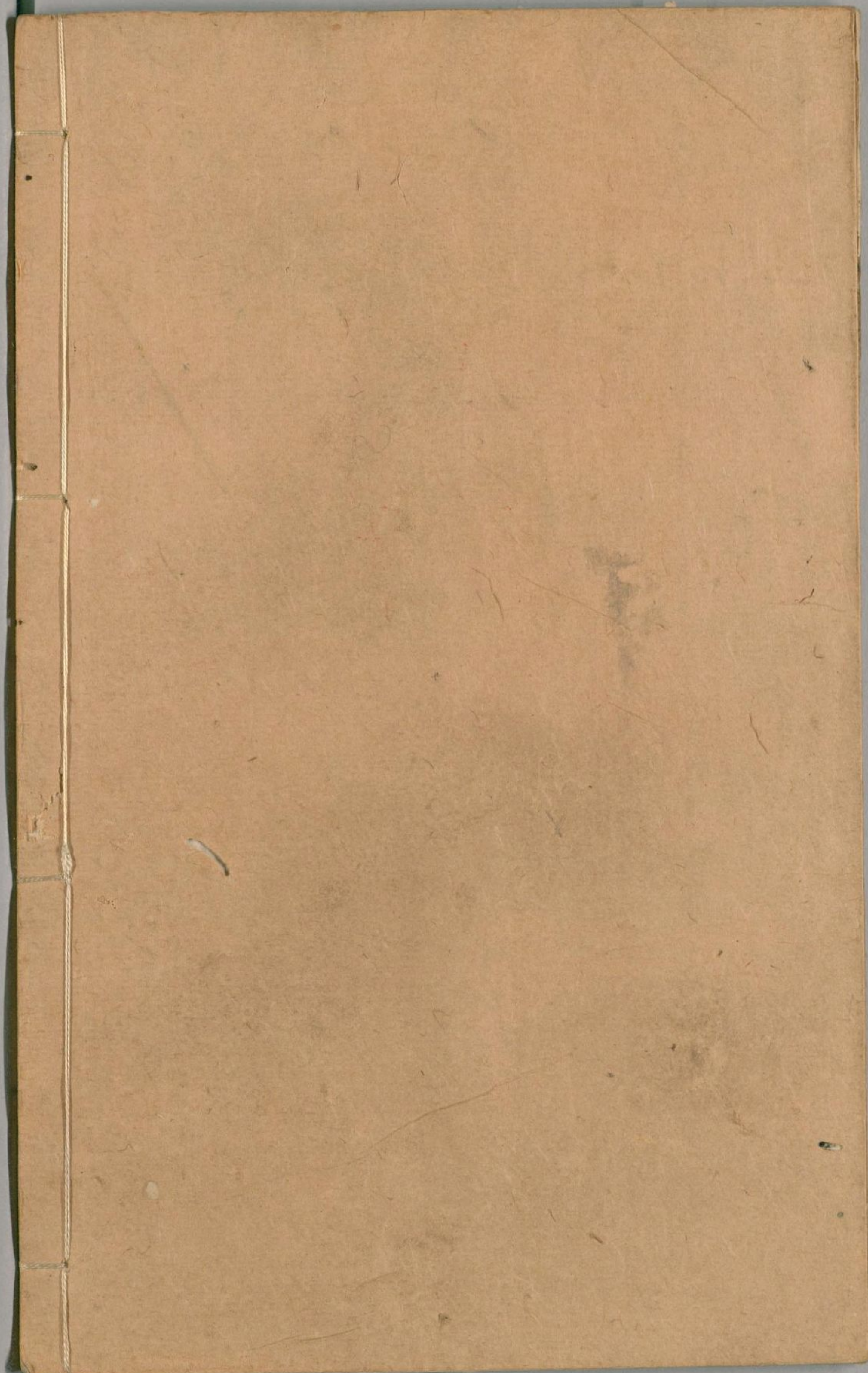
塔于明月菴後若鴻狀師行請余銘余行天下幾三
十年多交當世名尊宿獨久識師東游海上嘗閲師
兎園集誦其語想見其人自京還番數交訊番去盧
山不遠欲見莫能來開先可以一見而師滅矣師蕭
閑凝遠有晉唐人風味工歌詩託物寄興陶冩其胷
中至樂意在言外觀者不具眼乃以詩家目之是見
師杜德機也道喪千載託於語言紛紛末流能以語
言發揮道妙者不多見僅僅有之而世之識眞者又
絶少淡紅淺碧眼固正矣句固活矣使居今之世不
目爲詩家也幾希此余所以爲師太息也銘曰
洞學玄旨日行太空大于丹霞盛于芙蓉大休足菴
扶持正續似地擎山如石涵玉天童長翁初無寸長
無寸長處萬丈耿光雪屋空寒春行萬里點染華風
散在百卉大癡小黠萃于一門我行荒草汝入深村
所同者道不同者迹捉象捉兎各全其力謂師滅度
指北爲南精神照人明月一菴

飲綠閣銘

潤藏主結閣湖光山色間請名余摭東坡語扁曰
飲綠文從而爲之銘
謂綠可飲山高奈何山果高哉嫩綠浮波夜雨新霽
曉光融液翠如潑醅不饜自滴倚闌一笑和氣熏人
呼吸噓潄百體生春松在山頭竹在屋角招之斯來



爾酬我酢踏月扣門客何人哉我醉欲眠君去勿來



無文印　四



無文印卷第六

銘

薦福刻漏銘

坐禪爲入道之門緩急後先必中度而後久之而不勤余作院以是爲先務寺距譙樓數里而中隔重關風雨晦冥遲速疾徐付之一夫之手余病之比丘淨智自鑑湖山中來爲置滴漏爲壺五爲籌二十有四爲皷以限更爲丁寧以節點滴凡吐納抑縱之具咸備緩急有度起卧有節余之病至是辭去余嘉之爲飛樓百尺東亭南向而貯焉施雖微而所關也大此余所以不易之也余一再來湖

寺自門至寢無弊室並不書而獨書此可以覘余
心之所存矣銘曰
一點一滴神動天隨機栝自行操之者誰翕張夜旦
盈縮四時千歲日至毫髮不移燈寒焰短月老雲淒
咨爾學人無怠無疲熾然作用一物不爲坐以待旦
何思何惟勿迫而激勿荒而迷勿拘而泥勿肆而支
八萬塵勞我其已之十二時辰我其使之辰乎辰乎
去速來遲更籌有語勉而勉而
寶林土地堂鐘銘
形器斯立神物憑之器云弊矣於神乎何有淳祐
甲辰比丘某祗領寺事作新更始與神爲謀在簴

之器制古而陋宣威乞靈大懼弗稱治而新之昭
神貺也銘曰
外貞而正中虛而剛有扣斯應厥聲孔揚聲來耳邊
耳往聲處神而明之與聖爲度
硯銘
姜牧堅臨川人其祖敬之爲丞相平園公客所收
古硯平園遺物也求銘
秀潤而文剛方而溫蹤德之澤浚道之源波及天下
無穿鑿痕誰其似之我思平園
硯銘
外持正內守堅傳千古文章之印述百聖道德之言

納滄海於一滴泚太華於一拳寶之哉淵古源

琴銘

澄古泉所蓄琴蓋治平巳巳惟儐斵後一百八十
五年江西某銘銘曰

我英考在御四年聲教之在天下百世如一日和而
不失其正樂而不失其節猗歟盛哉

鏡銘

明不察淨不滓物以萬來我以一視以我為隱乎吾
無隱乎爾

鳳咮硯銘

鳳咮一鳴百鳥不敢啼春風矣周旋翰墨林相與鳴

治世之盛者文章鉅公也璨也無文胡為乎相從哉

書儲銘

去聖云遠大道日蕪亦豈遠哉存乎其書開闢啓鑰
回向心初不見一法在門外者其斯之謂乎

瘞筆塔銘

孤竹氏之後渭川為盛徙居臨汝者勇墨戰其鋒
甚銳不以一毫挫於人而毛人氏實為其嚮導淳
祐癸卯楮君將有事於華嚴大集厥衆以邦之彥
士知言能默者以相其役前拕載征深入法界崇
山大海不知其幾千萬重過之砥如也下城一百
一十俘其君長五十三人明年師還飲至策勳矣

傷者十八九楮君勞之務與休息鑿巖邑而處之胙之以西域土田爲鬻絲焉然慮其室廬厖合歲久易毀無以詔後世故次序其事而繫之銘銘曰

海可竭山可移我此法界無壞無虧謂予不信天實臨之

雲谷軒銘

谷以虛中而能受雲以無心而去留閲世遇物之道無易此也彼外立墻塹內存城府孰非雲谷之罪人哉軒中主人當作是觀也銘曰

有雲者谷中虛而通虛而能應通而能容英英飛雲周行太空從龍來歸洩洩融融白衣蒼狗初無定蹤世變如雲頃刻不同瞻彼空谷伊剡而東我將去之與雲相從

雪廬銘

東山背鏡面剡草木華滋如畫圖中物則上人縛屋其下扁曰雪廬有志於安道風節者也銘曰

甕無蟻浮釜有魚游大雪塞門老屋打頭我思古人剡溪之上一榻支離萬世榜樣鐘鼎山林奴隸諸公平生心事白鳥冥鴻士生世間標準天地舍義與節將何憑恃太傅舊廬有山可鋤則也居之以古爲徒梅兄在前竹君在後歲晚相看爾癯我瘦客非可人莫來打門我方擁被有耳不聞

見山樓銘

嘉熙三年余同故人雲太虛游東山借榻謝家池館得士曰傑笑雲蓋負一字宗之左券者築樓曰見山而請銘余方汲汲問醫未暇後十年來京師時笑雲散席穪心首衆菩提復理前請又明年九月乃克銘銘曰

望之兮孤危即之兮坦夷存乎中也澤而腴發乎外也華而滋纖穠榮枯雖順乎四時高明博厚儼萬古而不移此蓋吾心之常分不待智者而後知採菊東籬悠然始見何其遠且背而嗟夫淵明遠矣吾不及望其形儀月蒲屋梁秋在闌干攙北斗兮爲盃揖長江兮爲酒而招以楚人之辭待其跨白鶴御泠風翩然而來也以斯文告之

無學寮銘 枚錫衆寮

行亦學坐亦學無不學無所學學如是學名無學

倚林銘

不偏不倚聖人之大中也以法爲林則周旋舉措皆此中矣何以倚爲哉實際理地一塵不立於林乎何有上無攀仰下絶巳躬於倚乎何有倚林徵說於余故銘而復之銘曰

長林際天煙睎翠膩於焉婆娑大有樂地心法之妙等彼十虛林本不有倚者誰歟有美一人泯其觀照

曰有曰空二俱不受寒棲瘦坐一種平懷熟談眞如清風徐來

竹林銘

圓其外虛其中學道之要如是而已遠取諸物返求之身此古之善學者也慶上人方致力於斯道而以竹林自號其得圓外虛中之旨歟爲之銘曰

泛應等受故圓其外去有即空故虛其內我此境界非內非外惟道人慶謡此三昧吸青飲翠嚼雪嚥氷拔俗千丈不墮常情我將與君青眼同橫相隈歲晚毋寒此盟

雪巖銘

巖頭雪峯出入諸老間時欽山以英邁俊發之氣實從其游他日道行天下與二老相伯仲猶醍醐飲人無二味也欽侍者尚友千載自號雪巖而謁銘於江西某銘曰

維巖與存百聖之師邃也褰裳遡流從之後千萬年道如白日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雪覆寒巖面目儼臨則而象之往哉惟欽

歸雲銘

雲無心物也卷舒出沒萬有不同何嘗寓意其間哉歸以無心安知不以無心出耶銘曰

山澤氣升充塞天地飛揚滅沒頃刻萬致道人出處

雲行太虛度也無心彭澤之徒膚寸聿興澤流天下
彼自有人我則不暇龍湫月老鴈蕩秋深歸歟歸歟
實獲我心

越臺銘

越臺隸南海趙佗僭帝時築也庸法界家于其下
故號焉丁未春法界東征屬銘於其秋八月乃克
緘寄銘曰

昔在尉佗築臺瀕海佗去臺存俯仰千載刼火熾然
亂雲飛揚歸然無恙如魯靈光或曰逆佗漏于漢網
抔土未除滓穢天壤厥監不遠何以號爲猗歟斯言
我不敢知遺臭萬年流芳百世存乎其人臺烏足議
越山青青越臺峩峩瞻望弗及懷哉如何

絶岸銘

以靜觀動道在其中滄海橫流斷岸壁立善觀者
有取焉天台湘絶岸既謁序於蜀人定勝叟游四
明日文屬銘於江西其後四年來徑山乃克銘曰

道在天地如柱如砥世故嬰之波流風靡遠不可極
在天一涯誰其似之浯溪斷崖高不可及拔地千尺
誰其似之武昌赤壁萬竅並號倒海拔山彼方愕愕
我則闃闃百川沸騰駕空沃日彼方搖搖我則屹屹
靜以觀動於道庶幾瞻彼絶岸悠悠我思

初叟語

惟叟曰初雪川覺上人字之天童老滅翁序之江西子璨子銘之

初之於人猶稻麻穀粟一日不可遠離終身所當佩服今夫安口體之娛從耳目之欲而昧夫厥初者甚樊籠而逾桎梏是故仲尼作易卷卷致謹於不遠而復春江縮波秋山落木去枝葉而歸本根收橫流而返谿谷是理之周流天地備於吾身者夷町畦而畧邊幅返而觀之充乎有餘泛之而求之惟日不足謂余不信叟其問諸天目

雪岡銘

余居徑山日潁雪岡自天竺來訪留一月嘗以雪岡謁銘後六年雪岡應部使者命出世靈源余將有事于四明共載而東乃克銘銘曰

維雪伊何其明皎皎維岡伊何其高嶠嶠惟高惟明道體見前渺無方所洞無中邊即之斯遠向之斯背是故昧者望崖而退彼美一人睨視周旋不起于座徑登其巔歲晚江湖千丈玉立彼美人兮瞻望弗及

梅莊銘

白雲遶屋青山當戶中有玉人自娛歲莫熟勦明月深種春風不暴其力不計其功玲瓏踈花槎牙老樹有香可濯有花可茹霜雪貿貿生意無邊我寒徹骨我富熏天外無町畦內無屏蔽所蓄者何乾坤清氣

竹澗銘

余來白雲既銘梅莊文銘竹澗專天下之清者莫甚二物而盡以入吾翰墨東征筆硯無乃太清也歟銘曰

道有本源表裏不二高出太虛深入九地仰觀俯察備于吾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懸長易折驟盈易涸勿矯勿流斯爲善學必清而德必直而躬必平而心必虛而中毋茂枝葉毋立涯涘固本浚源聖賢之事波澄沙晚風高露寒我將從君于以考槃

樵廬銘

南昌寳上人號樵廬既謁序於其季父臨武令君而又請銘於余余曰序即銘也又何加焉賓將北歸必欲余銘以復臨武故不得辭銘曰

道若大樹直大徑正枝葉茂密斯爲大病卑弱支離迂曲紛披云胡爾耶末盛本衰必利而器必竭而力刪繁去蠹其根斯植毋釋爾須毋惑他岐急急歸來夕陽已西山在屋頭泉流屋下門掩西風燈寒深夜一物不爲大用熾然如鳶飛天如魚躍淵昔在曹溪道由是顯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寤窻銘

天台盧寤窻持陰陽造化之學方行天下使昏迷困頓於利害得喪之途者知所覺焉其有補於世

道也大矣霍林先生名之樗寮先生書之江西僧
某銘之
天地一窻古今一瞚云胡世人漫不加省困于名場
昏于利境長夜弗旦大夢弗醒我觀乾象其文有炳
小大洪纖有操其柄開闔翕張俾正性命如抱在鼓
如像在鏡神而非誕辯而非騁惟虛故明惟定故應
孰能於此神會心領雲破月來梅花弄影

秀巖銘

瞻彼秀巖渾然天成嵒爲有哉陰陽未形英華外發
至剛內凝與秋爭高與春爭明風動籟作雲開霧閉
善說般若不談一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聽法而來

雨花滿地

石鏡銘

石鏡之義吾友遠無外一序足以盡之他說不必
可也而況於銘乎或謂無外之文不可無偶何惜
乎銘銘曰
謂石即鏡光從何來謂石非鏡本來無埃惟石與鏡
初無自性無自性中外明內瑩雲磨雨洗蘚駁苔封
顧鑑者誰問取太空

功甫銘

安禪縛律不足以爲功晝誦夜講不足以爲功休心
歛念不足以爲功寒焉而衣飢焉而食無爲也無不

爲焉無不爲也無爲爲焉時乃功懋哉

是亦樓銘

柳塘兄名東閣曰是亦樓而請題於樗寮寺丞張公余江海歸來多宴坐其上藏天下於天下於是焉得之銘曰

泰山倚雲滄海流天極其致也一滴一拳極小同大極大同小細入無間大無邊表我登此樓兩眼橫秋日月一螢天地一漚世間小兒蒼黃鞅掌呼之斯來卧於其上

無文印卷第七

道號序

無岸序

嘉熙己亥夏五月海若作惡江失故道不打西陵而徑奔蔡市吞食沃野日數百尺拔山轉石莫能已也余客長安嘗往觀焉狂瀾驚波逆走橫擊大哉偉觀因得以發吾胸中磊磊抝天地者目送萬里神宇僊去駕長風排閶闔凌厲萬化與造物游而後知寬閒之野廣莫之鄉皆非方寸外物回視前日之物我兩立秋毫町畦大可陋已無岸座元物格者也平坦夷孤危深浚中淺近秉彝詩蓋其自得於心而嘗以告人

者雖然泛濫之流方且滔滔天下無岸當障而東之使大川三百支川三千咸復故道鼓棹迷源不失越向吾將所額而望曰法海有人

頑極序

聰明智慧者不可與適道頑鈍木訥者乃可與語道回之愚參之魯而佩洙泗左劵以此也不然言語文學當時豈無游夏輩哉越人彌頑極早受頑之說於下竺古雲曉聞頑之道於天童癡絶余久與之游粗見其畧外和内嚴如春在雪中是此頑也圓轉委折如水行地上是此頑也落華植寶如冬歸木杪是此頑也至其所以爲頑余不得以語人頑極不能以示人也彝智憑愚鏚夫頑者方行天下稟篇一頑奴隷衆巧頑極烏能久閟其頑哉余困于聰明日勝日負而學頑已晚它日據而戈入而室頑極何以待之

方石

劫石一方介然特立圭角森嚴女媧無所措其手四隅平正匠氏無所投其刃未有天地已有此石矣吾嘗摩挲而語之曰能方而不能圓者執而不化能圓而不能方者流而忘返皆非所謂道也非方非圓而能方能圓歷劫常堅者不在茲乎方石點頭曰敬聞命矣

聖道高遠如泰山如喬嶽有望而弗見者有見而弗升者有升而弗至者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則周旋俯仰皆在其中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見山而不見我也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見我而不見山也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所謂我者又何物耶天台鴈蕩之前峨峨衡嶽之後舉目爲白雲青嶂所迷舉步爲懸崖絶壁所礙者幾何人哉開道以來之引手以招之即山它日幸無壁立萬仞

瘦巖

淳祐戊申二月隆上人自靈隱訪余於徑山以瘦巖謁序時五峯雨霽春在千巖萬壑間曉色晴光與天地中和之氣蕩摩霄漢大哉偉觀於是可以論瘦巖矣何以言之秋老霜飛樹凋葉零山蒼蒼而落翠石巖巖而露骨異時消彈剥落今者華滋秀媚之機也道學損益之功於此又何加焉消彈其數腴剥落其浮靡而空洞其中外則華滋秀媚者不可勝用矣余方以是義告隆執筆未下天風忽來飛花冉冉入吾几硯骨蛾翁奮髯而言曰此第一義也隆擊節曰吾得之矣

海翁

海於天地間大包無外昔者達觀逸游之士咸至焉泛靈槎一上霄漢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心與海[illegible]

身與海爲準而二子或未知也海翁家在東國百千大海納在一眉睫不待登河漢游汗漫已徹海之源底矣來遊大唐受釣竿於徑山老子所謂大身衆生蓋其掌握中物也世路迫隘吾將乘桴東遊矣翁歸國中爲問津者北道主人聞蒼茫廣莫外逐文魚而畧扶桑膾蒼龍而索明月者必余無疑也翁倘問訊行藏當質之眠沙鷗鷺

洪崖

洪崖在西山石倚天青壁鳥飛不度昔者藏眞翁燒藥其間藥成僊去遺力着草木華滋膚腠至今猶有僊者氣象而翁之精神未必不已隨混沌死矣恭維那受活人書於海上諸老歸隱巖下山空月明夜涼如水酌清泉命楚歌而些之待其跨勒雲精騰躍崖上不惜引臂推而納諸萬仞之下使之起死還丹在此而不在彼則石橋一彎丹井千尺必將懽喜贊歎踊躍相賀曰不謂僊翁去後有此主人西山未寂寥也

古泉

太極未分時醴泉發西域清冷香冽猶醍醐甘露迦葉以上皆秘護惟謹不以飲人後五百世濁惡界中甘澤不降天海枯竭人將渴死達磨大師始開鑿疏導決之東流被無臂人以漏危汲之器器相傳五世爲郁半守刀者竊之而去驟步疾走泛濫溢出於是

離乎兩肢列爲五派滔滔汩汩横流四達與百川四海同爲一味天龍鬼神脩羅蚊虻隨其器量悉得充足然涉其瀕而不識其源者往往皆是四明蒙上人負一鉢遊四天下窮其本源經三大阿僧祇劫無尋覓處反復求之忽於脚跟下沸涌而深不盈尺瞪不見底清泠香洌比醍醐甘露無二無別或問飲者如何蒙曰死

無照

余晨興宴坐無垢軒有號無照者曰慧踵門來見曰父不奉教余曰夜來一雨今日便涼又曰今夏多幸獲此同處余曰昨日有人自山下來言蠶麥大熟又曰體中安樂否余指青衣曰買來十餘年矣已而出紙求無照序余謂之曰猶嫌少在

止堂

止止不須說已是草深一丈殊不知春禽晝啼秋蟲夜鳴户牖闔闢六通四闢蓋覆之而不得穿鑿之而不得止之一字又何地安着哉震風凌雨不動如山大坐當軒同萬象熾然說法此止堂見行三昧也若曰寂如遥夜萬籟不動湛如古井一波不搖難與論止矣何故止堂止處雷轟電掣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梅峯

少林一歧到庾嶺遂分南北一花五葉由是大盛三

傳至大梅早得春信於江南道中深入四明落華植
寶自娛歲晚已而七花八裂終不免老龐之口僅存
核子散落叢林根荄芽孽日滋日茂至今數百年動
人春色猶滿眼也肇侍者生長江南山水間色香枝
葉無所嗜好獨向百雜碎處徹見少林庾嶺所傳消
息生機活意森森千叢萬壑間如春風行空不見其
迹大梅老人於滅盡定中軒渠而言曰咄哉此郎逼
我太甚

竹洲

一擊忘所知須是田地穩密方可進此一步打風打
雨說短說長脚跟下浮逼逼地人不足議矣竹洲道
人久在江湖間深究本根之學雖未嘗東敲西擊而
忘之一字已無着處是故八風浩蕩而不壓其身萬
波橫流而不失其節我欲從之兮路脩絕隔秋水兮
共明月

別峯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法峯有別乎仰而觀之則高
而無上睨而視之則大而無外同且不可得焉乎別
善財失之於未離覺城之時而得之於已登妙高之
後何其與此峯相見之晚也別峯道人要識是峯但
心無所着步無處所徙步經行間忽然踏着吾將普
告諸人曰德雲比丘者即此比丘是

無文印卷第八

序

雲太虛四六序

四六詞人難能之伎變爲榜疏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學者爲之不失於優柔綽約必流於怪僻鄙俗未見其能也亡友雲太虛用力於此積三十年勁正而婉娩暴白而停蓄蒼老而敷腴叙事無剩詞約理無遺意紆餘不牽合簡切不窘束蓋太虛以氣爲根本學爲枝榦詞爲花葉此所以兼詞人之能而無詞人之失歟太虛之赴巾峯也以其手編寄余於徑山飯

没之明年屬四明觀物初擇其工致精粹者付其孫訥刻梓以惠後學雖然太虛嗜教有味學道有聞能詩有聲今余獨取其四六以掩其大者太虛有靈未必不以是見罪

橘林詩集序

端嘉間余漫游閩浙橘林挾貧携病實與偕行山程水堠風亭月驛余方欠伸思睡而橘林擁鼻苦吟聲與候蟲俱切余嘗笑謂之曰速貧致病不在此乎未幾病甚辭歸後五年會于臨川詩與貧病俱長又明年而死矣淳祐丁未余客徑山其季沾上人得遺藁於西來行李雖流傳失次不無遺恨然皆未去碔砆之良玉也噫忍貧而學詩詩工而身死詩之不靈如此九原不可作余言奚益哉悲夫

周衡屋詩集序

詩至于唐風雅已不競元和以後體弱而仆氣薾而索聲浮而淫詩道幾亡矣天台周衡屋學唐三十年積詩三百篇頃見故人南叔凱于南湖爲余説衡屋咄咄不絶口今觀其詩益信叔凱之不吾欺也或謂衡屋年日益高詩日益富而功名之途日益左豈非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陰陽開合之機發之太盡故造物乗除之理厄之至此耶余曰不然南谿之上有林數十畝有菊數百本有書數千卷衡屋未窮於

詩也養性使全養心使正養氣使直使吾胷中之清明者塞乎天地間然後發而爲吟則唐李諸子將北面稽首於衡屋之下矣菊田方君方柄茲能事衡屋東還試舉似之

潛仲剛詩集序

詩天地間清氣非胷中有清氣者不足與論近時詩家艷麗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見非不使人心醉移頃輙意敗無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仲剛生長藕花汀洲間天地清氣固已染其肺腑又從北磵遊受詩學於東嘉趙紫芝警拔清苦無近世詩家之弊晚登華頂窺鴈蕩酌飛泉蕭散閑淡大異西湖北山時惜北磵紫芝之不及見也自風雅之道廢世之善詩者不以性情而以意氣不以學問而以才力甚者務爲艱深晦澁謂之託興幽遠斯道日以不競風月三千首自憐心尚在顧余病長學落不得與吾仲剛講明此事

瑩玉磵詩集序

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大曆元和後廢六義專尚浮淫新巧聲固艷矣氣固矯矣詩之道安在哉然當時君子要未必不學特爲風聲習氣所移迷不知返耳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嘗一日用其力是故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余交瑩玉澗蚤爲

諸生遊場屋數不利於是以緇易儒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溢而爲詩本之禮義以浚其源參之經史以暢其支游觀遠覽以利其器反聞默照以導其歸由千煆萬煉以歸于平易自長江大河而入于短淺輕不浮巧不淫肥不腴癯不瘠吾是以知有本者如是而非前所謂不學者所能也余嘗謂惟演詩不傳於後世而託名於歐陽一序參寥詩可傳者十數解藉東坡一語而盛行世無二公孰知玉磵者雖然玉磵豈託人以傳哉

韶雪屋詩集序

雪屋入天童室已參活句晩入康山宴坐絕頂一迹不印人間地乾坤清氣盡入其手無恠其詩之清而活也余於雪屋未有一日雅大雪沒屋行吟梅花樹下甚想見其人頃游吳越間見所刊兎園集字比此本差小反復閱之不無毫髮遺恨欲告雪屋未能今觀此編前之遺恨者毫髮不存豈雪屋晩年所見亦與余暗合耶詩主於清而止於活清之失也癯活之失也放此近日詩家大病無他學不勝才氣不勝識理不勝辭故未得其眞先得其似耳學也氣也理也難與今之習唐聲者言也雪屋大肆其力於是三者久故清不癯活不放犂然有當於人心嗚呼微雪屋吾將誰與論哉

仙東溪詩集序

瀨可結庵鶴鳴峯下山谷扁曰東溪打頭老屋猶在松聲竹色間斷崖流水至今尚有詩家氣象余徘徊其處問可行藏於蒼煙白鳥莫有能爲余言者方孤悶不自聊南昌仙東溪以詩集來清整麗密思致風度俱不凡欣然與可酬酢所謂孤悶遂亡去豈可有靈以是慰余牢落耶不然何東溪詩來與余不自聊者適相偶也或問詩以何爲宗余曰心爲宗苟得其宗矣可以晉魏可以唐可以宋可以江西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有本者如是難與專門曲學泥紙上死語者論也風來一陣茉花香可晚年所進亦豈在紙上哉東溪曾從吳越諸公游出語波峭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更於所宗者留意他日能事當不在可下

送省東岡歸白雲序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余持是說閱士天下所謂諤諤者絕不多見竊自嘆曰魯國男子何其少歟抑余之不敏士之高明英特者不可得而見歟嘉熙庚子乃得省東岡于四明和而嚴粹而正明目張膽直詞正色常見於茍合詭隨之際蓋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東岡亦謂余風味略相似所欠者和與粹愛之猶伯仲余之行已有物輒敢與諸任齒東岡之教語多三年余病眩有事于臨川東岡走三百里別余

姚江上後四年余來京師東岡留乳竇余書招之至再又三年乃來學益老養益正余之欠焉者猶故而病則長矣秋九月東岡以師老東歸白雲愛之而不能留也東岡世業儒同産皆佳士伯氏澄古潭挾其所負其失也放季氏玉秀巖矯兒之枉其失也介東岡行乎二者之中余於三者莫知去取而欲學未能東岡往矣西來未有期矣余謬而正之者誰乎余跌而挽之者誰乎一堂秋雨四壁白雲步曉雲于東岡候春風于梅塢屋山佳致毋謂不堪持贈而忘余寂寞也

送然松麓歸南嶽序

南嶽去江西千餘里去浙三千餘里士之游江西已少游浙絕少余來江湖不獨少見見之亦不滿人意嘉熙庚子然松麓偕廬陵頴鈍翁訪余天童三昔遂行不暇盡扣所蘊然逆知其爲佳士後七年相會徑山學問聲實已與年俱長明年侍記文明年掌記蓋沅江九肋鼈也松麓有大志不修細行遇事如暴風迅霆不可禁遏移頃則風休雨霽不見涯涘屬文不凡爲歌詩有紀律故先無準喜之無準没省親西上余語之曰他日登山與子相勞苦于天開圖畫者有開石門有康南翁俛仰三年石門死南翁死今子又舍我而西舊家江南吾亦從此逝矣嶽雲湘水間逸

駕無久留方行海上使天下知嶽之有人無徐徐其行也一舸東來徑豫章而下近水樓臺在白鷗洲渚之上秋花繞屋老竹當戶而中有絃誦聲者必吾廬也能艤舟而問無恙乎

送一怡雲序

物之無定姿者莫甚雲散之則充塞天地斂之則不見膚寸飄忽變滅頃刻萬狀嗟夫天下之事孰非雲哉異時陶弘景隱約山中下視江表君臣紛紛逐鹿驟起倏滅不啻如浮雲由是無志當世觀陰陽消長之變察草木臭味之良參君臣佐使之義謂時君沈痼已不可療民之疾苦獨不可療乎其曰怡雲者亦悅夫雲也今怡雲主人後弘景五百餘歲而生形迹不同而風味相似是故閱世如雲視身如雲觀心如雲用草木金石之精起人疾痛死生如反掌吾今而後知是理之在人心同一陶冶弘景不能獨有也余十年病眩百藥不靈行將荷鍤從公採藥白雲間矣公其毋謂只可自怡不堪持贈

送訥蓬寄坦竹洲卜築序

隱居以求其志士之甚不獲已智不勝尤才不勝忌風高波險天湫地隘故自放於殘山剩水間不然千楹萬礎何地不可寄此一息哉吾友訥蓬寄坦竹洲負才挾智不忍與衆角借樓讀書於南山之下雖敗

簷老壁充然有廣廈萬間氣象然謂入山未深猿鳥
尚少又營別業於巘[illegible]深處將築室數十楹儲書數
百卷蒔花藝果自娛歲寒余方東走西馳倀倀天地
間未知税駕不謂湖上青山先入二妙之手二君尚
氣節交游多名世士視黃金如糞土夫豈無人一庵
不足憂然隱身易隱名難異時鳴騶入谷鶴書起隴
山空月明水流花開所謂主人者或不在焉北山有
靈吾懼其未必不移文也

送一侍者歸日本序

淳祐戊申春余自西湖來四明既哭笑翁老子遂訪
樗寮隱君於翠巖山中留十日復歸徑山作夏日本
一侍者聞余西泝踉蹌來送別至江滸夜漏已二十
刻文明日余抵舟次夕陽在西嶺矣一視余別色黯
然見於面目且言去國六年首見癡絕老人于靈隱
來育王侍笑翁老師且三年翁今不作莫知所向茅
屋石田在扶桑若木間已辦餘艎解維在朝夕異時
來叢林或字之曰無得盍求數語以誇國人余念其
請之勤而詞之悲也因謂之曰子逾海越漢萬里西
遊昔也何所持而來乎曰無有也駕風御潮一舸東
歸今也何所持而去乎曰無有也猗歟旨哉無得之
義斯言足以蔽之余雖巧爲之說無以尚已子歸國
中建大法幢擊大法鼓升大法座而以無得之法普

告大衆育王有靈必將爲子點頭曰如是如是

送源靈叟歸蜀序

自蜀學盛行於天下蜀士之明秀膺敏者袂屬而南前輩長者余不及多見頃於癡絶老人會中得友四人焉曰沂艮巖遷廉谷定勝叟遠無外蓋所謂明秀膺敏者無何艮巖死勝叟又死余哭之哀去京之三年廉谷又死余哀之甚於艮巖勝叟也渝江源靈叟來遍參歷叩父游癡絶之門以才得忌而遂登雙徑周旋二老間冷暖自知猶漱井也上天悔禍蜀道稍通歸袂翩翩挽之不可或謂靈叟見道明白如五綻之索橫機迅疾如百錬之精保護固惜曾不少試其技挾之以歸何果於自閟也耶余曰不然寒暑之節龍蛇之蟄不積不施不屈不伸也深培厚蓄大有爲於斯世靈叟其以是哉然余切有憂焉蜀之遺老才二三人短景滅没夕陽在山此正蜀學隆替通塞之時也艮巖諸君子不可復見靈叟又自是而西流通蜀學之淵源發揮諸老之遺響其遂付之誰手哉此余所以憂也此余所以重爲靈叟惜也

送清溪翁序

余漫游四方十有七年才疏意廣學道無得當世奇士則盡得而友之造物者亦悉舉以見遺不惜也嘉

熈丙申得清溪翁于南閩明年會于永嘉又六年會于臨川又三年會于錢塘其之才之美衆人未識之余獨先知之嗜學工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竊嘗論之古之學者以學成己今之學者以學廣己百金謁書肆闢門而讀之自以爲吾業已足大言闊步傲睨叢林間謂世不我若倒行逆施弗恤也傷廉害義弗恤也得罪清議受誅名教弗恤也人語之則曰吾能學矣吾能文矣世之議者亦曰彼文學人也可以不論嗟夫率天下之人而禍文學者非此輩耶余生也幸受教師友不可謂不畧涉其瀕然中隘近躁語直近訐簡事近傲所以爲吾賊者莫甚三物平而氣養而疾既奉面訓於先圓照低一揩退一步文受筆語於老癡絶今而後知用力矣溪翁學優而不耀氣直而不回此余之所甚知也深懲痛艾以求無媿於前之所云者亦能一日用其力乎仲尼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贈開圖書翁生序

書學厄於鍾繇衛夫人輩大壞於王氏父子極弊於褚薛歐虞萬波横流舉天下莫之能遏先秦古書遂流爲符璽印籒之學世變使然可與識者論翁生越人少以古學自負秦彝漢鼎之制鳥書蟲篆之文精考熟辨積三十年不退初志其用心亦苦矣然時不

好古士不師古以風帆陣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姿媚生學雖古孰肯過而問哉淳祐己酉自越來杭登徑山留兩月乃行以所得江湖歌頌謁序余謂之曰序不難余有一印號無文其間字義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也生識之乎曰不識余曰若果不識則可與論書學矣

無文印卷第九

序

石門進禪師語錄序

進禪師中葉縣之毒活陷石門山中帶累二十人同入地獄天人怨怒火焚其廬土燥石焦草木百年無生氣檇李寺丞請命于 天子爲開地獄門貸其過惡於已失人身之後住山練溪仁公得瑞巖才公所抄師末後欵案於故紙堆中大書深刻暴揚其惡於叢林余讀而歎曰此老受於人者毒施於人者亦毒其言如刃上蜜如酒中鴆如茶毒鼓如生鐵蒺藜當時中毒而死者亦豈止二十人而已掩耳而去赤脚

過溪其毒亦發於草鞋絆樹橛之時吁可畏哉才公受毒最深宜不能掩其惡練溪果何所爲而暴揚之殃害乎人未有了日此余之所甚憂也

能侍者編無準語録序

圓照之道如春行大地萬物咸被其澤華而爲草木動而爲蜚鳴媚而爲山川蓋其跡之可見也寫生像眞者狀妙似又其跡之相似者也嗟夫以跡而覩春色造物已不幸矣即其似者而觀之又何其大不幸耶能侍者久在薰陶坱圠中化機生意染其肺腑故華而草木動而蜚鳴媚而山川狀其本眞無二無別因告之曰似則似矣無乃包裹春風耶

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覧閩人明介石爲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別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鑑大圓之八方珠玉一展卷而粲焉在目其惠學者不淺矣余嘗侍無準癡絶二老語及近世叢林有書曰類要頗便覧考二老訴而曰古人活意寄之言外今指爲實法類而編之它日必有取爲故事用者古人有靈當不瞑目今觀此編初不區分類次博而不繁約而不畧惜二老不見之耳大抵宗師之荅問抑揚皆自根本而達枝葉善觀者當從枝葉而反本根

今有人焉未展卷時機動眼活則古人性命皆懸吾手陳案舊牘何地可着哉介石朝勘夕校積三十年始爲成書檢閱編摩其子徹侍者實侍其側揚雄草玄而童烏不與後世借之徹乎何止較昔人三步

西湖高僧傳序

唐之世僧有列傳皆出於太史氏手國朝太平興國中嘗詔贊寧修僧史及歐陽子修唐書盡去僧傳山林氏名自此不復入史館宣和間覺範傳高僧凡録於傳燈者不復登載西湖佳山水自隋唐以來抱道避世者多隱約其間僧無董狐舊聞放失久矣東嘉復休庵頃寓天竺取其姓名著於耳目者三十二人爲傳爲贊以詔後學後三十年敬節庵始刻之孤山其尊德樂道之心與休庵無二揆也雖然國一鳥窠以道鳴萬世孤山慈雲以教淑天下功在斯文若提日月而槩以高僧目之已非諸老所望若鏡清若大慈若欽山又遁而不書論者於此不能無遺恨焉余出也晚不及同休庵游今文痼奇疾發潛德之幽光已不能畢茲能事矣訪遺德於林丘摩斷碑於草莽奮筆端之銳而表章之以成一世之大典天下豈無人乎哉

大光明藏後序

橘州在大慧門如孔門游夏晚以憂患從天台寓紫

徵陳公館舍取傳廣續三燈閱之自七佛至大慧凡
若干傳各疏其說于左方目之曰大光明藏凡其師
友之淵源證悟之深淺機緣之向背關鍵之堅密異
時宿師大衲剖擊不破者皆枝分條解之若指諸掌
巍乎其有大功於名教也然以文章斧斤開知見戶
牖論者固不免以此議之矣余嘗反覆觀之其說辯
而正其理微而著其出入經史子傳深而遠道明而
學不修者無以知其詞之所出學優而道不勝者無
以知其理之所存故觀之者如身在上林目眩紅紫
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來奚自而去所謂知見戶牖
由是而開者文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低回末路寂寥

遺書既不見恕於論者又不見知於學者此余之所
以重爲之太息也

空巖頌集序

外不見有法内不見有我此空巖所以得名然名字
一立則空即有矣短歌數十丈長句三兩言實其有
也空巖道人軒渠而言曰大般若六百卷重宣複演
幾千萬言其所詮者性空而已文字語言何嘗與空
爲礙哉爾乃無說我乃無聞謂此故也諸君遺我以
無言之言公當贈我以無文之文空兮有兮烏乎論

賀知無聞頌軸序

大川老子住淨慈之三年於五百衆中命東嘉知無

聞掌法藏江湖之士美叢林之得人大川之知人說
偈贊歎百喙並響或謂贊則贊矣如彼上人之無聞
何殊不知湖邊花柳號稱善聽天風忽來爍然宣說
無聞之聞孰大於是有問此無聞法門在大藏第幾
卷但向他道伍四十九卷中檢看

悼仟弁山頌集序

受帝者之命易得學者之心難弁山和尚之於天童
未奉詔也群聚而迎之既入滅也合詞而哀之其得
學者之心不待問而知矣然余竊有疑焉翠竇倚天
懸水挂石老子未嘗起也而學者起之是執之也太
白攘嶢萬松鳴籟老子未嘗死也而學者死之是誣
之也弁山果何脩而得此哉或謂余子於弁山有一
日之雅辯誣解執何惜筆端之曰余未知所對管城
在側奮髯而作曰衆怒難犯幸毋累我

石屏頌集序

洞庭石屏在七十二峯間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能見
之者惟明覺老人嘗見之於收視反觀之時獨倚長
吟瀾翻濤湧與太湖三萬頃更唱迭和至今未已盧
陵石屏不下妙高峯頂徐步經行間忽然見之左顧
則七凹八凸右盼則四角六張實與明覺老人同一
眼見聲稱藉甚大播叢林一時名流自北磵而下爲
序爲說爲四句偈鋪張歌頌積之成編余取而閱之

不過曰高也大也方正也峭峻也嗟夫是豈眞知石屏哉之四者石屏方置之腦後中叢林而立獨當一面捍禦風寒使佛祖門庭歲晩有所屏蔽豈若他人依倚於是憑藉於是守一邊之偏見哉石屏聞斯言也憮然曰作如是觀如是見如七十二峯横點頭何余從而歌曰石屏兮屏顏蹇獨立兮天地間瞻望兮弗及模寫名狀兮大難大難

字說

別磵說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也善諸一身而不見其介散諸萬有而不見其雜譬之爲江爲海爲溪爲澗豈有二水哉疏別澗而普會百川導百川而咸歸別澗一味之道横流四達孰謂同乎孰謂別乎澗水泠泠日夜熾然說此法也別澗道人試以余言問之

耕雲說

爛柯山中有隱君子無心如雲所耕者又雲也余歸自臨安道過其下嘗小立徘徊仰觀雲物矣洩洩溶溶漫無畛畦麾之不去擁之不聚未易耕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未易耕也泛觀無物反觀無我耕之者何人所耕者又何物歟余萬里歸來卓錐無地行將荷鍤相隨分隙地而耕矣日暮碧雲合佳人猶未來山中之人爲余賦此詩否

月航說

吳門介松江之上水光接天一碧千里蓋天地間水
月國也月航道人舟揖其間治心養性與月爭明長
歌短行與月爭清何如其樂哉雖然有明有晦者月
也可浮可沈者航也道人以天地爲航而胷中有月
浮沈明晦固不足論矣揚舲擊楫雲興鳥逝沼視溟
渤而盃視江湖渡冥行泣岐之人而置之康莊坦道
此吾道之望也亦學者之望也震澤風高吳江秋老
與鷗群鷺行更相出沒樂則樂矣如吾道何如學者何

懶翁說

余平生懶惰出於天性嗜之如飲食挾之如親昵安
之如盧舍周游天下未嘗不與之俱旨哉懶乎心知
之而不可語人者也恭上人自淨慈來徑山以懶翁
求說方欲書以告之煨芋老人紾吾臂而奪吾筆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晦極說

學道莫貴於自晦晦不極則明不著晦之時義大矣
哉顏子之晦以愚曾子之晦以魯由之果賜之達求
之藝難與論晦矣收精召神斂念泯智如木歸根如
蟄培戶一旦發其晦而用之譬猶陰雲解駁杲日行
空其爲明也孰禦雖然其明可及也其晦不可及也

雪屏說

西湖諸峯如林狀貌互出而雪後尤奇絶余嘗忍凍刺船小泊梅花樹下卧而望之爛爛玉屏拔地千尺高明正大如端人正士儼立天地間余於此大有感焉暇日與友人一雪屏追嘆絶賞重告之曰標致貴高潔植立貴方正涵養貴清明心跡貴暴白具是四者雪屏備於我矣遠取諸物反求諸身此古者善學之士舍是他求西湖諸峯解笑人也吴天渺渺雪屏巍巍歲晚江湖跂而望之

浦雲說

余家南浦上浦中之雲蓋余自怡悅者也別去數年則爲南上人割據於吴松江水之閒矣余謂南曰此吾廬無盡藏子烏得而有之南曰山川雲月初無常主惟胷中有天地者乃能主之雲固無心亦豈君所能畛畦者耶余聞而歌曰春草碧色兮春水緑波與雲相從兮歸夢孔多吴松之上兮洞庭之阿取舍不可得兮吾末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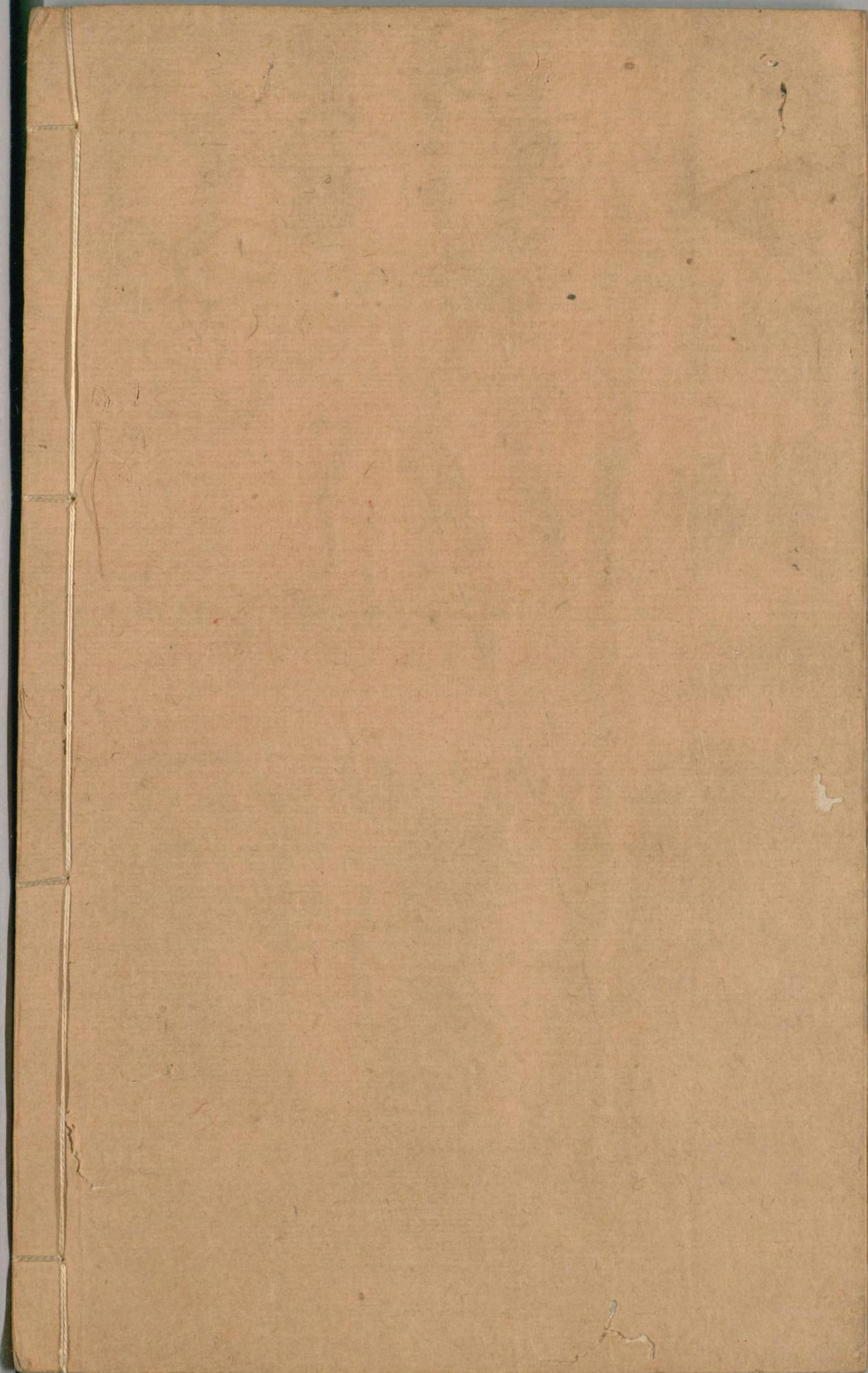
以道說

天下之至安而易適者莫美於道惟有志者乃能得之夫志爲一身之帥盡安危之宅榮辱之府也志於道矣則爲聖爲賢爲善類也故風雨無可乘之機利名干戈無可投之隙何適而不寧哉苟不志於道則

爲狂爲愚爲不肖內無所主外無所制冥迷顛沛其覆也可立而待於寧乎何有余字寧寧諭師曰以道俾知寧之所以寧也書云平志以道寧

季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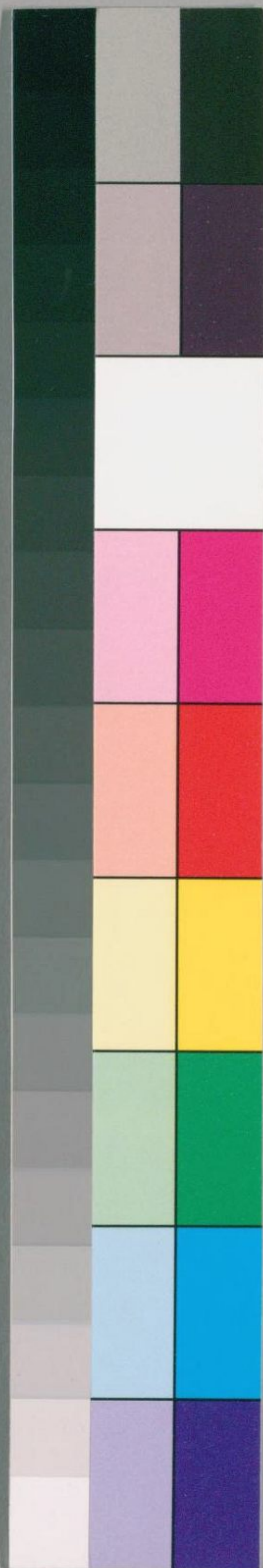
學不難執而不通者爲難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病在不通也通前藏教通後別圓雖出世間之學無以易此天台融上人求字於余融爲會爲和爲結爲通其切於爲學者尤莫通若故字之曰季通三觀內融天下之故將無往而不通融乎勉哉



無文印

五

五



無文印卷第十

題跋

跋康南翁詩集

南翁早受句法於深居馮君來江湖從北磵游而文與吳菊潭周伯弜杜北山肇淮海輩友故其學益老深沈古淡不暴不燿如大家富室門深户嚴過者不敢迫視年逾三十挾貧而死惜哉十數年來士之奇秀者老天必奪其魄余識字不多亦不見恕而被之奇疾然猶後翁死者[illegible]掘之力也使翁之詩拙於余文死期必可緩惜翁不知此耳余既爲翁惜且爲士之奇秀者懼焉

跋敬自翁廬山行卷

余別康山十有餘年飛瀑長松頻來入夢自翁示余山中行卷便覺五老三峽兩峯千澗皆在吾几案上矣雖然殘山剩水浮嵐軟翠間意外有句旁睨二南而上薄騷雅余病弦廢吟未暇與翁相從畢茲能事

書靈巖草堂天目行卷

天目諸峯異時參寥風雅之域二百年來無敢涉其境者吾友草堂乃以單騎深入其間壯哉翠微人家元祐風流猶有存者惜其不偕行共聽隣林檝杼耳

書悟上人金陵詩卷

余頃游金陵對晉宋山川不敢吐一語常恐沈謝諸公見笑於地下悟上人示余近詩所賦多余舊游余欲言者悟既言之余奚爲哉悟若西還盍持此語爲余多謝鍾山石城也

書俊癯翁送清別澗詩後

癯翁詩云萬疊青山繞茅屋閑灌春畦分杞菊荷鋤歸來逢故人相對衡門數脩竹江海合并能幾回折鐺煮茗話幽獨春色蒲節花木香天開圖畫山川綠

別翁十年見詩猶見翁也天開圖畫之山川余夢想已不復到行將荷鋤山中從翁分杞菊矣春色蒲節從余游者非別澗不可

跋復休庵詩集

休庵受止齋文章印寂寥短章春容大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余暇日於蕳磵勳得觀此集優柔簡淡應律合節如耆年長德步趍穩重精神閑暇而忠厚之氣浮于面目望之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洎浮淫新巧之聲作中和淡泊之音廢始於江左盛於唐季餘波末流横出於乾道淳熙之後正音不競猶壞絃弊軫不滿人聽嗟夫詩道亡矣安得如休庵者出與之相從極論風雅遺音哉

跋禮菊泉詩集

參寥參以十四字受印可於東坡舉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名諸孫禮菊泉嗜詩有家法如鶯在元豐樹上啼掃階雲上帚亂泉飛作雨讀之如嚼秋菊酌寒泉心脾肝肺皆乾坤清氣使生長元祐間纔纔脩名未必落參寥手矣天下未嘗無參寥百世唯一東坡余嘗盡讀參寥詩重爲菊泉太息

題越山詩卷

越山詩讀之若艱深晦澁而中有優柔平淡存焉詩家謂艱深晦澁易造優柔平淡難越山能易能難非學之篤吟之苦能事未易至此余出遊人間乾坤清氣不復入手矣埃濯而清揚乃於此卷得之

題方秋崖開先詩卷

秋色一崖清照天地而又暑中看雪於雙劒之下毛骨心肺皆冰玉詩之清無足怪者併令李白不能奇不獨爲蘇長翁發也

跋紫極宮揖松一默堂詩集

首篇刻太白東坡山谷題紫極竹字韻三詩坐揖青松堂中主人庶乎能默矣寂寥短章春容大篇無乃戾夫默歟默之時義大矣棹夜郎船和淵明詩携被入子城宿皆坐未能用默也叔起以默名堂使登是堂者誦三君子之詩而有感於三君子之出處其意微矣諸君子乃未能忘言何哉天風忽來老松所以奮髯横點頭者以此

題月池詩卷

天地無所容其清故融而爲月水尤清而活者也詩以清爲體活爲用仰觀俯察得天地之至清詩之進也孰禦雖然清不活則拘而瘠活不清則放而踈唐人三百家能免此過者極少詩可以易言哉余少也學夫詩欲寡過未能今口挂壁矣若扈能事欲進試臨池掬月以余言參之

題章一齋泗川詩集

詩能窮人受窮於詩者古今幾郊島讀其詩多悲嘶幽憤以鳴其寒餓語涉世教治道者絶少泗川章君嗜窮如蔗故嗜詩如蔗傷時憂國時發於遥吟俯唱

間與窮相忘非前所謂鳴其寒餓者也洄川有母行年八十有九天台茅屋又爲秋風捲去得於天者窮而已負其窮以遊四方誇似諸公貴人而少能療之者今又與窮俱反矣而面目烱然挾華頂石橋秀色無憔悴可憐之狀可以知其與窮相忘也窮益固詩益昌憂深思遠清越悲壯它日集中豈止飮馬長城窟而已哉身窮一時語流後世向來郊島皆然也洄川志之

跋古心爲岳甫姪作草塘記

六經在方寸間而學者多求於紙上池草生春蓋經學散在萬物謝家兄弟不能領會而溢爲章句吁可歎也古心侍御心古學古爲文章亦古爲岳父姪作草塘記片語隻字皆從方寸流出觀者若泥紙上語則死在句下水蒲長塘光風好春六經活意浮動不可遏岳父隱几靜觀無得也無不得焉無不得也無得焉嗚呼不如是不足與語學

題馮深居簡翁序

深居先生飽道足學肆筆而書契道契理如箭中的爲簡翁作此說發明入道之要徑正直截雖老師宿衲不能道然既曰空諸所有矣而又有眞實之可取是所有未嘗空也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曰起曰造一耶二耶

題開先鎖劒亭柱

寺倚鶴鳴峯東南林麓低回而展衍雙劒一峯直西北隅倚天下矚因山而屋自寢至門其降直百步無層樓重閣收召劒氣奔突橫放寺用不競居中位正着亭爲宜射斗龍光有所蔽而不泄壓埃野馬有所限而不入寺其興矣夫

題觀瀑亭柱

瀑之源發黃石巖界破青山色可以遠望至青玉峽惟落磵飛雪而已路入松陰少折西北白龍夭矯飛舞眉睫間因着亭松下受飛流濺沫之勝倚闌小立毛骨當有仙去者爐峯日暮暝煙浮紫安知太白之不來也

跋樗翁帖

某從判府寺丞秘閣樗寮張公游二十年幅紙往來好事者皆爭持去篋中所藏蓋西還後十數帖也開慶改元秋九月胡馬飲江冬十一月破興壽明年二月犯江西二浙戒嚴其來開先適與亂會僵卧黃石巖上自念平生所學者死事死於鋒鏑死於老病等死死何憂二老遠在東海之濱是則可憂之大者夏四月王師逐北江以南無寸矢急走一介行李問無恙秋八月書還老氣硉兀與翰墨爭鮮明足以觀所養亂後得書幾若松下剖甕所見者不可不刻之石

公鴻筆麗藻已滿天地間此書刻不刻於公不足道也

書存獨室壁

成上人榜所居室曰獨存余錯綜之曰存獨周孔之所教莊老之所談釋氏之所傳皆不出此獨著乎心脩諸身行之天下達之萬物皆此獨也存在我行不行在時存矣而不行庸何傷觀身無所有觀心無所取觀法無所住獨且不可得烏乎存成思之

題東坡墨竹

長公在惠州日遺黄門書自謂墨竹入神品此枝雖偃蹇低回然曲而不屈之氣上貫枝葉如其人如其人

題馮深居憇庵說

棠首座示余深居憇庵說因問其出處曰今年次東淛去年留西湖前年寓維楊又前年客鄱江不數年間若江若淮若淛游歷遠遍余聞而嘆曰大矣哉憇庵三昧乎踏破虛空誠如深居所云矣在家行脚果如深居所云乎

題雲卧書

雲卧師卜築曲江時寶希世寶相其役白漚萬里余方倦游西山暮雨中縛茅豈無地世亦豈無荷鍤相從如寶希世者安得如琬上人爲余勸發哉

題澄古潭水仙

風味存乎中者不必淺英華現於外者不必浮此古

潭之深意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跋槫寮書九歌

槫寮先生多書九歌擘窠大字如此本者人間無第二本沈着而不重滯痛快而不輕浮藹然詩書之氣流動其間于湖死百年無此作矣雖然先生豈獨以書學誇後世哉忠君愛國不能自制孤悶隱憂寄之翰墨先生之心屈平之心也竊窻東游行李中載此而返無乃大富也歟

題郴王磵山水

叢桂小山豐草長林十年招隱悠悠我心玉磵筆端大有餘地能爲我着茅屋於北山之陽南山之陰乎

跋百牛圖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太平氣象盡在此物間青草連天一蓑春雨吾將放牧于大江南岸矣短笛横吹後先趂逐於夕陽滿地之時從我者其秀上人歟

跋持宗主書烏欄角行

肥牛在田帶雨深耕尚記兒時聽春風桐角於東阡西陌間青山入手流轉四方不復知有田家樂矣讀借菴此行昔者舊游居焉在眼清和圓正宛轉抑揚甚矣此詩如此角也淡煙疎雨江南春色尚無恙安得荷鋤學稼與老農相周旋使卷桐而吹之歌此詩

而和之以遂吾天樂哉

跋皎如晦墨跡

張長史草聖入神品而精法尤精妙遣筆行墨其勢未嘗不同前輩論書謂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言其俯仰折旋雖有春容疾速之不同察其風神蘊藉卽非第二人也善觀如晦用筆意者試以余言求之

跋靈源清禪師題山谷墨跡

山谷回自荆南訪靈源於雲居留數十日乃赴太平不兩月遷宜春暮年所得寸長尺短靈源知之爲詳其曰庶幾於顚末及於龐非苟言也元符紹聖以來士大夫學佛不下張無盡惟此老耳異時黔南道中午館睡起悟入有大過於聞桂花香處天目謂末厠顏龐非但山谷不甘正恐靈源亦未肯也

跋參寥蘿月墨跡

參寥作字得蘇長公用筆意而詩絕不類蘿月後數十年乃出字與詩視參寥未多讓惜不出於慶曆之時不見諡於長公耳余嘗歷觀乾道隆興諸老語言文字皆渾厚儼雅如抱道君子端冕而有德威者嘉泰開禧以後翰墨一變艷麗如時花美女非無動人春色也所謂蘊藉風流則逝矣世道升降人品高下於此可想偶閱二帖起余三歎

題蘆雁

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矣白蘋紅蓼江南岸何地不可歸宿哉

題蒲萄草蟲

汴都南薰門外蒲萄一架九十里炎夏烈日影不到地民物昆蟲熙熙然往來緑陰清影間今富陽道中蓋高皇帝彷彿舊京遺制也百年故國茂草連天蛸飛蠕動不知翔集何所造化春色乃獲於紙上見焉悲哉

題畫魚

不恃鱗鬣而猗角不以濡沫而親踈不隨群隊而浮沈不待風霆而變化畫師蓋知道者也風波種種吾方倦游相從江湖非魚而誰哉

跋米元章帖

阿章無恙時日費墨瀋二升乃已不盡則飲之不棄置也興來引臂如快馬斫陣奔突超放不可禁遏然求其舒徐容與於天街御陌之上鳴和鑾而逐水曲則恐有遺恨耳

題百禽圖 牧溪作

余家江南與禽鳥相爾汝畫中所見皆舊識也風蒲雪葦間但欠著余短策耳慮中若見牧溪為致此意

題墨梅

標致清絶如雪後諸峯精神閑暇如林間君子雪壑人品如許而以此畫為配無乃太清乎

題虎圖 有僧植杖旁立

物我两忘則虎之與人初無爾汝肝膽楚越則同室之人無非是虎植杖道人知不知我欲叩之惜無語

題華嚴經

未發足時目有徵眚徂閩出淛滋甚百藥並試自若也客大童曰許書雜華祈佛陰相或誘之曰疾之安否有命龍天肯私若哉不幸而爲左丘明經將若何甚然其言淳祐癸卯自雪竇來疎山借室拜書明年八月絶筆安奉衆寮回向心初照四天下如老趙州循見旋元如阿那律求法無厭如善財童子行門深廣如普賢大士成此大願龍天其終惠焉

題西湖圖

坡仙吟不到處牧溪畫得到牧溪畫得到處無文香不到往來西湖三十年少也冥心癡坐脚力不暇及今病眩倦游眼力不能及不獨媿西湖亦媿此圖也

題梅花莊三大字送趙梅石

景定甲子冬訪樗寮于桃花源上明年西還翁手書梅花莊三大字見遺又明年翁仙去遺墨在傍凛凛有生意舉而納諸梅石主人刻之苕霅山中梅花樹下他日東遊却請充莊主清香十萬斛當盡情收拾糶與春風決不敢圭合逋欠也

書龔講書怒龍圖

氣如秋霜之嚴面如彝鼎之古進不肯飛揚
庭退甘隱約乎雲之渚蓄而未施施而未普遯世而
無悶聖之時者也奚其怒

書趙騰可雲萍録 録名説頌叙家世師友外寫平生所作詩

東湖僧道璨姓瞿曇氏釋迦老子五十三世孫曾大
父妙喜宗杲大父無用淨全父笑翁妙堪曾大父憂
君愛國語忤秦氏遷衡徙梅一十七年其道大振千
載人也
幼從晦静湯先生游聞知行大要薙髮入叢林求千
聖不傳之學歷見諸老皆謂無言可傳無道可授周
游吳越二十餘年空無所得若有所得則非吾所謂
學矣
少學夫詩老不加進而嗜之無斁若七言四句則得
於七佛五言則得於楞嚴圓覺古風長篇則得於華
嚴涵泳雋永如昌歜如羊棗如天酥醍自則不能措
一詞也

題王總幹四梅

雪來花上花在雪中皆天下白也春風忽來香蒲天
地是花乎是雪乎
清足以廉頑直足以立懦歲晩相看有此二妙天地
間未寂寥也
一點兩點飛揚高下卒然見之如行首陽之

夷齊也保此潔白嘉惠巖谷風乎風乎無[illegible]
疎影横斜水清淺逋仙爲梅兄寫影最逼眞[illegible]觀此
畫誦此詩莫知其爲詩也莫知其爲畫也

書唐子西傳

眉山公出仕時二蔡已用事無盡公當國天下事已
有甚可憂者公所挾與時不偶其黜也宜使公馳騖
慶曆元祐間出入司馬韓富諸老門何止以文章名
後世而已不與年少爭春風是豈梅花之謂乎

書龔季顒所藏康節先生買園詩

康節買園以熙寧七月十三日季顒買園以咸淳七
月十三日後先相望百九十有五年卜居之心相似
也受券之日相似也爭出錢者二十四家今復有相
似者乎致軒史君已効司馬公作倡矣安樂一窩不
足爲季顒憂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别看天此
事不當獨付康節也

書薦福咸淳免經界碑陰

新天子即位之三年廷臣奏令郡縣不可爲實本於
經界不正履地而賦莫詳明於紹興板籍自飛走出
入之弊行強民黠吏相與爲市異時詳且明者遂不
可攷欲令諸路守臣嚴行釐正俾復其舊制曰可夏
四月鄱陽首奉詔薦福田以畝計僅千七八百無盈
縮無去來紹興至今自若也郡家書判甚[illegible]

子乃多方沮格返復至四五乃已寺無以賡
沮格也宜非位乎其上者有定見定力不爲其轉移
也幾希心可欺也官不可罔也天下之正理定法不
可磨滅也劉氏子姦計既不能行於淳祐又不能行
於咸淳自是而往百劉氏子夫何爲哉刻諸石所以
志其媿也

書張魏公荅大慧禪師帖

紹興七年詔賜徑山龍王廟額曰靈澤時魏公遷永
州先大慧遣開善謙禪師往求記魏公謂開善曰老
母修行四十年此事未得入手公久侍徑山多所聞
見頗少留與老母道話開善隨機應對秦國夫人證
悟班班見於傳記此開善留永時帖也魏公勤王遣
師以忠誠爲的而用兵勝負不與焉其曰用心積意
不欺天地鬼神此魏公心學也改過自省當朝夕圖
之不問窮達自強不息此所以爲千載人歟開善久
參大慧無所悟入而發明大事於入永道中及還未
升堂先大慧迎謂之曰謙兄且喜大事了當先大慧
驗人猶秦越人之於醫望而知其死生也魏公之學
先大慧之道皆百世之傳其何足以知之生長百五
十年後不及躬洒掃應對進退之役非恨歟

跋疎山砌路頌軸

妙印將深山巖崖中佛法花草向通途坦道[illegible]聲籍

甚矣諸公文從而暴揚之成人之惡春秋不[illegible]正名
定罪不當置諸公於妙印之下

題蛟峯按部詩卷

右史殿撰蛟峯方公行部南康賦詩十八首還臺書
以見授公將漕江西之明年其乃刻諸梓公之學主
於用凡士之所以立山嶽所以位江湖所以納萬物
所以育皆於詩乎見之世間立脚不宜低公豈苟言
也哉

無文印卷第十一

四六

徑山請癡絕和尚湯榜

熟炙橘皮倒用盧扁活人之法爛研巴豆是名佛祖
奪命之丹追配古人喜有此老其人道地藥草命世
醫王用易簡方四十斛横行海上起膏肓疾三千里
外識得病源惡毒時直是平和辛烈處絕無滋味使
大地人神清氣爽盡在此行提破沙盆玉振金聲全
憑辣手

雪竇修佛殿前明堂皇道榜

昔昭陵夢視人世心在山林今　天子治法祖宗光

浮翰墨揭萬世大中之皇道闢二邊偏見之邪途先佛後佛因此而出興欲天梵天由是而升降頗怪春風多事忍令蔓草難圖盡力剗除豈無巨靈擘泰華之手從頭展布須奔黃金如糞土之人目前徑直而不歷階梯腳下坦夷而渾無滲漏只貴入門便見不須向外別求明月一方看玉珮陸離自天而下慶雲五色仰金容晃耀如日之升開太平基祝 聖人壽

饒州嶽廟鈞天閣修造榜

任社稷生民之討帝之爲道蕩蕩甚焉通天地萬物之情樂之感人有如此者不忘古番城三生願力遠自七盤嶺一夕飛來由宣和迄至于今上橫華閣歷嘉定重修而後多涉歲時朱簷歆燕雀之風碧瓦亂鴛鴦之影宗廟百官之富盡在是矣工師大木之求豈可緩哉披繡闥俯雕甍乾坤不老送夕陽迎素月金石相宣盡洗桑間濮上之音如遊洞庭咸池之野倚闌干十二問人間尚隅幾塵閱春秋八千舉天下皆同此樂是真植福誰不結緣

徑山請癡絕和尚疏

前輩凋零莫甚嘉熙淳祐故家全盛無如圓悟應菴所以後世子孫皆有乃祖風烈某人百年遺老四海一翁直指單傳非今人之所易出游歸隱易諸公之所難不逐春風於桃李之時堅持晚節於冰霜之後

念吾道將墜地矣今何時欲安眠哉兩徑松聲皆昔年之相識一節秋色望指日以來儀拈一瓣香祝九重壽

江湖勸請庸越臺住紹興府法界疏

昔妙峯赴妙因之招灰寒火冷纔佛照行靈山之道雷厲風飛欲起乃翁故家且看阿戎初步某人祥麟一角威鳳九苞五千里來自海南瘴雨蠻煙老其氣骨二十年薄游浙右菱歌漁唱換却鄉談結法界香火之盟適謝傅風流之國鑑湖八百頃此行盡大其波瀾廣廈千萬間莫負相期於歲晚

江湖勸請靖雲畊住廣德報恩疏

大江以東叢林不堪着眼中峯直下此郎乃可起家清廟朱絃必有遺音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某人皎若玉峯之立淵乎古井之深同宿覺一處生緣受滅翁十分印證首座已行脚如靈樹之有雲門侍者參得禪猶東山之有圜悟當一老掩光之後豈諸公袖手之時古洞花開毋共劉郎深隱長庚路冷合念先師此言珍重兹行莫負所學

諸山勸請惠西巖住天童疏

雙徑諸郎各具滅胡毒手中峯四世公為有道曾孫豈宜遯在大江之南合亦橫行東海之上某人通身活眼信口生機軟頑傢裹挨拶得來文武火中蒸煑

不爛由東林遷太白比應庵出處畧同以蜀士繼隱
州與癡絕後先相望挂一帆之秋色乘萬里之天風
在昔乃祖叢林中興可待只箇舊時車子要看橫推

江湖勸請源靈叟任靈巖疏

圓悟三世而至中峯落巨浸於九淵之底破庵一傳
而得雙徑燦朝陽於百卉之間其唱道爲國中之師
故得人皆天下之士某人三十年歷諸方門户二六
時無雜用身心雪冷霜嚴死在癡翁室内風飛雷厲
活於無準棒頭圓熟語言如走盤明珠痛快機鋒如
倚天長劍念大法寂寥之際正吾徒扶植之時乘扶
搖萬里風薄游滄海用軟頑一着子高建法幢

請省東岡出世東山疏　後甲乙爲十方

叢林中本色人不堪屈指東山下左邊底善用有誰
自開户牖者固難與言不通水泄者文無足道可以
激揚此事是豈尋常阿師某人是透關人得翳睛法
圓活清明如風行水上和平嚴肅如春在雪中泛扁
舟遊五湖乘興而往問薔薇開幾度盡歸乎來建癡
絶老子宗乘交忠獻故家人物發揮所學大先佛千
載之傳珍重此行慰太傅九原之望

江湖勸請觀物初任大慈疏

惟昔佛祖之道大學而後知自離言説之論行置而
不問孰知酥酪初無異致譬猶江漢均是朝宗若作

同臭味之人難與議聖賢之事某人瘦露秋山之骨
語敷春物之華爲北磵流末後之遺芳薄游滄海念
衛王有大功於吾教來布慈雲活死句於翰簡叢中
發生機於葛藤椿上傳千古文章之印固不愧於若
翁爲萬乘　帝王之師當毋忘於乃祖

瑩玉磵出世饒州光孝疏

積尋負千載之學起自上饒應庵爲百世之師奮于
光孝懷兩翁而不見慨大法之難扶天下豈無人哉
首座已出世矣某人接俗千丈苦吟半生書足以記
姓名非吾所好道可以敵生死舍是焉求無白水眞
人不能買山有皇華使者直爲知己逾年弄印一語
發機如參寥受知於東坡非許詢難酬於支遁散春
色於葛藤椿上盡用生機死偷心於薝蔔林中頗參
活句瓣香三祝　天子萬年

道劍門出世南康能仁疏

三百六十歲受天地至清之氣八萬四千偈發口耳
不到之機把茅在南山之陽主人來西湖之上某人
自小行脚如新發硎踏折斷橋喪却赤窮性命踢飜
介石悟得向上機輪眼明蘆阜之諸峯面帶延平之
秋色吸乾左蠡盡收透網金鱗竪起劍門且驗過關
衲子如此祝　聖無愧開堂

徑山御前化萬佛（一佛爲千佛上九佛在火燄中）

五峯秀整攝乎大國之間萬佛端嚴置諸高閣之上於泥團中成等正覺向火燄上轉大法輪欲納斯民於極樂之邦故與　聖人爲不請之友前後皆同一字號曰天王如來光明遍照十方是爲金色世界日月不老功德無窮

徑山西寮元夕化湯茶䟽

露柱燈籠同現光明法界藥爐茶竈就結懽喜因緣集草木之英華會椒蘭之臭味滿堂皆上客莫怪空踈活火煑新泉普同供養大家相助好景難逢

明眞教寺修造䟽

天花狼藉支道林曾此談經人物風流許元度嘗來聽法尚論故家之全盛忍看今日之蕭條夜雨打頭陳如尊者置身無所秋風捲屋僧伽大師坐席不安況解脫之門載飄載揺與出納之堂無二無別要見眼前突兀須憑筆底神通一舉成就四緣此話流行千古鐘鳴鼓亮發吾人未盡之音玉振金聲稱梅麓絕奇之記

靈隱化鐘樓浴堂䟽

樓閣凌空揚逸響於乾坤之內聖凡如海納百川於涓滴之中大開清淨法門顯示音聞佛事弊漏至此極矣更張其可緩乎桃李無言近上林之春色風雷借力發造化之生機眼前孰非好施之人天下豈有

難爲之事大小隨吾扣爾冷暖惟自知之即耳處而
悟圓通更上一層始得向鑊湯而成正覺要令合國
咸知聲教無邊恩波不盡

西湖相嚴寺化僧寮疏

近水樓臺勝絕湖邊望刹擎天柱石曾隱天下相儒
盡起震風凌雨之弊廬已費旋乾轉坤之老手月明
午夜尚多遶樹之烏春入萬家少念營巢之燕散黃
金錯落開碧户玲瓏收天地於六窓自張白眼倚闌
干之一曲閑看青山

化笋疏

獨立無依自是軒昂頭角一尖纔露便能撑柱叢林
曾經鞭逼處出來直是埋藏他不得卒地折嚗地斷
親見一回咬不破劈不開難瞞衆口

化瓜瓠疏

本根充實叢林方可出頭枝葉婆娑到底終無用處
須向葛藤邊一刀兩段自然草窠裏獨露全身爛煑
出來受得他家辛辣等閑拈起塞斷衲子咽喉非小
因緣是真供養

吳仙姑化僧牒疏

某生長西蜀流寓襄漢萬里一身無所歸宿遂從
方士受吐納抑縱之學今已十年比來京師卧病
旅邸追省平生苦心無得力處遂於夢中默誓茍

獲更生當盡弃舊學從佛者遊旣誓即愈載惟佛
恩難負擬受僧服而鬻牒重費莫知所出然長安
十萬家皆吾檀越一僧牒夫何難哉
故國巢空無燕雀棲遲之地長安海闊實魚龍變化
之鄉崎嶇千里遠來回向十年初志宴瑶池醉明月
豈所欲哉入青山臥白雲從此逝矣借春風於萬户
降 聖澤於九天發灌溪劈箭機鋒只用末山半杓
躍妙喜凛金爐冶未瀚無着一籌此話若行大恩可報

靈隱泉南化齋襯縐子如意袋疏

一刹在西湖北山之間門庭似海多士來四方萬里
之外單鉢如雲以圓覺爲我伽藍盡大地皆吾檀越

王舍城中擊鼓刺桐花下赴齋落百念於白晝之時
挂兩眼於青松之上無心受施萬兩黄金也合消信
手發揮六合清風隨步起十分如意一笑便知

薦福化主疏 四

開門以攝受方來莫如湖寺立我以宰制萬物大有
衲僧荷花揚柳爲其發機醍醐酥酪食之無愧豈徒
爲口體之奉乎以養龍象之姿爲丈人屋上之烏則
吾豈敢是舊日堂前之燕不厭重來施受俱忘福德
無量

東湖之上祖師生氣至今凛然南渡以來諸老流風
猶有存者奔走天下衲子建立從上宗乘大轉法輪

毒藥醍醐初無異味單明自己空劫日用豈有兩般
塞斷咽喉掃除枝葉萬世古今同一陶冶存乎其人
十方國土皆名衆香求之在我
鄮鎮大湖之上勢壓江南寺經諸老以來名行天下
開大法席接上等人口解噇空肯說正因兩字眼不
挂户單明向上一機折脚鐺爛煮春風無底鉢滿薰
和氣覓心了不可得豈曰宗乘小補之哉於法應無
所求何止福田利益而已
大安大樂莫如薦福法門頻去頻來可笑無文老子
提衲僧向上巴鼻結番人未盡因緣春風十里之市
聲夜雨一堤之柳邑見前佛法不隔絲毫納虛空於

無底鉢中百味具足生馨香於一毛孔內七日乃消
爲布施人作利益事

化結夏齋疏

結夏有齋寺不自辦而求於施人者非一日急景
如流受施者甫去求施者復來亦難乎其爲施者
矣然施門大開洞無界限決不厭其頻來也
大地是圓覺伽藍通身放下端坐受人天供養蒲口
脫空若非無慚愧底人難與論宗乘中事平生不願
見佛肆大闡提飽食無所用心是眞精進受用如許
布施何妨

求僧疏

出嶺二十年居無定所短髮三千丈老不饒人厭聽窮鬼之揶揄羞見少時之輩行手植青松一萬樹肯退大心氣壓黃梅七百僧只消四句念此道墜地久矣謂後世無人可哉以圓覺爲伽藍便與麼去盡大地是自已作如是觀現比丘身了丈夫事

翠巖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

大宋軍州三百餘所惟四明多是名山雪峯弟子一十四人獨老參號稱上首室廬在翠巖桃源之上聲價列天童玉几之間雲門大師曾振錫而來篤素先生寶埋玉於此頗怪藝攸之不恕未信梵刹之難與萬里浮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離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釣竿直拂珊瑚樹不同汗漫之游赤手抉取驪龍珠要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歸來

正續入內化裝佛裝藏疏

雲樓月殿寺疑天上移來金牓玉章額自日邊降下前佛後佛同時出現大藏小藏從此流通要見放光動地之祥須藉旋乾轉坤之手素富貴行乎富貴無邊剎境在毫端是裝嚴即非裝嚴萬兩黃金也消得

徑山化楞嚴會香燭疏

水雲普會踞圓覺而住持口耳俱忘用音聞而修證九十日內不離是定二千年事只在于今平等發心

接續光明之種大家出手發揮知見之香

北關砌路疏

奉口一路國之北門也舊隄圮壞車殆馬煩安撫尚書已倡繕修之役長者居士從而和之事不難舉矣

大道透長安久成凹凸春水滿四澤不辨東西士民懷登頓之勞畎畝失隄防之助幸府尹展經綸之手與國人闢平坦之途從根脚下穩審用工庶往來時履踐着實簷聲滑滑從教夜雨連明月子彎彎聽取棹歌滿路辨此奇事必有可人

薦福法堂上梁文

伏虎師受戴叙倫之施庵有湖山古塔主爲范文正而來大興禪學如洪鐘巨鏞聲滿天地如景星霽月光照古今懷哉若人慨焉孤悶起百年之已廢豈一飯之可忘無文長老爲母還鄉信縁住院平日不談世故或謂其踈嬾分畧振叢林姑試所學一日必葺三年于茲顧瞻數仞之危堂曾經諸老之說法應庵萬庵不可作矣松源曹源其誰嗣之尚論祖室之盛衰大懼宗門之顛覆寥寥千載耿耿寸心花雨諸天笑空生執之失度草深一丈惜長沙放去太奢用掃除建立之機爲開示悟入之本孰曰修造而非提持是用作歌未能免俗

東諸老難追兩眼空活意生機無恙在一堤楊柳
萬絲風
南東風十里市聲酬未入門來相見了燈王座上
不須參
西一印無文手自提不住語言文字相佛來也放
一頭低
北垂手不能空費力頗怪春風多事生枉了飛來
花五色
上面目全無難近傍客來探水有烏藤與伊拗折
歸方丈
下春染湖波綠如畫岸花汀草長精神伏虎門庭
非昔者
伏願上梁之後國家閑暇佛法興隆有太原見雪峯
底作畧乃登此堂有趙州驗茱萸底眼目乃陞此座
舉頭數屋桷山僧不解放憨背身着草鞋衲子儘教
逞俊

感山依雲閣上梁文

展開窻下之溪山地誰云狹放闊眼前之境界樓不
在高收天涯萬里於一覽之中卧世間小兒於百尺
之下此舉出人意表何爲合住其中花外日長明千
聖不傳之事茶邊夜永觀一遍未發之機同經異論
者攝之使行演雅命騷者麾之使去蓋維摩室內無

非大士而曹溪門下不許俗談作四方上下之歌頌
北道主人之意
東一片閑雲卧此中語客隆興乾道事月明樓上
有疎鐘
南寨上遺書有紀談只作語言傳誦去懸知老子
不能甘
西碧桃丹杏已成蹊一笻海上横行去回首方知
劒氣低
北雲徑樵歸能領客共倚春風十二闌眼中各自
看山色
上我欲借樓披萬象説與堂堂雲卧翁莫道丈人
無輩行
下舉世炎炎苦長夏清涼樹下有高風賣與時人
誰着價
伏願上梁之後賓主皆一時名勝笑談極千載風流
雲散月明弄晝闌之花影泉香火活候湯鼎之松聲
入此門來莫作境會
右語
佛成道
大定如如木槁灰寒於六載明星爛爛雲開天霽於
一時與大地生靈同證同修故萬世古今無二無別
旨哉聖學允也大成伏願劫濁界昏益堅光明大藏

天荒地老常轉清淨法輪

祈雨三

十日不雨忍看南畝之無成四山起雲柰此西風之作惡民之禱也久矣天其謂之何哉重繙大部而叫閽奉爲群生而請命伏願神龍効職決九天不盡之恩波旱魃收威回萬物無窮之生意

七八月之間旱天實爲之千萬人之一詞苗將槁矣顧此密雲而不雨益知卒歲之可憂載誦微言仰祈終惠伏願迅雷大震起重淵久卧之龍沛澤横流蘇大野垂成之稼

遥瞻閶闔屢陳懇切之詞未沐恩波敢致再三之瀆憫生民之無禄宜天意之不回陽君益暴其威靈風伯又張其氣燄無策可求於一溉有聲難徹於九閽伏願淨洗氛埃决天池而下河漢大轟霹靂驅旱魃而入無何

禳火醮青詞

仰瞻乾象凜奇禍之可憂內省臣心實吉祥之所舍密移造化僅在須臾伏念臣某娱侍偏親居連季氏俯見屋廬之成就庶幾母子之安居赫日當空咸謂天星之飛墜垂光下燭深疑熒惑之流行舉室震驚反躬祗懼與物周旋而豈無緣災去天咫尺而並在鑒臨或因土木之妄興輙犯乾坤之大禁九關在望

百拜陳詞伏願察伏櫪之悲鳴念營巢之辛苦陽張
陰翕運回天轉地之機弟憑凡呼罷曲突徙薪之役

無文印卷第十二

祭文

笑翁祭余參政

公自草萊一飛沖天袞袞功名逾三十年身居廟堂
心存佛寺觀其規模衛王是似出殿豐沛遭時孔艱
惠化旁宣春在花間越人纍纍白骨重肉如富鄭公
作青州牧皇皇袞衣東歸里門扶杖父老咸告子孫
今來相公昔我鄰舍爾賈于途我耕于野罷爭休訟
毋至甘棠恐妨相公清溫萱堂天子曰都東民已化
盍歸乎來宰我天下王音方至奄息已夾山頹梁壞
疇能不哀嗟我何人受知一世出游歸隱曾無二致

問其安否訪其衰遲易簀之際尚能念之淪茖矣詞
神交言外携手同遊大寂滅海

笑翁祭母

嗚呼開九袠之年華賦一生之康健母之愈於人者有此夫然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譍門五尺之童於是二者獨不愈人何哉其也不羈出遊忘返置愛別離苦於度外視生住異滅於一致不惟以此自勉且為他人勉矣是故夢斷故鄉身遊江海不知孰為離孰為合仁義道絕恩愛情忘不知孰為母孰為子也雖然升忉利天三月而後返者蓋未始忘情於是某之去淨慈却承天庸可已乎噫一漚滅而大海風休片雲生而太清容翳虛僞不根大率若此我將開廣大圓照之鏡恢甚深寂滅之場與吾母遊乎其中息乎其中歸復乎其中一生一死間不容髮蓋嘗聞之矣列饌而祭撫龕而慟豈其所聞哉

笑翁女孫祭祖母

吾家骨肉陵滅欲無祖母一姐哺我如雛歲晚天寒蕭條門戶燕雀過之亦相驚顧方春之初一姐復殂更相為命其祖母歟祖母病時我疾亦革連床相望幾至奄息默禱老天願我先之代我祖母壽登期頤老天謂何竟奪祖母雖有我身亦安用許內無族黨外無懿親惇惇子立形影為鄰豈無伯父可依可倚

華髮蒼顏相望千里言舉襄事翩然來思雲與鳥逝
又將別離我有疾痛其誰存撫我有急難其誰扶護
祖母往矣我憂紛如一慟永訣嗚呼天乎

湘絶岸祭父

嗟我先君古之天民嗜酒忘世耆書忘貧諸孤淪謝
獨居吊影十數年間如一夢頃湘也漫浪魚遊江湖
豈不懷歸形服已殊風帽翩翩紵袍練練尚記頃年
道中侍見白眼相向交臂横趨黯然別色莫吐一詞
西遊得書和淚方讀訃音隨來萬死莫贖竹爐晝冷
禿燈夜昏寂寞几筵坐閲六春乃樹乃封敢忘子職
可人伯兄同謀叶力伯氏墓田松桂成陰下有隙地
高潔幽深將以來辰忍死襄奉瀝血矢詞莫寫哀慟
雲深天闊我將再征孤死首丘欲學未能有大圓鏡
充塞天地父子團欒庶幾在是

[redacted]上人祭父

嗚呼生不能承歡於膝下死不能寅奉於几筵其之
罪何如哉然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生死別離如夢不
實吾父之訓也異時嘗以是說質之東南宿師大衲
矣歲晩庭闈深談密語千里遠來之本意也一簪華
髮而相見無由秋堂夜深而寒螢亂泣今夕何夕尚
忍見哉雖然縗衣縞服曲盡禮儀非謂養生送死也
煙笻雪笠漫浪江湖非謂情忘義斷也迎之而不見

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曰父曰子各不相知子道畢
矣嘶哀茹苦瀝血矢詞昭其禮也

祭先師塔

問脩途而再征望松楸而墮淚歲行十祀矣春入林
端宿草蔓蔓芟夷蘊崇之西歸第一義也嗟夫先師
靈骨異時覔之於閩山浙水間矣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果在西山原上哉雖然無事外之理無理外之事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蓋謂此也挈挈此來刻舟求劒
自不容已耳

祭撫州趙知府

超然雪齋去天尺五猗歟我翁躡父越祖十年從戎
赤壁武昌眼老陣雲氣吞大江有社有民亦復在是
手把春風吹噓生意泰山梁木壞于汝濆邦人龥天
耳不忍聞秋雨不來賊我禾黍大丹不靈夭我父母
我飢我寒誰飯誰衣問天不語揮淚成池受之也豐
用之也嗇我思古人千萬十百羊角山人疇昔心期
玉珮陸離夢中見之驕氣御風周流八極我亦何爲
爲天下惜 趙侯臨終之夕夢羊角山人相見羊角山人臨川隱者也舊業在府前百步

代祭甘舍傳沂父

嗚呼沂父其遂死矣乎母老子幼沂父將安之乎吾
伊誦書鉛朱校字熚然而棠棣生春肅然而鴻鴈鳴
亭沂父之與吾兄弟相處猶一日也期會於功名之

亨衢凌厲於世故之風雨相期期又非一日也它日歸自四方行李未定沂父已翩然過余今焉歸來沂父不吾過矣嗟夫才之茂者不必揚受之豊者不必施天人之不相偶每每如此吾於沂父獨何憾歟雖然仰而瞻垂白之老俯而視未翼之雛零丁孤苦更相爲命雖欲不哭焉得不哭哉

無準祭開首座

才忌太奇德忌太美端嘉以還士喪以此嗟夫元光之死余哭之慟曾日月之幾何忍復以哭元光之淚而哭子哉青松成陰稚子至止老我未死尚期見之

祭宜仲和

仲和書記既没之明月徑山交人某等乃克會哭于天開圖畫合詞哭之曰我哭石門日月幾何孰云歲晩又哭仲和千礎萬指不得一士乃於數月哭二君子秋山露骨仲和之癯春花染筆仲和之腴華木易衰仲和之夭脩名不朽仲和之壽曰文與名造物所仇所以夭君職此之由漁火江楓淡煙踈雨騷雅提封伊誰盟主回首呉松悽其此情白鳥滅没滄波顨

無準小師祭老彰

石之窪木之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既僊其躬復喪其明天地大矣公獨齡蛘斲輪老手巧於造化花自短長春無高下燁彼棠棣偏其反而却立東風哀此

一枝

祭笑翁和尚

道鳴東南逾四十祀大節實行標準一世其節伊何竹老松貞其行伊何霜清雪明某也不敏是則是傚師嘗語人孺子可教十年吳越朝從暮遊好剛氣直師不我尤前年西歸掩關茅屋書來謂我宴安鴆毒乃命我僕乃巾我車千里重來小次中都老墨淋漓促之至再豈不欲往車煩僕殆五峯春晚客以病聞曰既亟矣載馳載奔展拜榻前軒眉相視曰子遠來乃見道義問安侍藥自恨後時早料及此亦豈許遲病爲師憂貧爲師累追念昔者濟焉出澣我觀諸老夕陽已春師又往矣其誰適從烏乎哀哉

徑山两浙祭笑翁和尚

嗚呼道在叢林名在天下公論在衲子巍焉後學何敢睥睨其藩籬哉然觀其進退出處措注設施則萬人之傑一世之師也忿世嫉邪議論不恕如雷霆無心於擊搏而有觸者適自嬰之得謗大如屋孰曰不宜向非智識之高明植立之徑正難乎免於今之時矣嗟夫嘉定遺老十存二三而師又長往有志之士不其凛而衆芳日蕪群艾歲長謂惡不必戒善不必爲此論一勝朋千百而從之聖人之道其不大壞而極弊也幾希籃簋五峯之蒼翠俎豆雙磵之漣漪合

萬象兮配享師庶幾兮來儀

育王祭無極和尚

嘉泰開禧間先空叟倡江西之學于玉几師是時年盛氣銳振厲其間如文遠之在趙州耽源之在南陽也嗟夫空叟墓田松桂參天矣國中大刹布武而升方行吳越發揮家學屬意於師者極不淺也爛遺墨之鮮明羞衆香之芳烈塔中有靈幾何不愴然動色也哉傷今懷古憂心如焚誰其似之江東暮雲

祭緣幻庵

住如幻境界修如幻法門學如幻三昧幻庵用力於此其已久矣是故周旋給侍於圓照癡絶二老之間觀法如幻也低回婆娑於萬衆之底觀心如幻也支離磅礴於一榻之上觀身如幻也入如幻世間示如幻方便作如幻佛事所藴未究而脩然長往何哉薦如幻詞具如幻供修如幻禮幻庵其吐之乎

祭實上人

願而質柔而栗觀身無常根道甚力與貧相忘與死爲敵嗟哉斯人亦豈易得今亡矣夫吁可太息

四川人祭石山

處死易知死難臨死生而不惑又難嗟嗟石山病篤而自言未艾病間而自言必死不慭不變匪亟匪徐何其自知明而自信篤也萬里去家半生吳越學焉

至此不負所學矣十影之駒方行而麗一百煉之精方
試而鈌躍冶出奇泛駕載馳天不可問已而已而

祭無準和尚

徑山堂上佛鑒禪師入般涅槃之明月參學某追慕
不已百拜具奠爲文昭告曰維師道德其大無倫如
天行春不見其痕斲封破執隨根鈍利峻不設嶮平
不落地刋陳出新浚道根源少不病簡多不病繁望
重當世眇視一己量包天下不遺一士璨也未至師
溪其來亦既至只師謂其才相從三年恩意千萬從
行侍坐朝夕無間耿耿自好師置不論嗷嗷群吠師
若不聞暴氣增昏嗜書廢道定氣損書持養之要大

哉明訓皎如日星重提複命告戒丁寧我省癡翁父
留建鄴歸來問安喜泛眉睫曰我出處子盡叙之九
天遺奏子盡具之死生在前談笑自若察其所安如
三禪樂去年春莫往哭鄮峯孰云今年又送師終朞
年之間併送二老如此哲人天奪何早守其所學尊
其所聞敢不自勉仰愧師門

祭庸越臺康南翁

前法界堂上越臺和尚淳祐戊申中冬歿于四明雪竇
友人江西某時寓金陵千里聞訃哭之也哀明年春
還吳門客自長安來箸複以靈隱記室南翁之訃告
哭之猶越臺又明月歸徑山乃會江湖諸友于天開

圖畫合二靈而祭之曰乳峯遥遥飛來遐遐二士往
矣萬些難招院大如斗不華其德人孰不曰越臺可
惜詩富如錦不療其窮人孰不曰可惜南翁有志當
世不獲于命昔在聖賢同戹此病鄭彼妙峯我攀我
躋相彼石田我耘我耔宇宙之中脩名獵獵几案之
間遺藁爗爗多取造物百鬼瞰之其生也幸其死也
宜死而有傳雖夭而壽生而無聞雖壽而夭二士不
死與天地俱哭之者何里社江湖

東谷祭李丞

昔先正樂庵持文獻正印發明道統仁言膏澤至今
猶在天下封胡羯末世守舊學崑山之陽堂堂萬鐘
簴也公尤力學好脩有乃祖風烈白髮千丈而不易
其壯青衫一命而不華其老蘋渚借之而不留雲陽
望之而不至淮海風高邊城月冷授之以政試其所
學逸軌未駕而九原不作寬樂庵詩書之澤何其斬
歟老我城寺十有餘年秋堂風露夜窻燈火與公相
從蓋通家也遺像山立英氣凛凛揖之而不前語之
而不應平生兩眼不識有涙却立几筵潸其如雨

祭南康昇老宿

玲瓏峩峩可礪可磨虎跑涓涓可濯可淵公遊是中
愛忘其返臨碧倚青婆娑歲晚大江之南人物凋零
如殘秋葉如欲旦星嗟公老成夫豈易得譬彼歲寒

後凋松柏生耶死耶果何有哉暮雲低回悲風徐來

天童祭鄉人（自徑山來）

曹源正派匯于甬東躍龍淵之頭角者皆至焉兄赤梢鯉也鬣翻雲而鱗横海翔青冥而上河漢方且有待天風不來海波不揚困苦枯瘠殆涸轍之不如矣已矣乎已矣乎以斯人也止於是乎

祭安危峯

御止凌霄多士如墻兄於其間捷出横翔挺特自將豪放自許白眼自横清貧自處紛紛交道如馬牛風槩觀等視僅有危峯豈無它人狎比親昵彼疆此界自爲區域相彼三瀘宅而北隅風寒不毛有此人歟訃音東來初疑是夢載問載詢失聲悲慟我慟伊何非愛與私爲朋游慟非君而誰曰壽與才天不并授得隴望蜀鬼見失笑歷觀古人鮮不若茲猗歟危峯又烏足悲

祭明州淵上人

微雨西風黄花時節異時嘗哭迂兄矣往者不可再見方且惻然入念兄與迂伯仲也亦於此時長往何哉嗟夫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兄既不可免矣酌以寒泉薦之秋菊吾其可免乎

江湖祭明晦室

知進非難能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師來東南

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與病爲侶視其進退如盈科水盈而後進有礙即止我觀今世力挾貨取僥倖一得忍死不已聞師之風其顏有泚道之與時得此失彼古猶病諸師乎宜矣峩峩鄭峯特立不倚用舍進退曾不與是貽厥後人有此焉耳

孚燕主祭壽無量塔

道術行否繫乎時出處久速懸諸天繄我季父得位與時方且大鳴厥道而天固嗇之何哉孚也不敏何足以知之尚記指其從師俾其得度疇昔於我三致意焉太地平沈十三年矣望東南雲揮天際淚無頃焉忘之薄游五峯磅礴數載剪拂松楸有志未遂木杪秋枯風露增感千里間途拜省塔戶宿草蔓蔓而狐兎自馴老屋荒荒而烏鳶不下右繞一慟聲振林薄恨不俱殞也雖然博厚高明深固幽遠刼灰載揚而不然丗波横流而自若有大窣堵蓋若此也挈挈遠來瞻峯之下拂拭其題磚樹藝其宰木不幾於藻繪明鏡而滓穢清明者歟悲夫

祭徑山滋都寺

慮淡兮寧氣和兮平老竹兮同壽癯鶴兮同形嘗隻肩兮任重奇禍巧發兮莫之或嬰卧一榻兮澗東挂眼長松兮足了此生水流兮花開山空兮月明嗟樂地兮如許何大夢兮弗醒桂漿兮孔清蘭藉兮孔馨

些公兮不來瞋煙渺渺兮莫雲冥冥

祭癡絶和尚　輝石室門孫　衆寮含暉亭叅骨　日本能侍者

嗚呼師乎法施如雲如雨道鳴如雷如霆上而天子下而庶士皆能知之至於有古尊宿之道三世之論者或未知焉曹源門戶荒寒寂寥老臂獨支卒使之廣大高明大庇天下雖道盛如松源不以易其素一也氣正而嚴不以詞色少假學者我從我違不爾暇顧二也僵卧一榻泰定清明談偈書贊終日無倦色侍僧以遺頌請則麾筆不顧而以月望自期三也嗟夫是豈志蒲氣揚嘗試爲之者所能及哉嘗謂勢可以服衆而不可以服善類之口力可以得位而不可以得善類之心今夫方丈其居絢采其衣彼信矣此或不服此服矣彼或不信師不求信而人信之不求服而人服之故其高卧玉山望之者如渴養痾雙徑從之者如市此其必有不依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矣遵稟遺言服役大事輝也何幸身親見之然隱此大法之幢滅此大法之炬而折此大法之梁棟天下將安仰哉悲夫

佛法至密菴謹嚴縝密如金匱石室過者不敢仰視三傳至師暴白宣明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徑而約謂其平易則斷崖絶岸不容步趨也謂其峭峻則通途坦道不禁

從來也猗歟旨哉自先大慧以來未有盛於師者矣
是故六坐道場不足為師重三奉明詔不足為師榮
甫登徑山即入滅定不足為師惜也雖然去年哭佛
鑑今年哭老師天下大老併哭之於朞月之內自是
而往眼中有淚其將為誰哭歟吁
道無方所不可名狀何以求之視師所向我乘天風
來從海上師與佛鑑二甘露門說法徑山一音普聞
如海流天如山吐雲萬里去國得師如此願言從之
之死不二曾不朞年相繼而逝茫茫客路孰訓孰箴
豈不懷歸波險岸深斐哉斯文莫寫我心
候門相迎歡聲如雷去年歲晚方見師來聚頭相送
苦淚如雨今年歲晚又見師去凡今諸老幾何人哉
如此送迎能堪幾回悲風滿山愁雲滿目雖欲不哭
焉得不哭
老氣盎而白髮練而一節秋色師來何遲靈骨燦而
征車爛而一道悲風師去何之脩途遙遙稅駕何時
瞻彼玉山悠悠我思

江湖癸暉石室

佛鑑諸子玉立當世高明者如游如夏弘達者如由
如賜貌重而氣完行脩而德粹至師則猶顏氏閔世
無心嗜閒有味分半座於五峯不期年而長逝則於
吾祖破庵實異世而同揆雖然破庵之歿後三十年

散行四方澤流天下者多其族類師之出處死生蓋與乃祖大畧相似矣後三十年盛大光明者其相似歟不相似歟

祭照侍者

圓照登徑山士無賢不肖皆懸於其手一時近侍如石霜善九峯虔南陽之耽源者皆是奚也晦也源也允也之不得其壽叢林惜之未衰兄之凝重端謹疑若求年亦復不與之命天可問乎雖然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彼翰墨小技尚不免是嘆況繼往聖之絶學明天下之大道者乎學圓照而拙者十百千萬似之而死者幾何人哉嗟夫圓照已不可見從而學之亦不可得學而似之死何憾哉我等於兄又何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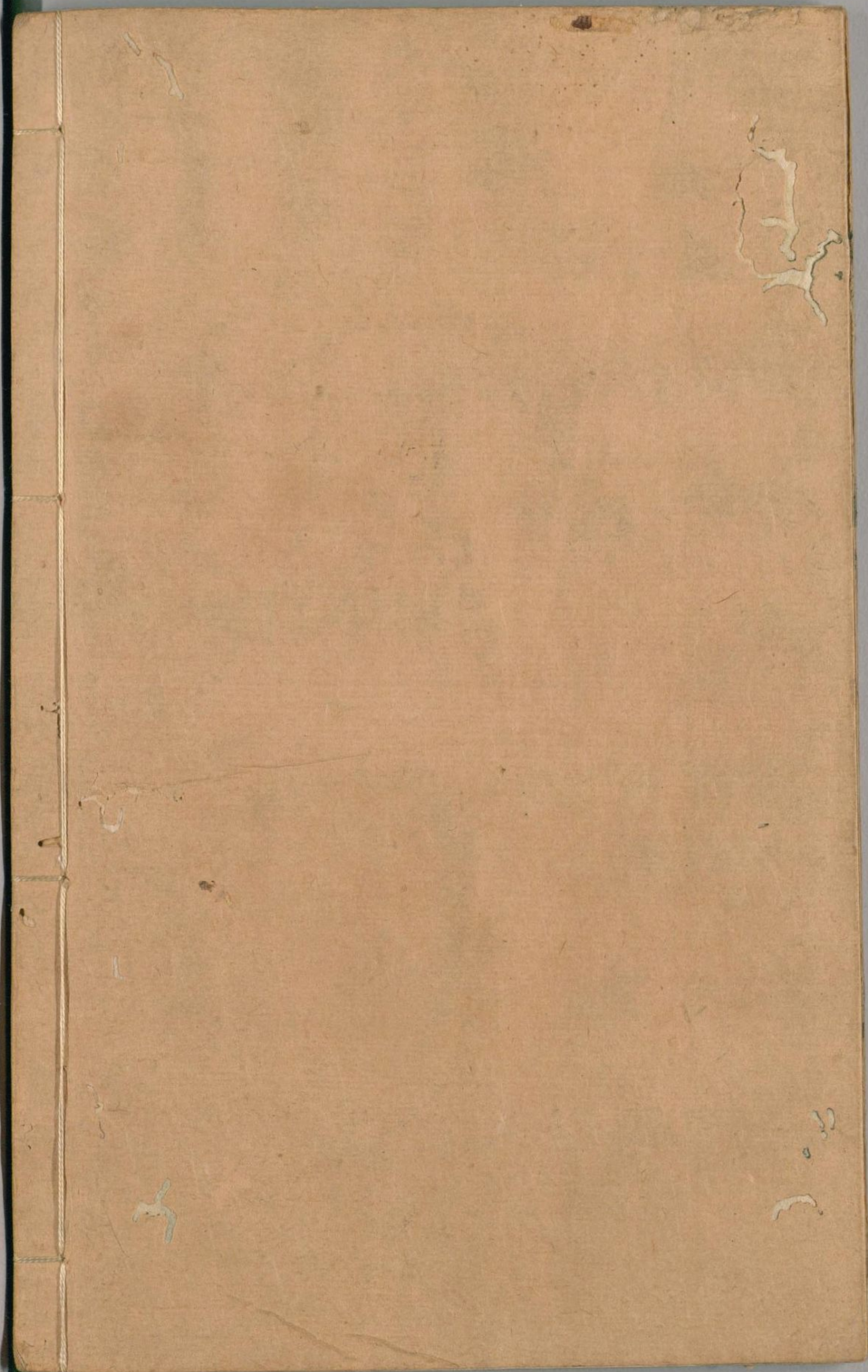
源靈叟祭母

生全其天死正其命豺虎無所容其喙鋒鏑無所投其刃母之取於造物已無可欠者矣問道四方漫遊忘返身經大亂而不省不幸大故而不知源於吾母有大欠焉前秋西游需伴九江人或有言吾母已不相待天涯獨哭且信且疑茲焉得書乃知屋頭青山穉松已長而源也方得的訃有聲徹天有淚如雨不足以泄此悲也然自蜀禍以來二十年間全蜀之人有首領之可保有墓田之可尋如吾母者幾何人安得及養病不及問聞訃十四年之後望哭於萬里之

[illegible]如源之爲子者又幾何人哉狐死首丘此討已决省白髮於堂上拔宿草於墓前行且有日矣蜀天遥遥蜀江迢迢蜀山可磨我恨難消

祭曇蒺藜 代

寳慶紹定間師以生鐵蒺藜密布江浙之上當世之士睨而視之者有之取而啖之者有之呑吐不下而消融不去者有之方是時尹也朝夕侍側未嘗過而問焉白首四方青山幾曲食蔗而不以爲甘食蘗而不以爲苦承此力也地兮可老天兮可荒師不可作恩不可忘



無文印　五

六

無文印卷第十三

祭文

祭樗寮張寺丞

我登公門年二十餘公曰可教進之坐隅睠焉顧之若撫其雛垂三十年愛甚如初省母還南久留弊廬前年候公桃源之居公健猶昔我眩欲扶喜極而感言與涕俱阿母訃來我車載途夜雨四簷燈寒漏徐忍以別言長揖而趨居者行者憂心惙惙如歲踰僕田楷字親書曰母既葬毋留東湖亟其來東慰此闊踈篤言相從亦豈躊躇公乃仙去曾不待余公也天人神清氣腴視生死際雲行太虛而我何爲抆淚盈裾

歛不及臨會葬是圖消吉得報即命我車遙想雪村
石徑縈紆梅花自老病鶴自癯主人不來慰藉誰歟
我病巖壑竹瘦松枯公今往矣寧久世乎手把芙蕖
從公淨都苜蓿闌干花茗芬敷些些公不來烏乎悲夫

又

乙丑冬省公於一別十年之後我喜公健公喜我來
軒眉相向喜不自禁也周旋才七十日而先妣訃來
揮涕別公而歸負土種松幸未即死從公桃花源上
行矣有日公乃不能忍死相待何與噫入不能侍母
出不能見公天地雖大蹐也何所依歸哉公視天地
如傳舍視名位如芻狗視身世如露電視死生如夢
覺住而雲凝去而風休宜也聞訃後時既不能奔走
會葬矣瞻儀刑於几席撫馬鬣於松楸此志甚堅且
確也名爲住山人俯仰不能自用今年春就巢西山
下我車東征秋以爲期而自二月來疾發胷膈間晝
不能飯夜不能寢今十閱月矣零露曉裝落日晚炊
既非呻吟疾痛者所能而壹郡招隱檄至三四掖病
此來僅數十日而遽曰謁告戚以爲不可前之堅且
確者至是遂回且奪矣嗟夫出入公門三十年寒而
衣之病而藥之飢渴而飲食之契闊而訪問撫存之
公之於我猶父愛子母之念雛也而公死生之際豪
乃若此是所謂胷中有義理者乎傾東海不足以洗

此媿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寺有祠宇寮有神主筵有畫像典刑儀度又何必遠求東海之濱哉璨自病來氣血凋耗形神枯悴亦將槁死巖谷從公麾斥八極從公復遊人間三生固未艾公雖死於璨未相忘也然前不云乎傳舍芻狗露電夢覺公知之深察之審矣夫豈梏於情義淪於生死膠轕鞅掌若是云乎哉璨之行天下從師友所參所學亦豈膠柱調絃若是云乎哉酌以寒泉薦以秋菊吳越千里如對面目

江湖祭雲太虛

才不與氣合不足以為士學不與道合不足以為士具是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為葢天之所必惡人之所必忌也太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大始而博之以儒學中而參之以聖教終而約之以至道故其發而為文則渾而厚變而為詩則雅而正溢而為騈儷則華而滋犯天之惡而弗顧取人之忌而弗恤是故住山雖榮而不貪其苦取名雖富而不療其貧涉世雖艱而不緩其死由是而言食不知旨太虛之鍾鼎也衣不及完太虛之文繡也髮不及華太虛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為士矣峩峩巾峯犖歷江湖乃翁由是聲徹九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而遽以訃告曰惡曰忌不施於翁而獨施於太虛吾

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忌也雖然能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學能嗇太虛之福而不能嗇太虛之才氣能夭太虛之壽而不能夭太虛之詩文翕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凡爲士者惟恐天之弗惡人之弗忌耳犯惡取忌太虛之勝天勝人者不在茲乎揚西湖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斯文落遺哀於百世

祭逢原兄

族兄逢原宣義歿已三月葬且有日矣住持廬山開先華藏禪寺弟其不得奔走會葬謹具香茗專遣徒弟惟康奠于几筵曰柳塘之族二十年來日盛且大敏事足以應一鄉之緩急好事足以來四方之賓客如兄者可屈指也我乘天風歸自海上迫於愛母挾病遊人間兄告之以當用晦以養明毋勞心以害明愛之至語之切如兄者又可屈指也蒲船明月甫退還東湖又拾枯松煮廬山清氣兄既喜其出又甚惜其行江澄烽靜一舸來歸侍母不一月而還山之檄交至兄僵卧榻上骨見衣表驟焉語離眩焉出涕居者行者皆不能爲懷別去兩月僕至而問則曰病且篤矣兄至而問則曰死且斂矣嗚呼惜哉子女已立門庭已張田園已植兄死無憾矣八十之老生不得養老不得送謂之無憾可乎哉若夫和以全手足和

以安尊幼和以保門户和以却外侮破爾汝之藩籬成一家之桃李兄之所以望於後人者想死不能忘言也死不及語歛不及視葬不及送槩也與兄幾若忘情者矣柳色映門竹色入座款我於堂送我於路問我於老母之庭它日歸來兄可復見乎悲夫

祭伏虎禪師塔

能伏在我之虎則外虎不難伏在我者未馴而徒存伏之之心焉舉天地萬物皆能噬我況虎乎哉師以天下之至慈攝天下之至暴垂首帖耳聽命如狗馬無足怪也一念激烈猛甚於虎何以伏之問諸窣堵

祭宏智禪師塔 代

師挾丹霞老人之道自北而南光明吾宗如曉色破夜發越斯文如花氣揚春皇皇曹洞與日月爭光老臂獨支之力也其不敏不幸而不見與刑於乾淳之前文不幸而謬繼孤宗於寶紹之後盛大如曾大父莊肅如大父簡靖如王父三者俱欠欠焉大臣薦之而天子命之意謂廣陵王之子孫雖十世猶有乃祖風烈也萬樹松風四山春色老舌古心故無恙左之右之俾小子有造光也不敢不告

祭自得和尚塔 代

師遇阜陵英主倡天童絶學晴光雨色盪磨西湖水碧山青照映東海生機活意之在天下百世猶一日

也因如是陶冶用如是砥礪驟翕忽張陰變陽化昔從青山見而知之矣鄭峯一枝晩屬道化之國典刑在上雪老霜嚴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鈌今頹竊有請焉

祭毛提刑

哭公以淚耶我淚無痕哭公以文耶我言無文念我與公相從十有九載愛之至念之篤殆非手足之可倫亟見亟别深談密語此是而彼非心同而論異文非爾汝之可分公所禀者直氣所蘊者正學入而峩豸出而衣綉孤忠耿耿大肆其力於拔山轉石下不愧吾民上不負吾君柰之何晴天霽日開闔清明而遽障於尺霧寸雲篤言端歸面無愧色所忘所所所忘險易歌行風賦嫩妙語之紛綸閑門養痾焚香讀易别去逾年千里九書告余甚諄諄也我僕未返我書未到何計音之忽聞哉忠藎未究孤憤未白子舍未立想齎恨於九原越山如染越江如練公不可作我不可徃黯憂心其如焚公雖死矣不死者存求公於死生存没其也亦幾於失言然情之所鍾自不能忘言

江湖祭東谷和尚

宏智自得骨冷難呼於皇洞宗師曰在余吾不汲汲亦不徐徐吾不察察亦不舒舒水清石見雲閑月孤

化洽緣稔四明三吳大坐靈山演法訓徒士族而謀
舍師誰歟宰相曰可天子曰都詔來自東身已要扶
骨見衣表神清氣腴萬有餘蘊一不及攄洞宗絶學
付之誰乎躍治不祥久費範模巧不勝拙頑猶厥初
烏乎惜哉烹金之爐

祭玨月窻 代

浙江以西人物可數秀如公者不偶如許人或有言
公胡止斯崇之者貧賤之者詩公聞曰嬉毋悖毋咈
成吾所學大哉二物眼不識富口不絶吟西湖秋晩
茂苑春深緩歌短章孰非至道賞音者誰北磵遺老
今雖亡矣夫豈眞亡精神照人明月一窻

祭上竺襄贊師 代

氣正而和色莊而恕雖資禀然亦學力故晴窻晝永
夜堂漏徐蚩蚩群蒙執經坐隅一音獨響衆耳並聽
競者斯平疑者斯定頫言相從剖藩闢封何物二豎
乃賊厥躬學圃荒涼孰耘孰耔吁其殆哉噫二三子

江湖祭靈草堂

蔚然盛年偉然令器如鶴之羸如驥之肆賦之於天
秋明春媚得之於人霜陵雪厲十年出處奮不贖躓
一襟才力挫不敵鋭半榻白雲四窻秋意與病對壘
與死爲地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殞者身不殞者志
士生世間標準道誼群以千百得以一二厄哉吾黨

失此善類情之所鍾云胡不祭

彌禛極祭豐提刑

名場官海遠兮如天公試家學皷行無前貴不識驕困不失正出不厭煩處不惡靜雷迅風烈膽落姦回西民何幸得公之來雲愁煙昏悲動田里西民何辜速公之死繡衣玉斧頻次神京我客徑山欲送弗能霜旌雲幢遠還淳國我客西湖欲迎弗克半生受知公德孔揚一埃未報我心孔傷種子作松種石作玉東山墓田我將歸宿春風庭院一葉重來公乎不見烏乎悲哉

下竺江湖祭雲庵

理宗年号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在昔寶紹師尊道腴公於此時如追風駒降而嘉淳山寒水枯公於此時如止濼魚以行勝言以節勝位是人所非非人所是以布易帛以庵易寺弃人所取取人所弃口不識味身不勝衣視生如浮視死如歸南礀有蘋北山有薇以羞我勤以寫我悲

祭下竺信閑雲 代

昔我先師以行配道天下信之而鬼神避之兄也寮在近侍入乎目而著乎心者無餘蘊矣後三十年發其所積風動當世鳴鐘曉講燒燈夜讀冬不知寒而夏不知暑雖老猶壯也秩秩賜職燁燁賜號煌煌賜衣天子休命對揚無忝矣果也幸少同受經長同

聞道晩同住山歆傾老墨峯忍死之託也嗟夫兄不作矣飾空言而廢實行尚任放而廢脩潔滔滔末流孰戹其衝哉此吾道之所以可歎也此師門之所以可憂也

法眷祭信開雲 代

皇皇兩竺爲天下度堂堂二老皆我伯父寛如汾陽嚴如西平一家桃李各自典刑昔升此堂雨花濯濯今升此堂愁雲漠漠哀哉一老誰其死之大哉吾宗誰其起之

南磵祭小師莊㦸首

嗚呼雲航方去靈山方逝子又何忍舍我而死耶匃日之内哭兄哭友而又哭子我心如鐵至是亦動矣子於學爲可植於器爲可用然窮於外而未返於家困於智而未歸於愚吾方以是爲憂落於未實而殞於方壯未始以爲憂也奇疾暴作衆醫雜進殊證而異論一日而九變前之未始憂者居然墮吾前矣嗟夫吾身託子以老吾家託子以大秉文而告涕涕而奠其忍以子之待吾者待子哉觳兮在茲子兮安在我愁如山我淚如海

法眷祭師伯 代

嗜文如蕉嗜古如彝精苦自奮植立自厲窮誅遠求待時而施人曰我家有此佳士驟長暴折齎志而逝

人曰我家失此令器玄黃在奩不見者籩盆盎在几
不見者洗死兮可代我不惜死大叫問天天高無語

珂上人祭父

嗚呼吾父其果死矣去年歳晩侍師入京告別庭闈
是時甚安且強也去家不數月而或以訃告眇焉一
身遠在數百里外西向獨哭且信且疑向之安且強
如此未信病且亡遽如許也吳江楓落一航來歸二
父在庭阿母在堂諸昆在序而吾父獨不在焉是果
死矣嗚呼天乎何爲果於奪吾父也不死於珂未入
京之前而死於珂甫去家之後又何爲果於離吾父
子也珂也少命不夭不可以見父身不武不可以贖

父學不進不可以報父自是而往養而育之者誰歟
顧而復之者誰歟瀝血失聲矢詞薦羞風悲日慘天
昏地愁

德欽祭本師

少而授業長而授服師之大造春和秋肅我資不韻
我學不脩師曰往哉從汝父遊拜師而東遇徑而止
回首故家雲横千里師領寺事三厄秋濤我身則遠
我心則勞長安得書以病告我伯兄有言以死報我
謂果死耶書方在玆謂不死耶兄豈我欺獨哭異鄉
天地失色忍死來歸飢不暇食舊房曲徑尚瞰西池
敗荷老柳尚如昔時入門見師已不可得有龕在庭

有像在壁癡也何藥歟也何衣無龍問師師已不知
大恩難報百身難贖悲風滿地愁雲滿屋

祭先㓮源 代

先師之徒十亡八九問學如㓮源聲容如㓮源振振
於紹定端平落落於嘉熙淳祐才實厄之智實累之
非他人咎不然萬斛之舟而困於斷潢絶港日過千
帆何獨吓吾授手使㓮源歟其才縮其智亦豈不特
立乎宇宙而卒至於九死不奮賈用不售哉我穀孔
羞我心孔疚寂寞師門不堪回首

祭靈鷲果南磵講師

我昔遊長安見公飛來峯下挾病負笈轍煩車殆公
授之館餉之泉石納之圖畫中倏而來忽而逝公不
以以數而厭且殆也綠蓑青箬西還大江之南今七
年矣量如泰山之納雲氣如春風之着物公風度儀
軌耿耿心目間也去年秋伯氏還京師公以書來感
慨激越與昔者往來書詞大異既讀而疑曰老子將
遂厭人間世乎何其言之訣也不幾何時前之疑者
遂信然矣嗚呼悲夫口不必講而心法合於契經衆
不必多而光燄壓於靈山貨不必殖而揮斥富於猗
頓天地大矣如此人品百年能幾見哉尚記昔者侍
坐時升降進退眼中無凡子韻如淑凱清如小山雅
如貫卿和如養直顒顒卬卬應接不暇今三子者已

不可作小山深入台雲璨也耶甚亦將槁死江南澤
中今北道主人亦不復見矣遥想北山之下蹠通巖
户自若也玲瓏臺觀自若也鮮明松桂自若也一世
人物能復如昔者之盛乎歟不知以何日葬不知以
何時塔不知以何地長安故人既不我告天地闊遠
欲問無所也我哀無聲我言無文帖山猿鶴聞應斷魂

笑翁和尚安奉先世祠祝文

爲王父尸職在家嫡大經大法萬世遵守也祭非其
人其鬼不食反經合道聖人有取焉天禍我家宗嗣
既斬蕙穀蘭藉于豆于登有齊季女懼弗克任鬱彼
西寺敞厥祠宇爰奉神靈於焉奠居資冥致嚴歲有
定制所以示反經合道之大權奉先追遠之大孝也
猗歟休哉尊嚴像設足以正吾之視於樂鼓鐘足以
正吾之聽惟視惟聽乃正厥性夫如是則西日明邊
大花深沼猶外物也靈乎欽哉

毛提舉燭湖庵焚黃文

宿草兮漫山悲風兮蕭林大化兮更張春色兮下臨
山光兮翠浮湖波兮碧沈休命兮未央山高兮水深

赴開先告先人墓

半生病眩已無心涉世矣薄遊人間父命不可違也
一鉤明月甫退還東湖雙澗兩峯文居焉入手去家
不遠省母差便可以一行矣既聞行知不負所學敢

不自勉何報親恩

赴薦福告先人墓文

廬山歸來梅花已再發招隱之檄至嘗庵之使去省父墓田侍母醫藥歲晚之心也番守之命至三番民之望甚切於是又爲不得已之出矣弘千載單傳之道慰九原期望之私敢不勉自策勵是豈爲漁獵聲名而往哉入別庭闈出别松楸兒癡戀慕欲去復留

省命

無文印卷第十四

雜著

啓白雲哀詞

越之白雲有大比丘曰某字某早受卽具之學於北峯柏庭諸老間嘯巖主南湖門嚴戶峻極斷許可俾受諸生章句約文申義多得古人言外意晚歸舊業一語不挂人間世事靜專一閣夜修懺摩晝誦楞嚴圓覺飲食外無他營鄰寮並舍屐跡不印其地余東游嘗往見之行年九十目光照人面有孺子色二子元澄元省皆叢林聞人而位不僨其有省尤篤孝養近寓杖錫一日持簡取省命

置龕中庭沐浴更衣趺坐其間群隣僧誦淨土佛菩薩號待省不至走人促之於路既至面授後事已和南而逝闍維舍利如豆如菽粟精瑩鮮明五色相激射實寶祐癸丑二月十五日也余嘗謂清泰故家夫人皆可歸宿信之篤行之果鮮有不至若夫境觀内軌聖凡情盡則紅白藕花大如車軸亦豈果在迢迢十萬億國土之外哉余與省遊三十年昔聞其師之行而高之今聞其師之死而哀之非哀之也哀斯世不復有斯人也辭曰

彼美人兮落百念於紛兮極十萬億刹土以馳神兮吾將御寶蓮以終吾身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辭免清涼申省

伏準尚書省劄子差某住持建康府清涼禪寺某揣分奚堪陳情敢後伏念某參學不武垂老如初出入笑翁無準癡絶三老間逾二十年鑽堅仰高僅得其槩焉而已乃若佛祖之奥生死之機雖一日必用其力而終未能究然有得也三老不作倀倀然無所歸宿遂受把茅大江之南一遷薦福再遷開先異時所聞於諸老者受徒而訓欲忘言不可得而天不見恕厄之以丘明子夏之疾用其精神志慮於應酬事物間無不起之廢無不中之度益信天下無事外之理無理外之事而後知從游三老特升降俯仰無非教

也清涼古刹李氏有國以處法眼師法眼[illegible]
列爲五宗百世師也其敎不傳今二百年矣公朝不
以某不肖使忝居之蕩蕩堯天東西惟上所命住清
涼猶薦福也但薦福雖一新更有一二工役未竟見
此賦工小緩日月　朝廷或采及蒭蕘則青山白雲
江湖之水茫然何往耶　君相造化爐哉所有清涼
省劄未敢祗受欲望鈞慈別差有德行僧前去住持
須至申聞者

樗翁張寺丞畫像讚

貌兮葛天氏之民心兮篤素翁之學易人所難厚人
所薄夷進退之昣畦孰爲山林孰爲臺閣剖物我之
界限孰爲釋老孰爲伊洛出其緒餘於翰墨猶足以
發山川之耿光掩古今而合作眼蓋乾坤氣橫海嶽
桃花流水鱖魚肥誰識胷中天下樂

又

比人氣骨而有標致晉人丰度而有典刑身老東海
而名落天下澤可及物而志不及行問其字學則眼
中無二王問其心學則身外無六經議論非今人之
所可取舍非今人之所能蓋安樂窩中打乖之人梅
花樹下有髮之僧

送乘月洲歸九江序

有諸內者不必有諸外然曜於外而腴人[illegible]

內而腴於外不可余始識九江乘上人於西湖寒齋
枯瘁若枯枝若槁竹不暇探其所存來徑山余友開
石門源靈叟皆亟稱之亦未之深信後二年余歸自
建鄴乘自廬山來與之語唯唯若不解羣頌衆偈中
間出所賦言盡意止若枯枝槁竹間姿媚橫出而後
知吾石門靈叟之言猶信乘居徑山二年泯泯與衆
作息不求知聞群聚會議避之如鷺鷥脫兎雖行輩
亦少識其面者信道篤而為己力良以此耳今夫大
言而誇闊步而趨其中空無所有者此固詬之不齒
負其所挾暴其所長以要譽當世者亦非乘之所願
聞也乘一再遊東南所游者徑山所慕者無準癡絕
不幸二老相繼逝去有志之士皆散之四方乘亦以
親老歸隱康廬余惜其去重告之曰精神貴振揚氣
骨貴老蒼堅忍強毅乃入道之資粮能弛能張知柔
知剛行矣宜自強

跋山谷蠟梅詩

蠟梅名不見於晉唐詩人集中方京師盛時人亦未
知貴重及山谷賦之而後名重當世自有天地已有
蠟梅歷數千百年而始遇賞識豈草木顯晦亦自有
時也耶士之學古樂道廢弃山林者古今幾蠟梅而
世無山谷柰之何哉

跋 御書發願文後

淳祐第五年時和歲豐國家閒暇皇帝游泳翰墨臨
晉王羲之書遡道源發顏文賜徑山臣某龍跳虎卧精
神百倍羲之也臣切惟先王之治天下皆以顏力爲
根本根本固矣天下可運之掌上我皇上乘顏力而
出興以顏力而致治乙夜所覽肆筆所書不獨發文
人未盡之秘而又深得先王爲治之本猗歟休哉臣
不敢私有藏之山中爲萬古重鎮山川其保諸九年
二月吉日臣某稽首謹書

平首座索書竹記復題其後

家音促歸與竹訣別露葉風枝愴焉若失主者余告
之曰懷翁吾里人見若猶見吾也相問平安翁豈一
日廢哉他日歸來二妙無恙吾將謝翁矣余既告竹
以是語復書以授翁翁其念諸

書聚星圖後

右所畫皆功名文學之士聚也不武亦復與諸任齒
山泉漕使固有意俎豆之矣如諸公橫點頭何寒酸
不上眼之態照堂已得之哉松只在寒巖畔整頓乾
坤自有人此意獨不得於眉睫也照堂不來吾將安
問

跋標寮書三省示衆手軸

佛眼父子以心法淑後學標翁以書法惠後學皆不
朽事也士氣益陋求心法者不多見求書法者又幾

何人哉堅藏主以貧自貧而寶此惟謹將求心法乎
求書法乎入乎目著乎心不得於此則得於彼矣

跋張雪窻詩

余自西湖來姚江與晉之相會于白雲夜語竟夕極
慢相見之晚晉之探囊出雪窻詩作供語蒼意老不
類今時詩家軟語晉之別湖山巳十有餘年持此西
上六橋柳色間綫歌微吟與鷗群鷺行相勞苦其樂
未艾乞與新詩了行脚雪窻不獨爲微上人發也

書劄

息庵湯侍郎

生髮未燥便知大江之東有隱君子道參天人之奧
學造聖賢之域起敬起慕願學焉而未能也頃遊西
湖北山間侍郎入翔天朝嘗賦五偈修贄末章有曰
諸老門庭早巳恭十年行遍海東南重來上國無他
事看了梅花見息庵終以位尊貌重趑趄瑟縮不敢
納謁巳而漫浪四方侍郎亦一麾江海去矣去秋便
道俯伏趨進阼階之下侍郎不鄙而謂之進又出急
歸不能仰副侍郎延留之盛心不得竊聆緒論以開

迷雲幾若空手而出寶山者然言動中度而不逾精神内守而不浮抱道足德之氣見於冠屨而溢於眉目望之而意消心醉不爲無得也人品如白傅而有子風流如謝傅而休官此蓋得於國人之論某不敢道古今而譽盛德某禀違東還老親促歸之舟已至留庭闈兩月歲晩方回竊承侍郎爲東湖千載計纔使語次咄咄不絕口而不腆之人亦桂齒牙餘論間某何人斯辱侍郎知遇如此凜乎其不敢當也某積二十年宗仰之懷而疇昔侍坐不能移頃至今如負大欠秋涼當謀專扣門墻從容參扣庶幾乎綑載而往垂橐而歸者侍郎不麾之於大門之外幸甚

深居馮宗諭

比匆匆禀違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兼旬方抵鄮陽雖車殆僕痛而寢食無恙悉出台庇秋來兩領賜翰眷存之意備至某挾奇疾游人間非狂則愚可規也而頌之恐非老先生教法成人之造亦非某所敢望於老先生者謹稽首辭避不敢聞也大化更張僉謂鴻筆麗藻宜在北門西掖間何乃尚退託於寬閑廣莫之地某應之曰放翁石湖諸老之去久無好語到西湖矣少緩趣班大肆其力於長歌短行發越湖山顏色天意無乃在是歟某恨不得朝夕從游竊窺藩籬以進其所未至蓋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於

如是而已非於老先生無文字緣也俗兄陶叔元赴春官將再拜函丈頃嘗受老先生柳塘書院銘者辱謂之進以滿其高山景行之思

小山厲安撫

去年春納謁於樗寮寺丞座中侍郎康邑軟語謂之進命之坐康濟斯民之大計經制四方之大畧因得竊聽緒餘而竊竊自歎曰抱負奇偉如此而又得君逢時三邊不難平天下不難治也大江九派雲屯萬騎西控荊蜀而東連吳楚實當今第一重地非有威有望有權有謀者不足以鎮之闢闔以來波瀾不驚烽燧不舉比廬千里耕田鑿井咸遂生植春風滿地黃雲卧野眞儒之效無敵於此天時人事之相符又如此前之所云三邊不難平天下不難治者於此可覘矣甚盛甚休某學不適用韻不適俗昔者侍坐時稟叙已詳去家二十年六十九之老旦旦望歸番去豫章才三百里扁舟絕湖信宿可到由此之故特爲薦福一來相望棨戟遠不數百里而不得伏謁麾下有負知己愧汗幾無以自容定城洪宰庭參之便因借率申狀病眼眊矂字畫欹斜伏惟侍郎恕之察之

兩巖吳提刑

比者六轡光華將指西上某與邦人父老奔走祖帳之後既抵角山後車塞路不得俯伏行臺禀叙依戀

之私煙雨凄迷山川草木蒲目黯然皆别色也爲先
正而登鵝湖奉版輿而上章貢一天霽色冬暖於春
想見建臺以來號令一施城郭旌旗皆變色西民何
其幸也論學者不必有政能政者不必有學乾淳諸
老不作曰政曰學岐而二之維曰巳久寺丞著於心
者實學脩於身者實行及於民者實政可以觀一貫
之妙矣昔人謂民情之隱微不見於通都大邑而每
於深山窮谷見焉某比因郊行殘山剰水間見山民
野老相與言明使者之徒多慘然動色是豈聲音笑
貌之所能致哉某遠籍台底安居如前日惟是距臺
治二千餘里無由參覲然夜氣清徹乾文爛然使星
光芒躔度不遠整襟肅容而望之未嘗不在照臨中
也湔祓泓潁申候茵憑自知其僭而卷卷歸向不能
自巳伏惟炤之察之

容齋趙尚書 代

某山澤下士蒙知遇特厚他日垂紳立朝無旬月不
獲侍坐自承直道去國不納謁巳二年一老蘇然避
在南海之濵上而朝廷下而山林外而民庶皆想見
手采不獨某也外虜未弭國論未定宗社所倚者尚
書人望所向者尚書 上心所屬者尚書鋒車馹使
相望於道途而宰辯封章交羅於殿陛某愚不知務
私切以謂皇上望治求賢如此其急尚書憂國愛君

如此其切正當以道濟天下不當以節高天下也某
仰託台庇粗安如舊但一關未立頗費經營坡祠記
文許賜書丹荒寒小刹藥火龡歡皆得於百世之士
坡仙實寵嘉之望尊謂少日長院靜伏乞早賜命筆
一馬二童自南而東則此事不暇及矣某人微不足
以浼執事輙介坡仙之重敬布誠懇望塵遠迎於郊
關之外行且有期不敢僭致茵憑之請以速鈇鑕之
誅伏乞台察

節齋趙觀文

某去秋專介回辱賜鈞翰而後不敢嗣以尺楮仰塵
材館然經國有體利民有道實與薄海內外同一眼
見同一耳聞而同一心知也惠化方行簡注方切而
柴車獨往翛然苕溪煙雨間看山吳松尋僧何道視
功名富貴若將浼焉進退出處不失其正可謂既明
且哲矣惟是佛法頹危之際相公以旋乾轉坤之手
朝暮援尤力賜扶竪千金之子無所用其力十有餘
年于茲茫茫法海驟失砥柱有志於斯文者所甚憂
也某來東已再夏內外頗相安朝夕兢兢惟恐有孤
相公識援之盛意春夏以來曰暘曰雨欲之斯在一
稔可立而待遂與五百衲子俱免卒歲之憂皆出鈞
庇相去門墻遠在數百里外而又阻以大江重堰未
參見之日西望不勝依戀然上意所屬如許時論所

歸文如許東山豈能久留伏謁館人匪伊當在紫樞
黄閣間矣爲國爲民戒謹葢服某一飯必祝

秋房樓侍郎

某家世豫章異時侍郎持節西上清明簡易教條葢
嘗見而知之矣遊吳適越十有八年小溪圖畫中濯
足松間尋梅雪徑追隨皆林僧溪友而某也一武不
寄其間是猶未到吳越也深衣大帶重入脩門春風
玉笋班望尊貌重漫刺在手不敢納諸謁人然故家
文獻之風流一世人物之標準何待見而後知哉其
不避嚴譴僭有禀事受業寶乘重建欲記得文於尚
書程公得題蓋於樞密徐公書冊尚未得於一世名
筆切謂位尊而望不足者不可以配二公名揚而行
不脩者不可以配二公仰惟道德高廣山則而淵渟
丰度夷曠雲閑而水止捨侍郎未見其人輒介二公
之重敢以爲請涼風洗秋乾坤清氣已入老手軒窻
靜深硯波浮動引紙行筆興來不俟終日矣斗大一
剎固不足以辱二三君子品題第某受先師忍死之
託已二十年不可無以慰九原之思故忘其僭瀆
至此冒犯尊嚴無任悚仄

滄洲程尚書

某辱賜台汗緘示記文竊窺詞旨之開合則肅焉起
敬再思父祖之艱難則喟然興嘆載觀教戒之詳明

則凛焉增懼江瀆野寺一經點染精神頓長十倍流
聲末韻自此託文以鳴韶濩人間矣江南山水中居
焉添此佳事自有天地未有此遭也聖天子圖任舊
人以主國是徵黃閣已再行霅川煙雨恐尚書不得
有矣某以待記作夏靈隱靈鷲老子又分榻館之天
氣向熱未有他役伏蒙批問不敢不布台旆次脩門
專圖稟謝

[redacted]湯太博

某家世豫章癸巳甲午間從伯氏陶叔元遊白鹿賓
興晦靜先生講席太博來淑諸生某以謁告歸省不
得預執經之列明年參學而太博已過泉南赴西山
大參之招矣然發天地之大全繼往聖之絕學得於
伯氏所傳猶耳聆而面命也某廢棄初服爲佛者徒
於今二十年矣甲辰秋省晦靜先生于盱江留郡齋
旬月時太博方庭對旋歸晦靜先生令小留以待行
李之來某以父兄趣歸不果也重來東南又八九年
叔元兄書來曰太博名節爲天下師表吾迫於事育
不獲從之遊汝行四方侯王立班行時當納謁左右
爲余謝不敏陛離車馬重入脩門某漫遊吳越間竟
不得廁賓客之後月初絕江太博方主文衡比扣謁
者又程試壁水已留刺閽人必徹視聽矣某去京半
年下到亦困多事未由荐扣專此叙半生宗仰之私

稟事具之別楮伏乞台察

所齋毛提刑

比紉謁館人大熱如火不能盡延留之盛意稟違登舟瞑色已合江風借涼夜氣如秋到慈溪東方猶未白也㩦寮寺丞聞大旆有臨訪之期極以爲喜畏景如此亦不敢必望耳遠官久出勢不容不爲大權一來然發政施仁興利除害不愧吾心而不負吾民則所謂大權者亦何必遠求於玉几之下哉某還排源又留旬日月望後始歸太白山深林密無由探伺東上之期度亦不出後月耳六轡光華照臨列郡大江千里波瀾不驚想見澄清按察時也惡詩一章勉塞台命但衰與病會舊學蕪廢不足以發揮盛美耳令嗣直閣不別奉訊養以忠厚守以卑靜由是而之爲爲學不難矣過庭之訓固已入耳著心而猶區區及此者荷愛之厚不能自已也飯後熱甚匆匆奏記百懷莫吐一二伏惟台察

松山何知府

比領台汗之明日嘗到寓邸稟謝而陸離車馬已薄言旋歸矣屢與令嗣直閣約共載參見歲晚入越訪毛所齋孫竹閣遂留度歲到四明又爲張公寺丞留兩月育王老子有舊遂爲此來異日久寓四明明之殘山剩水皆相識而寺丞公眷眷不忍舍來歲秋冬

方可還京春風簾幕燕子日長從容侍坐於筆床茶竈間當不在朱履後但恐是時麾節馳騖功名之途耳弁山在雪竇天童時果書見招茲焉此來松間石塔醉色已爛斑矣知遇之舊因書及之

何直閣

某閉門北山落葉滿地深衣大帶屢辱臨之意氣傾屬風神閒淡鄰僧相語謂未嘗有此客也看山天目納謁館人方襆被束裝以踐夙約而越舟到岸午潮促行雖欲勉趨賢父子之側不可得矣滿船風雪浮游賀家湖上與秦望石帆諸峯叙十年之舊不識客路之有塵土也比日隷業何地大敵壓境伏想厲兵秣馬以俟秋風當不遺餘力故家舊學文獻所自出功名豈難致哉

王帳管

相去甚不遠而相別甚久辱手教慰甚昔人愛竹而辛苦移家子猷亦徑造竹所閣下乃欲折柬招之恐非所以待此君者使招之而遂往亦不足爲此君矣雖然主人不俗招之而往庸何傷一笑

雪坡姚狀元

昔者瞻望顔色於春風得意之時見面盎背皆功名之氣而尋僧北山酌泉西湖蕭然山林之興又溢於眉睫卷舒用舍行聖人之時可以觀所蘊矣違去三

年區區行李今年而四明明年而臨安又明年而鄱陽扶病與勞頓連困頓一書問無恙雖不徹西曹然逆知仁義以爲居道德以爲廬起居飮食固無適而不安也比會龔幹頗聞近況竊承軒車常往來西山南浦間濃墨大字幾遍園亭池館之上幽人處士之室其恨未見也向來所惠琳琅妙墨尚留篋笥煒然文星光燄萬丈折旋俯仰未嘗不在照臨間亦足自慰某半生病眩已無意出游今年春江東憲毛所齋以薦福帖來爲六十七之老因便而歸惡勞便靜出於天性而又奇疾日甚決非久留者昨會帥德輝竊知行軒多寓鐵柱敬奉此紙

萬道州

在臨安日屢修鄉大夫之敬四明山中與孫禮侍相周旋謂昔者幸甚得侍同朝所見所聞與前所云無以異也三年前還西湖與令嗣令姪過從甚密知起居動靜甚詳而尺紙數字不敢千里累人區區亦曰相向以心而不以迹又何翰墨干牘爲春陵之政如春在萬物不見其跡而洪纖長短咸遂生植孰謂天下後世無元次山哉某東游又十年住院兩字平生不挂牙頰間以二親年幾七十因便此來病眩不瘳進退升降不便甚於疇昔竊自惟念平生識字不多而多掠虛名造物所以不見恕者正恐在此豈可復

游人間馳騖營營而與造物敵哉傳聞近營別業於
東湖之上巾車常往來城市某已囑秋舟僧爲治一
室受西山南浦之勝以俟其歸一舸東還陪侍幅巾
杖屨行且有日

譚伯常

十年不侍教誨東走西征精神志氣雖竭於道路然
亦不廢尊仰秋九月覺上人來鄮首出賜書反復議
論幾千百言旨意深遠固非淺陋所能測識而竊有
疑焉獨立一世宰制萬物莫大於我而來書乃曰有
今有故是二我矣我而有二耳目鼻舌其能自用也
幾希某往來吳越二十餘年落其所學忘其所能其

所識者我而已反觀內省所謂作止任滅於自己分
量中無着脚處八荒去求道渺渺困多岐歸來坐虛
室夕陽在吾西山谷晚年所學決非司馬子長所可
望尊意謂何某到家甫兼旬一舸又東竊知尊旆留
白馬無由納謁匆匆遂行而念前書繾綣不敢不報
故借具此紙

周時甫

昔者幸甚瞻識於番君座中熟視容察言行有物進
退可度來東逾年眼中此客不可屈第二指柰之何
不敬奉別易久入山已深無從訪問安否日暮碧雲
合睠焉此心翰墨淋漓遠寄空谷良戢存記一讀則

躍然以喜再讀則肅然以敬三讀則悠然以疑何則
無文者非廢棄文字之謂也周旋文字之中而離文
字之性者也文亦豈可無也哉雪霜風雨陰陽晦明
百鳥鳴春假蟲吟秋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此者而
欲掩之使無無是理也反而求之吾身容止威儀文
之體也折旋俯仰文之用也恬愉熙怡文之粹也慷
慨激越文之變也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固
有溢乎翰墨筆硯之外者人自不省耳終日文字而
未嘗文字曰無文者不在茲乎閣下以學聚問辯之
功眞積力久之植試捐書而反觀焉不難見矣

西麓陳帳幹

往來四明二十年而不瞻望毛采而乃交際於大江
之左三千里外却逢君此語似爲其發也近新而往
省親而歸比見泉使得聞起居甚悉涉江渡堰風雨
載道飮食無恙否得於天者清心脾肝肺皆冰雪六
氣無可乘之隙百體堅壯可不問而知也西來幾時
或言行李已不屑此來矣番去淅千餘里道阻且艱
而又寒瘁窮陋非淅人所安行李之不屑此來宜也
第其從游方新孚知甚厚而遽有吳越之限未免惡
懷抱耳逼夏還東湖即吟妙語於青青萬竹間餘味
宛轉清入牙頰風枝露葉軒然鼓舞亦皆爲之點首
也半谿聞到京即行不知果何爲今解四明耶亦復

爲諸侯客子聊春夏苦兩江流暴漲人欲遣書問近況僕以冒雨登程爲難金剛已得三施人重塑威武嚴重十倍前日某託庇如昨第未有合并之日無任傾嚮然去留不作計東湖與盡即從西麓於梅邊柳下矣

浪翁陳提幹

某昔者幸甚得侍雲谷右司坐文幸甚得從浪翁游旣識天下功名之士又識天下名勝之人朝從暮游倏來忽去察言觀色畧無幾微見厭之意豈氣直而不回性剛而難合臭味幾若相同者此所以不見厭歟行李去番某適留西山之下長短亭邊維風及雨深厲淺揭極爲翁憂之然檢尋在架之牙籤重理在畦之杞菊又爲翁到家喜也某四月初東還甫弛擔即結夏而泉憲二使者建臺率以山中爲館舍送迎擾擾殊費心力又欲專价通右司書而十日九風雨僕以遵陸爲難適作此書待霽發僕忽送還兵以台翰至細視熟讀得知沿途抵京以後之消息極慰卷卷惟是握手未有日未免作惡然拄杖無根與發即行行即從翁於西湖之上

盤翁鄭知縣

昔者歸旆次津亭獻酬交錯不敢以野服見薄暮展走价傳誨明日遂行矣三年託庇而不能致善頌善

禱於臨别之際非人之情也風雨積浹滂壯怒極爲衝冒之憂伏領賜翰喜承善達無恙大慰所思弛檐已久賓謁已定神觀當超然碧桃花下葛翁遺丹猶有存者芳烈着草木亦足以藥病朝餐夕爇鬢間之星星者可以黝然而黑矣番之人士間或過從相與言治狀寬而不弛明而不察豪猾無可投之隙姦吏無可申之喙數十年來邑大夫未有若此其賢者以某所見印其所言非夸也某仰藉餘庇粗安如前去留久近固不作計然未去之日可以盡職分者一日必用其力書尾兩轉語尤仞愛念之眞切敢不深懲痛艾以毋忘教詔之盛心八九月稍涼或謀侍杖

履

屨廬山之下但恐功名入手三十二峯不能久留耳

吳思永

比辱臨訪明日遂行波寒風冷涉江歷湖行李亦良苦矣士君子以仁義道德爲廬舍所向而安無可疑者近況不識何似神靜而不浮氣和而不撓與此道主人風味相似廬山之下居然有此二妙無乃太清也歟鹿眠舊遊别去已久亦嘗酌泉流芳否光風霽月想尚無恙在夜誦曉講寧復如疇昔之盛乎某山居粗安今年復得歲有飯可飽謾此少留然不作包桑計也相見何日無任卷卷

伏被手畢於瞋色將合之時眩然而[illegible]之炯然矣
果食清甚茶土尤珍日長無事酌泉候火與諸友烹
試西北扶輿磅礴之氣散入齒頰雋永之餘又恨封
豕長虵久汙此土也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將若之何

呉提幹

相去只隔一湖而不相見已許時令嗣果以何日登
舟開門送見出依舊掩柴扉張芸叟詩也芸叟內有
所主喜怒哀樂不足以動其心提幹風味與芸叟相
似亦嘗有感而賦乎風雨閉門交際古人於千載之
上當不見客窓寂寥之狀矣欲見未能專此奉問

晞仁李判縣

昔者幸甚一再辱過從欵聽話言密察意況退而質
之諸友所見異乎所聞今而後知斛峯有姪雙峯有
婿極爲斯文喜也別去幾何時三詩一書併領於旬
日之內省己觀過汲汲焉若不及者天資固高妙然
學力不到未易至此區區愛助之意不出於臨別數
語河之所以潤九里以其深且濁耳惟其濁故魚龍
蝦蟹浮沈偃卧各遂其性清則悠然而逝矣溪園已
遣盛意

暘谷洪判縣

昔在東湖風亭月榭間無旬日不相從尊愛甚篤也
既去後來而筆床茶竈究在離騷[illegible]與[illegible]正潔盡

[illegible]領騷人之餘意柳暗花明文誠[illegible]同於百里之
內學優而仕非今之以薄書期會爲政者所能也其
嘗謂天下無不可爲之州縣存乎其人而已今於判
縣見之細滿在即自溪來歸而或言杆方元是文將
羅而致之功名入手東馳西騖勢所必至也其重來
番中又三年矣起居動靜固嘗於安上人聞而知之
一書不至西曹若是其久是豈其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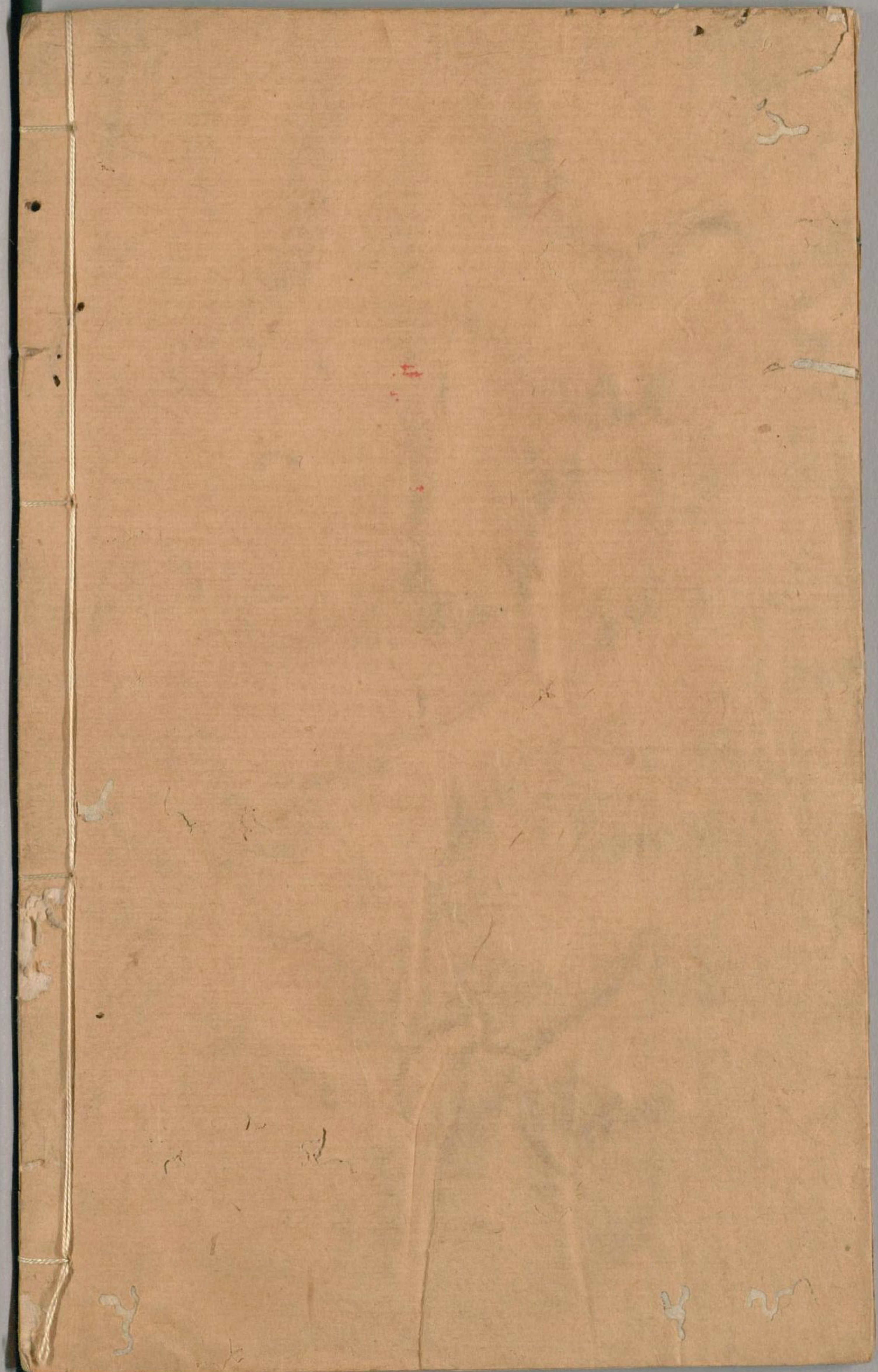
董輝仲

草比方山夜坐相與言翁婚極一時之名勝且言騷
辭高古有作者風味而不示所作方欲求教而歸舟
已西邁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方起不可見之嘆而春
風一緘忽焉入手筆力俊快如銀河之落九天議論
深遠如滄海之受百谷文起不可及之嘆續操憂深
思遠有騷人之遺意方山之所以亟稱者不在茲乎
東坡讀米元章寶月觀賦嘆其高妙自恨識元章甚
久知元章甚晚閣下之才之學某得於謦欬得於眉
宇得於周旋俯仰正不待讀操而知也風雨滿山濶
透窓户意緒殊悶悶時令侍僮讀盛作而聽之悶悶
遂舒去辱貺極不淺何日來城辱訪幸甚

吳新恩

昔者二妙聯騎來訪竹邊渥洼之産固非凡駒然精
神閑[illegible]內守不浮未敢信以爲千里[illegible]也長吟短行

時出教之者節清亮若非時世粧[illegible]信秋霞不得
爲難兄矣始知有覯未知有覯山谷嘗有是嘆況其
乎哉片帆南飛留詩語別此意尤厚甚有便而不暇
和欲和而不得便此廢禮所以至今也山居讀書父
子兄弟自爲知己人生樂事孰有加於此者與來操
觚更酬迭唱痛快如甚風疾雨清越如天球玉磬一
家機杼各造其極各盡其妙某甚恨不得棹歟其間
耳遠賜名帖穎輩俱來眩甚與穎絕交已久何爲而
來哉今兄別紙之喻相見當有日當思所以求教矣



無文印 七

七



無文印卷第十六

書簡

古翁江相公

某去年春具狀申候茵憑躐等犯分自知其僭相公不謂之僭五雲冉冉旋墮空谷克勤小物之盛意見於親染觀者稱歎某笑語之曰若豈知相公之心哉海所以能大者以其能下故也朱旛皁蓋西入建安方是時某問醫新淦不得奔走祖帳之後相公訪問出處疾痰舍姪歸自門墻能娓娓言之某不自意何以辱相公愛念如此其深且厚也比日鈞體何如春來多過寒事未退舍建安近南文有□公謨彝和氣

於其間伏想行春小隊問花尋柳傍屐輕雲淡之時
退而以文章斧斤盡發朱夫子未啓之扃鑰嘉惠後
學且使世之爲士大夫者知學優而仕仕優而學舍
學何以爲仕垂世之教孰有大於是者然端委廟堂
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此天下之所共望未信建
人之能久留也某去秋歸自清江而薦福之檄至某
極不欲行遲回至歲晚乃來相公起居動靜備得於
和老之口惟是相公小留綠野時某捿遲西山南浦
間及爲此來而相公擁麾持節遠在丹山碧水之上
從相公游緣遇何淺也縣丞兄去秋已領事舍姪向
言欲春間趨拜棨戟之下玉礀遷鵝湖儒釋相掎角

頗不自安數日前來過言相公以大中招隱開市劇
剎固非所便然鈞意嚴重恐終不敢違也逝中蒙遺
覶兔盞可以補茶邊清事之欠相公此惠甚珍頤其
何足以稱之參侍尚未有日南望臺府不勝依戀傾
屬之至
某茲者伏承䟽恩中禁易鎭南閩兼兩節而並持緫
十連而作帥一札十行自天而下海內之士皆曰可
爲相公賀矣某獨未敢以爲然端委廟堂之上運動
斯世於掌握間此相公分內事也開大幕府建小朝
廷爲南國諸侯之紀亦何足以辱相公之重哉然夜
柝未静四顧多風寒南中挾山負海異時赤白囊所

不到天下指以爲樂土朝廷視以爲重鎮小煩相公卧護政不懸也前之所謂可爲相公賀者不在茲乎某早作入城安國報明發有建安便遇諸途終日周旋諸公間還山已昏黄令侍僧燒燈具此紙稟叙賀私塵瀆鈞嚴汗下髪立

比具狀申易鎮之賀中台之光當已下燭比日鈞候何如詩書禮樂之師帥式是南國山君海王當不徹宿衛鈞體康健民氣和樂可不問而知也東禪名刹當付之名世士相公不以某不肖欲推而納諸其間劉跣遠來番人相視動色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公黼黻之俎豆之何乃至此某亦自知誠不可爲役然半年之間相公命之三命之四矣尚何敢辭第寺丞張公行年七十有九某往來二十餘年愛之如子弟別去十年每對客語及某父不相見必潸焉出涕昔者猶以七十七之母不可捨爲辭今爲相公入閩是母可捨矣而乃獨不到東海之上是豈所謂胷中有道義者哉已於二十日領受蹟劄即具四明行李二十五戒途歲晚即歸開春爲老母壽即南轅矣東禪荒寒窮悴燕雀不過其門某嘗見之三十年前矣而況三十年後乎哉某捨母挾病崎嶇入嶺無飯可饘無僧可聚無叢林可修舉極非其心雖然爲古心老仙出持此或可藉口耳庭參行且有日謹此稟聞

俯惟鈞察

去年冬新天子有詔起一老於南海之濵其遂不復有南轅之興相公入脩門某已過東海初擬橋山訖事舟渡西興納謁相公借榻南北山往來相公齋館度夏乃歸而變故卒然出於意料之外倉卒治歸裝由紹興涉婺女趨三衢竹輿咿嚦無日不在風雨聲中進不及見相公于朝歸不及見老母于堂某之寸心緊可見矣遲留西山六月旦方還湖上半年之間精神意味敗於奔走患難相公登紫樞參大政不能以一書爲天下賀者以此雖然國家有大憂天下有大計朝廷有大議民生有大患相公鈞抱朝夕所以皇皇者故有所在野僧之來否幅紙之有無念豈到是哉頃和老在安國每相見可以問相公起居狀和過祗園菌鼎何如之問遂無中其喙矣然青天白日清明開豁人皆仰之亦奚俟問而知哉偶鄧丈惋道自南康來留數日言自此徑趨相公平津閣便既的適當解夏冗甚而某又有負薪之疾倉皇具狀所欲言於相公者百不能一仰惟鈞照

自承徒御暫還午橋已三數月望尊謁少日長無事伏想安車夷猶撥行松蹊竹塢間氣不導而舒神不凝而靜父老遮道聚觀誠上界天人下閱人世也上念一老遠在大江之南養之以萬鍾之祿眷寵隆矣

孰若白麻揚庭用慰天下之望哉于越士友古叔通比聞相公還芝山急來拜省乃落洲御西去之後相與言在中都時相公亟教之亟稱之某與之別已三年其學益進文益老守益固區區極敬愛之今之以士名以文鳴蒲眼皆是所謂真士真文極四海内外求一二不可得是豈天下真無士哉有昌黎而後有籍湜昌黎固不世出而籍湜亦豈多見相公公古學古天地雖大求一士可以上當鈞意者豈無有嗔得會子要今得叔通二子百世士并舉而納諸藥籠中天之所以與相公者盛矣至矣相公文追雅誥聲撼海嶽宰相時來則爲之相公乎何有教養英才扶持絶

學作與斯文求所以爲千載之傳者宜皇皇汲汲也水心之門得贄窻諸公出而其文益昌使斬焉無傳則水心亦淺矣叔通父未葬母且老貧且極矣鄉里豪貴家一脚不印其地荒荒四顧孰有能療其貧者某告之曰貧不極文不進文以氣爲主飢寒困苦足以撓之則餒矣子美夔州退之潮州子厚柳州文章所以與日月争光者憂患不能動其胷中耿耿者故也千人萬人中求一人不易得望相公矜念之振德之不獨文章正印他日有所付且爲天地間成就一佳士亦可爲今似中獄得一佳友也某所以望於相公者甚古所以言於相公者甚真非相公則不能亮

某眞且將指以爲僧歷觀古初至于今日人品如相
公者能幾見固直以古道顏色相期望之也此豈
爲叔通發哉某不見羅北谷已三十年其子弟信來
謂葬且有日巳得銘於後村欲求相公篆蓋囑某以
書爲介紹某謂北谷受知甚深何以鄙言爲芝山花
竹久不見主人精神殊睞睞某正初告謁還柳塘東
還恐在三月陪侍教誨當在芝山之下預切自喜
茲者恭審渙號大廷升華端揆以國柄付元老爲天
下開太平白麻播告薄海內外禽魚草木率皆鼓舞
況某受知最深者乎仰惟大丞相國公緼天下第一
奇偉負天下第一學問今又居天下第一官品遂任

天下第一責望貴爲三公禮絕百僚切意大丞相於
此必有皇皇不自安者矣雖然大丞相所以荅天下
之望者豈有他道哉開誠心布公道用君子去小人
此語雖爛熟然善相天下者莫切於此四者備矣寒
者不必求衣飢者不必求食不獲者不必求得蓋分
任其責者彼自有人於大丞相何有哉文公富公並
秉國政而天下之望當世之責多歸文公而富公若
不與焉者何哉蓋文公望尊位極故也某聞之人言
大丞相起當塗署金陵浮吳松入國門脩途遠役菌
鼎無恙如平居無事時蓋二氣五行皆於我乎聽山
川鬼神皆於我乎清命外邪客氣豈有可投之隙哉

某瘑瘁日甚光景無幾何幸甚甚目見大丞相秉國之
鈞造化一機坏冶一陶與天地萬物津津皆有生意
某寒焉而衣飢焉而食皆大鈞坱圠之賜也潛深伏
奧未由伏謁光範門下謹具公劄申誦所以喜躍皈
依之意伏惟大丞相恕之察之
某方冒昧上書光範爲天下賀豈敢有犯分陳請然
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某亦自知决不爲大丞相
之所厭惡敢申言之某今春嘗以亡僧物故不堪官
吏之推剥具狀申聞伏蒙鈞慈亟從所乞給榜劄郡
凡亡僧衣鉢官吏並不許干與事下郡縣如陰霾解
駮天地開霽九州之僧皆歡呼鼓舞相與族而言曰
相公之恩廣矣大矣自是而往吾黨可以死矣雖然
五雲之覆秪於江左一路而已閩浙湖廣造化猶未
到也今八荒一雲四海一天凡圜形宇宙間者豈有
更在化爐之外哉輙妄犯分謹具公劄申瀆鈞嚴伏
望大丞相垂天地生成之造俯從所請使公朝隆恩
行之天下達之後世死者得葬生者得安皆大丞相
之賜也冒犯鈞嚴死罪死罪

松岡黄料院

去冬范月崖西還嘗奏記客窓眩甚斜行欹字如醉
人夜行料院見之不獨笑之且將念之惜之矣舊家
坳塘在殘山剩水間而又村深巷僻遠跡所不到所

賜台翰蕐秋雖不欲爲洪喬亦何自而至哉某下試
料院亟稱之於矩翁待制此意厚甚留書於提舶西
上之後此意尤古甚頑某何足以稱之昔之人有以
石髓餽凡子者謂飲之可僊髓未及口已化爲石凡
骨固不可化飲之之意自不敢忘也惟是不見料院
已六年相去纔咫尺探伺不蚤不得瞻望道德於前
後極爲作惡來春果肯爲雲巖侍郎來當具扁舟候
迎於春水綠波之上矣家兄戍通山未半考而先人
大故服除調鈌貧丞章貢戍期在來夏第老母行年
七十有六喜懼交懷固不敢望食一日之祿而又孤
寒無援尚敢言削哉辱賜問不敢不稟報家兄拜書

亦誦所以然者矣某七八月間誤用庸醫點劑眩甚
他日斜行歌字亦不能作料院聞此念之惜之又將
甚於前日矣陪侍當不遠所欲言者當面誦之

　　卓山陳知府

昔者廬山嘗同邦人士女致截鐙臥轍之意旣去而
思某則尤甚於邦人士女也東觀讀所未見書銓曹
閱天下士建臺長洲茂苑之上專城苕溪霅水之間
功名獵獵極一時之盛不惟威惕不惟利疚風節凜
凜文足以振起衰俗某又與天下士同一起敬相望
千里菡匕何如之間不能以時奏徹自常情覩之幾
若有負知己者他日張簿新卿歸自鈐齋爲言其間

天之所以與侍郎者亦可謂清矣然山多田少歲歉民貧寒者求衣飢者求食民之所以望於侍郎者蓋不止清而已也雖然郡大如斗亦豈久煩康濟天下之手乎某自侍郎東上勉爲開先留明年丹山翁公持節江東大肆黜陟下逮山林挾貴勢者遂奪而居之不幾何時挾貴勢者死太守趙公復以開先帖來某謝之曰鄭不來矣又明年忠齋孟侯來番易因邦人之言衆僧之請帖再任薦福某力辭逾半年乃來古心大參守建帥閩一歲之間招隱之檄四至及其欲行而古心被召是於薦福又有未盡緣也老母去春已見弃泛焉不繫之身天地間遂無可繫念者往

荆州依劉表此與極不淺而眩且甚不能遠役矣矯首東望不勝依戀之至

虚舟謝國史

去廬山後與山幾若相忘者山中美人焚香讀易擠視一世孤標拔俗高處何止幾千仞而已山可忘也山中之人不可忘也史學不明維日已久有筆力者凡例或不明有學問者識見或不足好惡取捨紛其懷人禍天刑又汩其志慮是非易位何以取信天下後世昌黎勁氣可沮金石欲作唐一經而不能成甚矣書法之難也上即位初起一世名人成一代大典可謂極天下之選矣南豐出仕朝廷處之者以此文

學之在人心萬世古今同一陶冶孰謂今世無南豐
哉甚盛甚休四明士友陳景夫讀書能文功名之氣
甚鋭屢戰屢北而氣不少貶出其緒餘爲駢儷葩華
新奇不作蹈襲語公卿士大夫多愛之久遊江南以
未登君子之堂爲欠今自南還東願展拜床下以償
其所謂欠者一經品題遂爲佳士景夫志不過此他
非所望也某留番又三年行李未出廬山時順流放
舟信宿可到欲見旣不果長安天遠難乎一見矣紙
短意長東向悄結

深居馮常簿

三年前曾賦數語代書送西苑徑上人謁記徑也旣
垂橐而往細載而歸番昜鑒上人者又援例以請殘
山剩水一經點染十倍精神徑之記鑒之序例辱齒
及不腆之人不自意何以得此於先生也薦福自雷
轟碑後斷趺殘碣僵立回簷壞壁間蘚苔細讀少有
可人意者某領事四年由三門至法堂莫莫堂屋之
新者三之二方欲藉此求記始末大書深刻以洒主
林之愧而或者爲楮君七千輩所迫徑以東湖付若
琳矣翰墨風流流行天壤間幾無遺地東湖舊游乃
獨在品題之外點墨隻字亦有遇不遇耶太常禮樂
法度所自出更化之初而首極天下之選可以觀世
道通塞矣逆韃鴟張天地四方爲之易位糜爛生民

而魚肉之大江以西地方千里無能免者鼠竄鳥
江之南北在在皆是孰謂長江天塹有天下國家者
果可恃哉國爾忘家者將若之何

忠齋孟知府

昔游中都時判府以妙齡來京師取高科紫綃輕衫
髮錦東功名之氣煒然如五色鳳某嘗得瞻望於萬
人聚觀之時屈指將二十年矣一蓑煙雨久還大江
之南今者幸甚判府擁麾出鎮近在大湖之上俯伏
納謁於阼階之下切有志焉而未能也薦福爲楚東
望刹乾道淳熙間多有道者居之今也舉而委之於
某判府固爲耳誤矣如乾淳諸老有靈哉某雖不敏
敢不倍道兼行仰副特達知遇第半生病眩如行深
雲重霧中年運而往眊矂益甚兼老母行年七十有
六家兄負丞章貢遠在千里旁無兼侍併此二者遂
不能奔走台命矣某切伏惟念先太師無庵以擎天
柱石之手閒關戎馬間遠致名僧深入禪定毋汲汲
於軍旅雲興之際不動聲氣而措宗廟社稷於泰山
磐石之安蓋本於此判府心學已得家傳而又甚有
志於天下國家故旁搜遠引下及不腆之人判府之
心先太師之心也某耕道三十年餧無所穫今又祟
之以奇疾無以仰副招隱之盛心麾節焜煌行且徧
東南之域四方士下逐東野去或者他日其給燕蹤

今則實不能也公帖專用繳納塵瀆台嚴不勝震懼

又

伏蒙台慈遠賜寶翰申之以公帖重之以妙語雲舉霞飛出於親染華衮之褒溢于詞氣不由介紹特達知己有如此者何敢負之某眩甚毋老前書申禀已詳心之所存更有甚於此者某游寺丞張公之門三十年撫存顧念猶父兄之有子弟頃來薦福揮涕言別以三年爲期今九年矣春晩書來言老甚且病篤非久爲人間世者已決歲晚爲其一出或者信來乃言夏秋已巔館舍審如所言尤不可緩某堂有七十六之老舍之遠去蓋有甚不得已者今使命嚴重遂不敢重違某去冬過清江問醫離侍旁恰一年今猶未到家也撫松問菊勢須十一月末可領寺事正初欲謁告過四明迫夏還山此事可否却恐重費判府思慮一刹在臺府之下爲之主人者到不幾時而又適吳入越判府固諒其心矣如臺府何哉伏乞審思熟慮若謂其勢決不可筆端造化轉而之它某實受如天之賜凡今圓顱方服者孰非住山人哉某病眩日甚閲世日熟世間之念不翅猶紙薄所以冒昧輙言遵稟者但欲將順旁搜遠引之美意初非有心於任山也疏帖未敢祗受筆端所不能盡者已囑首座稟覆於咋階之下判府賜之上而[illegible]詳可知[illegible]

塵瀆台嚴汗下髮立

雲谷謝知府

比裁書候吏中次舍之間迫於依向之切而不自知其僭逾中蒙賜報甚寵所以獎予慰藉者又甚至尊爲邦侯重爲宰掾貴爲天子之戚伺候門墻者皆天下名勝士而眷焉於深山窮谷之野人如此今之所創見也開藩已許時民悍俗獷郡計凋弊誠如台諭然有聲談足以鎮壓有精神足以運調有學問足以施行豈有不化之民不變之俗不足之財用哉僧俗有自閩來者爲言道出建安得治狀於匹夫匹婦之口甚悉襟度和平施於有政如春風行空動植洪纖咸遂生育而不知所自來建民何如其幸甚也池上鳳毛當亦秀發富貴種性恨未見之某稟違已年餘臺府諸賢謂其曾經題品與之極相安法堂已落成飯蔬飲水已無他念但於洪有老母於建有右司於明有檮寮是三者皆欲朝夕相從而未能常往來于懷者也何由飛墮座側追隨筆床茶竈間南望棨戟無任飛越

檮寮張寺丞

維時歲晏逾暖恭惟興寢天相台候萬福某頃於寓邸一再侍左右春風一舸出入鷗群鷺行間追隨馳逐惟野僧文士如陪翁在酒奚詩句[illegible]如[illegible]

如涪翁在語溪時東華車馬如流冨

延雅野僧文士紛紛在酒集詩有建者新
仰一再併李右春鳳一輛出入鵬群行朝廷隨動
維時我最適假林偏與擬天相合無萬福其頂於富
[illegible]子水

無任瘁越
懷吉也何由雅堂側逆隨筆床茶竈間南堂奠
明有權發是三昔年欲朝夕相從而未能常往來于
飯繇飲水已無他念但於洪有老母於建寧于今
基所謂貫謂其曾經過與之極相契淡溶已落成
颯手當亦秀發富貴種性侏未見之其潭遠已年餘
成遂生育而不知所自來建民何知其幸其也進上

貴之氣成霧孰知有此世外標致哉稟違登山首以行李所寓告無準老子後數日老子過湖邊擬屈尊旆為山中一來既到則在楊舲雲川之後矣駕言東歸問安一書雖不及貢然起居何如東來衲子能備言之矣某一為此來迫於人情未容引去惟是重違初約有愧此心來歲秋冬定買絕江之棹俯伏門墻以請食言之罪

初堂韓架閣

歲晚納謁館人從容移頃動直不回之氣凜〻逼人廣灵王子孫雖十世猶有乃祖風烈先忠獻功名種性固非他人比也稟違半年雖不廢傾仰而尺紙不敢借申記室之問燁然函教居焉下墜何存記不遺如此九歌跋語發明屈平心事甚白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廢書甚早而又重厄奇疾於文字乎何有而或者以識字目之迫於亟請亦時有不能自已之作登會稽探禹穴尋太白舊遊僧榻於深簷廣廈間盡出所有以求印證行有日矣

又

歸自廬山後一向不得游中近訊山窮水盡之居雖州里事亦罔聞之而況吳越千里之外特違知己莫如寺丞又莫如架閣亦數年不通一字他可知矣太夫人奄弃榮養令春方得於寺丞書尾比法果僧來

切知葬已逾年架閣位不償其有太夫人固無遺根

切知葬已逾年來附仕不償其有太夫人因無遺根
然英風直氣行乎萬物之表持此以塞太夫人之望
不啻足矣今之東風東舞西風西舞赫赫不幾時而
寂寂繼之者未見其能榮親也封植松桂巾車往來
東山之下恨不及追隨於東西二眺間天遊造物之
初耳某住兩刹於百廢之後心勞眩甚斬焉無出游
人間之興由越入明出入三君子間此興則鋭不可
遏扁舟在岸特未有天風吹送之耳伏紙於邑

溪園周通判

昨專人還伏領台汗脩途間關之狀到家應酬之冗
讀之所云與某心之所料無以異也惡詩疊蒙和答
愈出愈奇收斂長江大河卷而納之溪澗溝瀆開合
宛轉無一字不強人意亦嘆學問之有淵源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弟子服矣玉隆勝歷西山某平生一足
不印其地不能追踐勝游不独有愧府判亦有愧於
山也山泉除婺女度決不行從二老游此某素心但
樗翁墓田已有宿草追惟三十年相從愛猶子弟朝
夕痛心已失後月初二起程往哭墓下從府判之日
長從此老已無日千里遠役實不自已也正初還家
除先妣服説事即納謁吳古心語次稱道才具過人
不絶口冶使又拳拳焉番民去思万口一詞人情好
悪向背多見於已別之後某今而後知天下未嘗無

真毁真譽也家兄書来極言頎眄之意甚厚愛弟及兄尤仍高誼

李上舍

两年不見叔通無一日不懷叔通昔者行李東还而某以營葬西征去来若避焉者然見詩猶見春風面也翔壁水魁多士而某一書竟不徹凡格誠以此未足為叔通賀一魁天下斯可為叔通賀矣家禍起於倉卒袖手来归豈造物者欲叔通蓄銳養威而後大肆其力於背城借一耶大學問大事業大聲名昔人皆從大患難中做出在我者無定見定力鮮有不為其轉移叔通天資高妙識見超卓乎吾心而随順之

此處患難之道也胙洪晉卿来訪相與言高致咄咄不絶口留書遞呈欲見未能来城何日来則當於我手館

王月津

某比辱臨訪于桃源溪上高閒凝遠蕭然晉宋人品望而知其為詩家者流不待袖出行卷而後見也別去幾何特專价委翰於百里之外誦其詩讀其書又得盡窺所學然年方盛氣方壯不致力於為己之學而乃大肆其力於比興风賦固已異乎吾所聞是書是詩不以授當世聞人勝士而以寄深山窮谷之野人此尤異乎吾所聞者南游兩眼爛閲天下士未見

與時異好如吾月津也雖然風雅大道与天齊休可興可怨可群昔者聖人嘗以教其子矣後世為詩者不本聖人之學氣淫聲褻爭相馳騁於変風変雅之末流嗟夫詩道亡矣某少也亦学夫詩年大病眩荒涼学圃不堪回首山谷苦眩癈詩十有餘年某之援此例脩竹滿家其人如玉安得褰裳從之無任馳向

無文印卷第十七

書劄

松岡黃殿院

比因四明士友陳景夫欲入先生長者之室求書介紹嘗具幅紙以遂其高山景行之私陳館於人去留不能自用所發書未必果達省覽徒弟惟康寓靈隱陳行十日前曾以書付惟康令繳呈必已達矣玉立臺端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憚明道入臺不出一語而去其意在此殿院告后于内昌言于庭既足以療民生之大患釋國家之大憂慰天下士大夫之切望矣然支撐天地維持世道莫急於得士誠得其人

爲國可以肅朝廷爲監司可以澤一路爲太守可以惠一郡爲縣令可以安一邑得人之效其實如此前後書所以懇懇言之者以此若只今日逐一狐狸明日去一鵪鶉未見大有補於天下國家也龔季頴自金陵來留數日而去相與言飲食起居之狀思慮云爲之間淸苦焦勞無一歡之樂殿院心之所存不待季頴言某自知之然病者在床侍病者憂之固深然不察脉之所自來審方之可用雖憂無益也相望千里不勝拳拳

櫄齋張寺丞

自胡喜歸後只留庵所菊節歸受業才旬餘家兒來訪共載而歸老母侍旁深村窮巷去城市稍遠無端便可申平安狀然拳拳依戀正不在書之有無也十月末南康陳守以開先帖來初意不欲行或謂盧山去家近於番陽健僕疾走今發明到庭闈之問易通時難如許既未能遠出鄉寺又無可以安脚之地不若且勉爲一來遲留至閏月二十一日方領事適當興國焚蕩之時寄身虎狼之側寢食俱廢蓋南康去興國才三兩程母子相望極切作惡今壽昌已破見圍黃州春風向盛北人恐不可久留江南黃在江北度自此北歸然大江已渡縱橫抄掠如游無人之境王師熟視不敢發一矢彼已有輕我之心東紅时節

必大舉南向江浙之人決不可奠枕而卧矣某病眩
巳如許平生所學只辦死事肝腦塗地此不足憂但
遠有寺丞近有老母此其所甚憂者欲徑趨座右則
不忍舍母欲只留江西則於寺丞不能相忘何方可
化身千億哉八月後急歸治行李入浙欲先訪初堂
於婺女爲留一月乃知函丈未及東檐而邊聲孔棘
開先之來出於極不得巳也初堂必巳還越山深無
郵報未之知也適空上人告別過育王急作此紙申
候起居春初當專价申狀所欲言於寺丞者浩如海
尚須續布
南康陳守

某昨迫於省親具狀謁告蒙賜台翰既許其暫歸又
囑其早回仁之至義之盡有如此者到家巳旬餘母
子兄弟團欒一笑於大亂之後若秦人相見桃花洞
中者受使君寬假之賜極不淺也假期巳迫欲治歸
舟老母相視若有不豫色然縣丞兄在旁從容言曰
往山之日長見母之日短更小爲十日留還山結夏
於寺無相妨者賢太守寬恕仁厚出於天性亦豈必
汝期限哉其言辭然有當於人心者故敢小留輙持
其所以見告者申聞聽史初十必登舟十二三必可
庭參矣伏乞不勝危懼
山茶雖苦硬亦可以備飲客僭以五十圭申獻山

瘦入骨草木無華滋雖膏之以慶雲英露而苦澁
寒瘠之氣終不能盡去舌端有口必能品試

於丘僉判

比一再侍坐精神閒整念慮冲澹已得之動容周旋
間伏領賜帖益信身朝市而心山林也山中魚皷夂
瘖爛煑白石而不能度永日今府判即而供之清則
清矣第不能療飢耳東坡持盆石說偈以爲僧供府
判因其所有而供之豈非謂我固有之耶一笑

何知縣

昨辱屈臨陪侍才移頃而經濟才具已得於動容周
旋之間明日訪虛舟府判相與誦才美謂六年鄂渚
歷試諸難職修事舉無不稱之任考其所言驗昔所
見極爲邑民喜也建邑甚狃民俗甚悍弱之肉強之
食雖升平之世尚間見疊出而況大亂之後位乎其
上者有操縱闔闢之道易暴爲仁特轉移噓吸間耳
喜事者或足以激變畏事者或足以起侮判縣行乎
二者之間必有其道矣邑民不死於兵則死於疫癘
石田荒蕪不耕者太半二稅既不能盡蠲必減放分
數明裡殘事定有施行下車之初且緩催科之令寬
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山中小莊辱在治下強僕
悍佃亂來亦有反噬之意去寺二三百里爲之莊主
者力不足以駕御非縣家主盟幾無以自立不耕之

田圃不可問其租矣已耕已種者亦遷延不納莊屬
大邑而苗輸府倉七月初催督之吏日夕在門今已
納三之二租出於田若不追索租何自而出乎已戒
莊僧状其尤者一二申聞懲一人而千萬人勸此亦
開闔翕張之端也某病眩二十餘年見筆硯輒意敗
知事咄咄請書致懇迫不得已借具此帋

余子才

前冬〻馬首東上極欲哦數語致善頌善禱之意既而
思之一科於子才分上直券內物何以頌禱為心古
學古文章議論文古既不肯詭遇曲從以求合今時
有司之尺度下第也宜唐之文士以科舉奮身名俱
歇者凡幾何人而劉蕡以不第名揚天下後世春風
走馬一日看花與蕡相去不知隔幾塵哉此某所以
為子才喜也某浮游東湖之上隱約西山之阿漫浪
廬山之下時行時止有數存焉鄙人無意於其間也
留番易朞年間雖不一再相見而聲跡未嘗不相聞
一舸來歸彼此遂不交一訊限之者湖波三百里也
歲晚到閒先山深雪寒紙窗竹屋間擁鼻危坐眼挂
屋壁極有佳思欲持謁子才而筆端無口東向不勝
懷人之私

澹翁王主簿

昔者大寇壓境忽焉相見低回草廬間相依為命三

生之緣非偶然者江湓烽靜山林市朝所向各不同而心之相向廬山雖高不能限南北也堅守山縣於劇虜不到之地強毅堅勁有如山不動之力是豈白面書生所能及執我仇仇宜位乎其上者不能自已也敘元兄歸自九江留三日乃行燈前夜語相與絕嘆高致又甚惜令兄府教厭人間之太速也某不到東林三十年今主人者蓋浙中舊識開春小出或可與北麓尋僧虎溪亦一快事

恕齋吳提刑

恥辱枉顧侍坐雖不久而得於教誨亦已甚至三聖言外之旨斷之以二十八字探賾索隱幾無餘蘊彼九師十翼無乃費詞已甚歟夜寒擁鼻令侍僧又復誦而聽之優柔宛轉深入心肺充然所得蓋甚於耳提面命時也雪窗冷坐軍將打門妙墨新詩羅列几案鸛鴒和鳴春意滿室不復知天地間有寒色矣遺貺珍甚登嘉感激韋蘇州念山中之客作詩走使以慰其風雨之夕數百年來無此清事顧其何足以稱之稟復草惡伏惟台照

雲壑吳通判

比扣寓邸適落車馬既出之後亟其來歸不及候見甚作惡也山寒歲晚雪老冰枯癡坐附火一脚不敢出戶今早四山霧合頃之陰雲解駮晴色滿窗與冰

雪相激射戶庭几案清甚祂日而清詩忽來寘之几
案冰雪不敢清矣謝家兄弟能吟者靈運惠連而已
山谷稱少游昆季亦不過二三人而昆令季強乃萃
于一門文章種性有如此者柰之何不敬一二日出
城面誦所以銘藏之意

山泉吳提舉

去春專价至義豐恰遲兩月而朝天車馬已次廬山
之下前辱賜書謂方上丐免之章而三節在道終不
容自已昔者侍坐時細視熟察精神念慮多在歌行
風賦間語及仕宦君獮猊焉何物功名乃逼人如此
白傳幅巾藜杖從容草堂誦詩讀書燒丹煑藥眞若
無意於人間矣丹成竈破而忠州刺史除書適至世
間出世間二法不可兼得提舉風味人品視白傳無
異故出處亦大畧相似然白傳於鑾素尚未能忘情
提舉意地脩然於此又過白傳一籌也某妄意經理
廢寺窮一歲之力甫竟八九恕翁小泊豫章某候迎
南浦相語甚款雲壑屬京漕山雲參制府長翁少翁
麾節相望二季官游率不遠數百里功名之盛萃于
一門耳目所及殆不可屈第二指也恕翁在章貢某
既不能爲其一行扁舟順流而東往來兩臺之下臨
別之語極丁寧也春初東舟入手當敬造臺治之下

山癯鍾知縣

四年前過開先適在行李東歸之後流風善教備得於邦人士女之口辭嚴義正壁間題字凛然與萬竹爭清絶俗標致是未爲不相見矣嘗記過九江夜宿羅漢主人者出近書不腆之人乃蒙薖及於毫楮之末某愚且戇見而厭之者多矣判縣乃記憶於未相見之時是特未見其可厭者耳某行年五十有二根道力學早以眩廢反觀内省空無所有而或者謂之有涉世適俗實無所能而或者謂之能挽之盈寸推輙盈尺行藏出處付之推者挽者其實頑然無意於其間也判縣故家人物某雖未識面而自覺風味頗同相知若甚深者心苟同矣雖古人在千載之上猶見肺肝而況聲跡之相聞乎瓜期何日倘或入城某將候迎於郊關之外

梅邊汪司法

二十四日或言有專介過上饒嘗具幅紙申白事當巳徹几格視篆方新交相私覿亦孔勞矣然家居未嘗不應酬移家爲官未見其爲勞也台眷冒熱舟行計皆安佳相去數百里乍別不勝懷人嚮昔閣山之下小坐散行明月一天林影在地天地至清之氣耳目應接不暇主人有丰度和我不塵埃至是而見之自有閣山未嘗無明月明月之夜未嘗無行人而人與月多判然不交涉者是豈與凡子道哉功名遥人

此事未易入手矣一笑適有便過鵝湖再具此紙

張司法

發下謬蒙示論甚悉百尺竿頭進步此論至矣然須先養其在我者根本苟正枝葉無患乎不盛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有諸中形諸外不可掩也今之爲文者不知出此規規焉馳逐紙上死語屋下架屋也固宜獨携無言子共升崑崙巔退之巳超出文字語言之外進乎是則百尺竿頭在胯下矣何時重來極論此事

許上甫

昔者送客湖亭得可人於立談之頃眉目衣裾皆江海英氣託物寄興音節疎亮蓋詩人之豪者因記古交余子才時昔夜話曾相與言高致及是乃得之子才不可見得見所與游斯可矣別去逾年遠賜手書議論高遠出凡子數十頭地詩軸疾讀得未曾有蓋氣爲根本學爲枝葉非拘拘焉弄紙上死語者騰欲與君談太極君眠未起我行忙眼中亦豈有徐徑畈哉世變風移士氣日趍於下所謂詩家左看不上眼不能先立乎其大者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讀之得其緒餘土苴則出而語人曰此晉魏也此江西也此開元天寶也此西崑玉臺也傍人籬落倚人門户步趨倣傚如順朱相似引而置諸康莊之衢信意放步則

一脚不敢動故其辭斷斷而無韻淺陋而無節亂雜
而無章方且濃墨楷書署眷扣人之門户以求題品
幸而得之則大書深刻誇示凡子謂此爲某題此爲
某跋此爲某序即而視之所謂題與跋序實三之二
而詩不能一焉蓋其內空無所有託於人以爲重尚
可與言詩哉上甫視之當不直牛馬走也得書已兼
旬馳書者去不復來念厚意不可久不報因以今之
所謂詩人者爲上甫言之何時來訪極論此事

初堂韓檢閱

正月末曾奉書致升朝之賀無何老母訃至支續喘
息冒盛風疾雨而歸不暇以別告樓翁書中必道所

以然入館已許時放失舊聞編摩大典當已成書誅
姦諛於旣往發潛德之幽光筆端銳且嚴毫髮當不
貸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不行於今而行於後世斯可
謂不負所學矣老笑翁塔銘亦曾入思慮乎洪筆麗
藻已藏於金匱石室矣以其銳且嚴者施之於名山
大澤使林僧逸民皆得而見焉前輩以文章鳴後世
者皆然也秋氣清甚庭户几硯皆清氣文思忽來當
有不可遏者不待其屬矣謬葉久留几案寸短尺長
當不逃具眼痛加筆削俾知所趨向甚有望於膚寸
之澤也老母未葬東征未定然以意料遲不出年歲
間盧寤瘉美疢可念然時其醫藥賴有檢閱在耳千

里作書畫盡留次

[redacted]饒安撫

昔者使節易鎮某時在西山南浦間不得與九州士民同致境上交爭之意然德星焜燿臨吳映楚光燄萬丈四方萬里有目皆見山澤舊民亦豈在照臨之外哉簡靜而民肅平易而民親以昔之所以惠江左者推而行之淛右吳松如練洞庭諸峯草木津津皆生意凡今之以斧鉞為威以鍛鍊為嚴以椎剥為健民之視之不啻若鬼神之臨上是果何益於治道哉南陽帝鄉挾江附海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異時扶輿清淑皆鍾於王氣山瘦而寒水縮而枯民生其間所得者清而已明公開大幕府行快活條貫以表東之諸侯呼吸噫欠春行千里瘦者可腴縮者可舒越人何其幸也某嘗語客一節西來歲月能幾由楚而吳由吳而越地方數千里皆被天下之善政可以為斯民賀矣然東征未歸未敢為明公賀也某去正稟違小留舊山斬焉無東還之意蓋留巳久失庇又新如縱之遲留歲晚遂多此一出憑藉餘庇居之甚安某人便中僭附此啓仰惟台察

東澗湯尚書

不瞻望道德屈指十有五年俛焉涉世面目心肺皆

塵士嘗聞道義名勝士一脚不敢印其門尚書曰恩
空一世手持漫剌不納諸謁人勢也比致軒倉使出
示台翰筆端有口乃齒及鄙人見山堂新刻又蒙輟
賜尚書實德足以契上心實學足以淑士心實行足
以厭服天下之心動而天飛靜而泥蟠明如青天皎
如白日得聖人之時某何足以知之賓客來訪相與
言尚書辭榮遺貴深根寧極將求吾所大欲獨立千
仞俯視萬有如之何其可及也然蕙草罷參去梅香
入室來靈府扃鑰果牢乎一笑某少也嘗不知此道
三十年前知之而未能好之三十年後好之而未能
樂之兢兢業業大懼死生之際失其所謂我然無所

求於世無所望於人舉天地萬物一毫不足以動其
心此則自知甚審然持此以出生處死則未敢自信
去年病臂庸醫見誤死瀕八九大變在前不亟不亂
前之未敢自信者或庶幾其可自是而往不敢一日
不用其力矣安得從尚書游夷猶從容倚闌放鶴請
教所以用其力者西望不勝皈向

山癯鍾知府

某昔者一再辱臨湖上從容率竟日外而天下國家
內而德性問學縱談深論無所不致其極某之所得
亦已甚矣略維揚入脩門脩名獵獵如雲斯升如日
斯起某嘗語客曰正人登庸矣直氣庶幾可伸世道

庶幾可望善類庶幾可倚矣二月初嘗奏記誦所以然已緘未發而中峯郭使君以雲居招隱之檄來欲遣入京行李恐俗疑營省劄由是所欲言者不復徹左右之聽留淮失女留京失子所得誠不足把翫自常情觀之固有不能爲懷者然而國之於家君臣之於父子剩量固有等差授一麾而去其未敢爲判府賀也傳聞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天下事幾若脫屣人間者然天寒歲晚盱民望賢父母之來甚於飢渴果肯爲其幡然而起乎某眩已甚病粟之未有入山之期侍坐聽教未有日不勝奉拳

中峯郭知府

毗承使軺榮上小次番城遂得瞻望揭休山立於前後積二十年欠焉未滿之心至是猒足於一旦何其幸且榮哉開藩已許久教條寬大如雲收雨霽皎月行空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爬搔撫摩興起人心甚而山巔水涯一水一石扶持封植一日必用其力雲居名刹不以某愚不肖特須台翰申之公檄舉而與之某病甚不能爲敢不自勉仰副判府作新教法之盛心第五七年來國家閒暇廟堂清明雖窮山小刹皆出於堂除省差雲居薦福亦或不免今勉遵使命冒昧領事脫或妄一男子手持幅帋自東而來某將置身何地也某出入叢林三十年斷斷無他技惟學

進退不敢苟而已矣冒然而往油然而逝亦非判府所以更張之本意也今之爲住山人者取舍多出於郡侯私心之好惡其人品其參學其履踐其出處悉置而不問所以列刹相望多看不上眼隆老雖少年而標致差不俗住山七八年未見顯過求可語僧於廬山之南如隆者未多得使命既須必已引去判府不以其言爲謬急走伍伯呼之使來眼高識明可否當得於眉睫授之公帖使之再任乃見爲法擇人之意住山不必問久近非其人去之當不俟終日得其人甚久庸何傷其挈來薦福柳巳生肘諸公貴人不以其久而厭棄之也庠老不由介紹而辱特達之知不敢自外造化欲乞指揮知事差二僕一轎僧行或各一人到即戒道蓋庠老不可徒行也其行年五十有七四肢百骸節節皆受病之地非晚問醫廬山首當納謁作階之下

在軒楊京教

昔者行李未出番時曠日彌旬雖不瞻望未覺相別之久東入脩門曾日月幾何而離憂紛來已若歲月甚久者何爲其然也清才雅望不置之石渠東觀亦盍在道山蓬萊間分教天子之泮士論未厭豈天下第一學校聚天下第一人物鎮之者非天下第一名流不可爲由是而翔天朝由是而升臺閣諸公衮衮

皆然也今弟提舉厭棄盛世於功名獵獵方起之時極爲世道惜謝君直歸自長沙與言其惜與某同凡爲世道憂者皆然又豈止某與君直而已哉某四月初右臂微痛至八月不愈誤服史生草藥死而復活年去眩甚便死已遲甚惜此藥贊决之不勇也某自別後意緒極無賴不切語言亦有不得已而發者謾録數篇求指教到京後詩文必多亦可以賜教乎又欲具幅紙致不相忘之意坐病至今相與甚深必恕皐緩

天錫吳知縣

去年冬聞受命于朝爲番大夫番之士民憔悴於虐政聞豈弟父母之來室家炷香以待某獨未以爲然一老在洪傍無寄侍未信其來也癡坐山中水攻其外孤悶幽憂半語不挂人間事客有告者曰令君來矣候吏已回迓吏且行矣某聞而喜曰一老庶幾康健歟何以許令君來也區區之喜在彼而不在此是豈易與凡子道哉得百里而君之拯民於水火救民於溝壑奉祖之道寧有大於此區區所以爲判縣喜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東湖去城僅隔一闌舟馭西來當於我乎館已掃拭竹下以待前驅橫撞大鐘候迎柳下行矣有日何喜如之

何僉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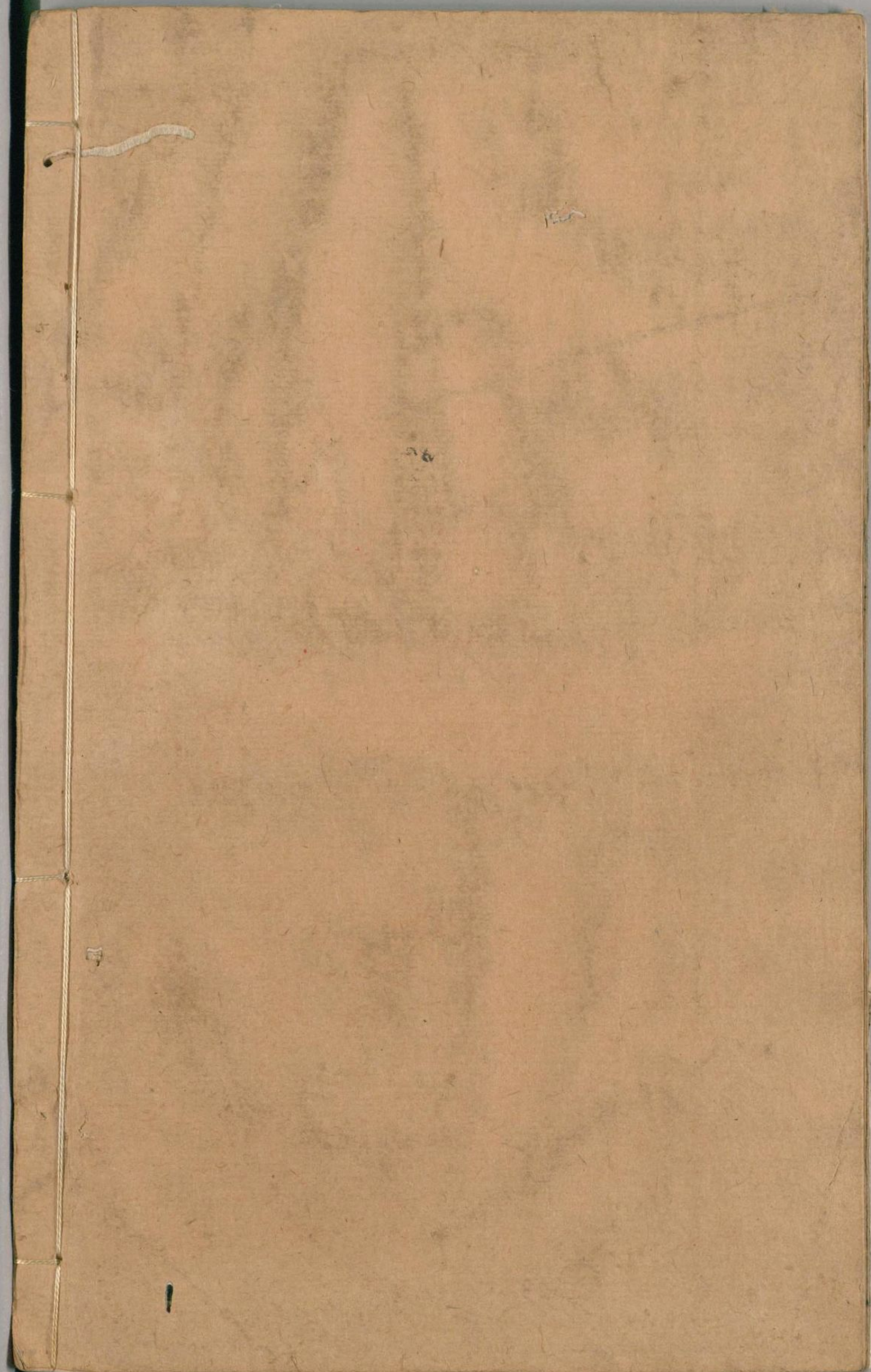
比者一世〻人品肯爲番來從容親炙某品爲文且歎者
疇昔之夜青燈相向縱横三千字文得優游饜飫餘
味宛轉齒牙胷臆間如稻麻穀粟無一語不切當時
之大病天下之大計而探賾索隱發明聖經言外之
意有老師宿儒議論所不到者有本者如是夫近時
場屋之文華而不實如揷花舞女其葩華艷麗非不
易入眼也而於用乎何有學而不適於用雖文亦奚
以爲此某所以於延英大對拳拳服膺而弗忘也留
衣爲别此意古甚某非其人何以稱之遊象山登鵝
湖諸老講學之盛想烱然心目間朱陸之論和而不
同求歸於是而已而二家學者遂挾爲爭端相視如

秦越如水火可笑也能不惜一臂之力爲破其藩籬
乎某數年前嘗賦絶句寄鵝湖山長曰牛頭向北馬
頭南末學紛紛轉不堪放得自家天地闊方知朱陸
是同參因筆謾求印可還治果何日脩途跋涉天寒
歲晚可以休息神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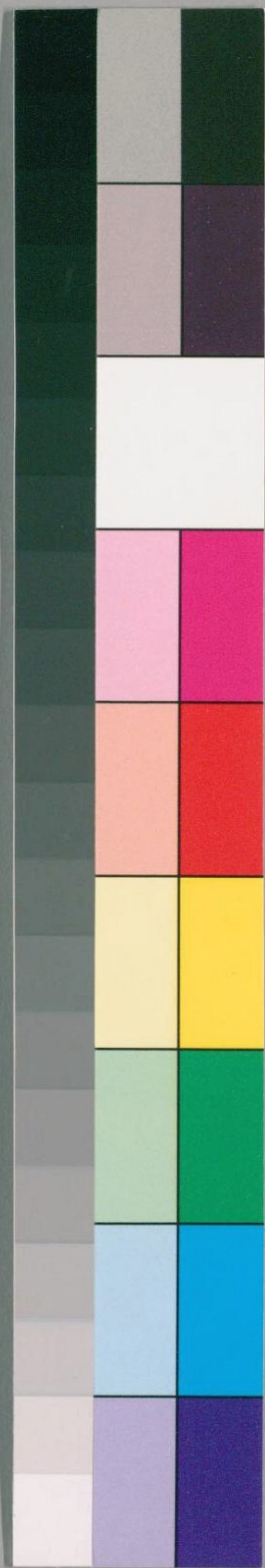
高田許監丞

疇昔之夜拔關來訪放言高論眼無凡子山鬼百怪
奔走辟易謂自有此山來未有此客也日暮津亭之
别冉冉兩年世故蒼黃變化無定姿廬山高自若耳
某比舟泊星灣既不見郡侯遂不敢納謁如負大欠
雖然霅溪之舟徑造安道則風味蕲矣謝君澤出近

詩及別帖語甚奇峭所自出者異乎人也月夕後領
賜書慰藉勞問之意甚至何以得之聞令嗣用可文
思浩浩如川之方增文章印遂有所付有子如此斯
可言萬事足矣某番中之緣未盡尚此少留眩輿病
迫逐而不赦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無可爲監丞道



無文印 九



無文印卷第十八

書劄

蛟峯方運使

昔者使軺西上某與邦人士奔走攀違閤山之下夕陽荒草蒲地皆離思而冬暖於春霽色蒲道黃髮皤皤二老面有孺子色安車夷猶精神閒暇眞上界天人下閱人世邦人嘖嘖聚觀謂異時明使者朝天而東易節而西者固多見之矣使星壽星光輝相激射如此盛事未之見也比日台候何如侍郎存於心者實學修於身者實行及於物者實政令修庭户數月之間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不肅而成不施而孚

不嚴而治於此可以論知行矣今而後益信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憑藉餘庇領衆粗安但不堪衰疾之憑陵二月初過廬山求脉嚴子禮逾月乃還甫畢聖節便是結夏名爲住山人勢不容他出瞻望道德於前後秋以爲期未間不勝戀慕皈向之至

又

比憲兵回伏蒙頒示台汗及講義仰仞侍郎不棄弊帚之盛心亟令侍僧讀而聽之至提起截斷處雅與禪宗合蓋禪之爲學亦不過克己求放心而已其着力用工處未嘗不同也侍郎肆口而說皆從本領上流出非眞積力久能如是乎近時講肆多融會先儒舊說綴緝成章屋下架屋看不上眼無它其所自出者有欠也侍郎開物成務之學講之也明行之也篤指示學者直截勁正由基之射無不中之的是豈得於紙上也哉天地間有此爐鞴有此鉗鎚有志聖賢之學者何其幸也其少也聞之諸老先生佛氏之學清淨寂滅而已槁木死灰而已未見其用也及受其教讀其書其言有曰一物不爲纖然作用又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本末體用未嘗不兼該也所謂清淨寂滅槁木死灰者豈非誠言乎反復賜教優游饜飫欣然有會心處自是而性知所用力矣許賜四大字辱賜頒下刻之座右爲衲子朝夕游觀

之助則侍郎之賜溥矣

恕齋吳制置

不瞻望道德遂八九年光華麾節照映天壤間功名獵獵極一時之盛某眩且病自分槁死江南澤中不復以寒齋姓名上徹記史區區亦曰侍郎出藩入從相與謀王斷國必極天下之士盻焉山林之人而欲旅進旅退於其間非狂則愚由是一跡不印阼階之下然平時受知諸公貴人千里對面其所自挾者胷中道誼而已侍郎不棄弊帚稱之於當軸誦之於諸公舉之於僧之有位者咄咄不絕口不責其跡豈不亮其胷中所存者乎比者恭承開大幕府建小朝廷平分天子半面旌旗卧護長江千里天塹眞儒之用無敵於天下內而中國外而四夷所以望於侍郎者極不淺也領客新亭舉酒北望青山一髮盻盻愁予卒魏公未了之伐功續雍公不世之偉績侍郎必有以答中國四夷之望者矣某何足以知之三年前致薦福事借榻西山下侍郎旌麾出閩舳艫銜尾橫大江而下某急呼扁舟趍逐於樵江之上而拂天旌佩已畧昌邑而下吳山矣未幾山泉計使録示飛躍夜集詩且言朝天在即某嘗和韻致拳拳不相忘之意其言有曰雲屯萬騎西風急月浸三邊夜柝清詩到義豐侍郎已東上不知山泉萬金中嘗爲繳呈否雲

乇萬騎月浸三邊豈非驗在今日乎番去金陵千餘里然扁舟順流而下亦自不難東遊與發安知不忽焉孟進棨戟葺纛之下

古崖江知府

前年冬客長安曾修館人之敬語温氣和春風滿座不知窮冬之有極寒崖古而高去天尺五泰山巖巖之氣象見面盎背瞻之仰之足以興起衰懦一介行李不漫游西湖矣伯仲名高鎮壓一世柳塘去同野直隔一湖起敬數十年始遂既見三千里外却逢君益信詩人之言果能道人意中事遵海而南奉詔而東光華麾節照映東南天方薦瘥水旱連數十州和風甘雨乃獨泛溢於提封千里之内穲稏連雲滿地皆秋色可以觀政學可以論心法益信天人相去直不能以寸望脩門而東歸踵伯氏之舊轍天下之士相期甚遠相望甚切也江心珂東堂知首座涵養蘊藉有過人處而去就極不苟日長吏退謂之進與之語亦官居清事東坡官游相從多名僧議論語笑皆足以傳後世非若今世直以院子相周全也住院亦何足道哉苟非其人直貽山林之愧耳寺丞試與二僧游而後知尹公之亡取友必端矣千里奉記因而及茲不自知其僣

省身雷侍郎

癸卯秋自臨汝省晦靜翁于盱江適侍郎亦爲翁來陪侍信宿翁今不可見矣見翁所與遊斯可矣侍郎玉立周行時某留徑山累起修鄉大夫之敬而感山僧來自坐上傳道台意謂某病眩不良於行可以不出遂不復孟晉失此一機不瞻望道德遂二十五年五七年前矩齋翁再鎮鄉郡今户侍公來訪矩翁欲招之到郡齋相聚未成行而矩翁去户侍留書語別且言頃會侍郎於盱江約同訪矩翁因約某同遊西山而聚散去來有大不滿人意者然情苟親矣雖相望千里其間不能以寸也侍郎仗節南方任居南方之半以詩書禮樂師表南方之諸侯嶺雲不飛海波不摇此南方之所創見也一馬朝天當聖天子郊見臨雍之時延禮師儒講明治道侍郎以開物成務之學啓迪上心掃除枝葉搜抉本根此又天下士所創見也銓衡難特維日已久守法或失之嚴博採或失之泛自端平至今凡幾更化矣其間人才消長治道升降國勢輕重士論可否咸有可議者執經用權旁搜遠取野無不用之賢賢無不盡之用侍郎必有所以荅天下之望矣甚盛甚休去年秋臨川醫僧來番陽爲言在五羊時嘗得竊聽議論於賓客之後而槁悴姓名嘗娓娓挂齒牙餘論間侍郎所憂者天下之事所汲者天下之才某何人斯乃上彰台念如此張

魏公用兵西北時僧秀紫芝常參畫幕府雜耕渭上覧諸道餉餽實用秀策侍郎　有魏公事業耶秀有學問有筆力有才畧恭視秀三者咸無焉何以仰稱侍郎之託存哉切伏惟念趨承甚早知遇甚深不待坐二十五年不交訊二十年顯晦高下勢分固懸絶而道誼之在人心初非顯晦高下所能限其十年江南柳巳生肘倘未即淪謝尚能拭目功名之盛何幸如之

叔炎洪制幹

比辱訪既別之數日嘗納謁而徒御巳過斛峯又旬日再納謁而落車馬巳發之後千里之役數月之别而不能面致次舍珍重之請殆若有欠焉者風霜歳晩歴江涉淮行李亦良苦不如是不足以老其氣骨氣骨不老不足以當事任觀江淮之形勢察南北之離合審古今治亂興衰之由必有欣然會心慨然與念者歳晩且留治所乎抑歸幕府乎度必爲裕翁留矣鐘山石城王謝沭宋風流猶有存者公退領客步半山訪謝公墩弔荆公墓田坐定林庵酌八功德水摩挲荆公手栽石上松端莊勁直蒼然有歳寒色自一寸而數尺自數尺而十圍其所養之者必究其説矣入乎目著乎心不可只如司馬子長置之於史記間也一笑

疊山謝架閣

正初還西山二𣁽明月遂退還東湖舟車來番不得候迎柳下愧貧不可言千里來歸侍母友弟天下至樂寧復有過此者閉門讀書求聖賢所以傳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由察南北消長離合之機他日舉而措之天下爲生民立極此第一義也或言架閣胷中所存浩浩不可遏將決科於六題十二體之間某以爲未必然或以爲必然比周生來問之則信然矣架閣言語文章如春風行空遇花成花遇柳成柳滿天地間皆生機活法矣所謂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哉埋輪繫馬求吾之所大欲如前所云者豈不偉甚以文字爲功名以文字名後世是豈天之所以生架閣之意哉是豈生民所以望架閣之意哉蛟峯致軒咸以爲然而不欲以書道所以然其情知心厚甚故攙言之察其心不嗇其過幸甚

秋山李教授

春初舟泊廬山下滿眼皆故人不敢獨納謁過宋而不見元城可笑然文氣爛然光燄萬丈與山爭長則未嘗不見也謝君澤聞益謙自山中回出唱和詩極言從游周旋之樂甚恨不着蹣跚踍踤之人於其間耳蜀客來出秋帖喜甚忘寐今之言時文者口不挂理學談理學者不屑意時文殊非絜矩之道府教二

學並行而不悖可以爲訓矣某頃遊白鹿同舍可愛
敬者惟陳長卿傅震可二人焉震可已收筆硯之效
長卿老矣尚裹甲場屋間長卿篠塢先生孫篠塢嘗
與晦翁講席而受文法於厚齋官清行古以貧遺子
孫長卿受之而老益固其文行則幾於祖矣石田荒
涼不足以飯嗣歲得館於松坡李氏竭其入飯幾不
足也郡庠廩給有餘地府教能授之以賓職推升斗
以足之乎長卿守義甚篤不求多於造物也某與長
卿別三十年矣摩捋白髭鬚相視而笑伊川謂才言
乞字便自可羞其守此戒甚嚴今不得已遂以累長
卿矣府教念之晬傲石說佳甚益謙所作固頓挫然
傲非難能事未敢以爲然某病且眩無意綺語時有
不得已而鳴者謹録一二求印可不得面請所以教
欠事欠事有中峯爲地主有秋山爲郡博士而不能
往從之游欠事又孰有大於此者一笑

又

自頃交訊後爲病所困日長院靜弛焉一榻上不復
嗣記三月初歸自豫章無何奇疾文大作閉户謝客
從事藥裹然亦不免汩汩應酬孰謂天地間果有閑
人哉攝郡小煩台重賢者常任天下之勞欲辭不可
然發政施仁應律合節亦可以小試所學也五七日
前日將暮病小間倚闌數竹而台翰忽來驚喜過望

詩文賜教尤大過所望燒燈夜坐令侍僧讀而聽之平易而奇崛文從字順無半語隻字戟人喉舌而詩書道德之味藹然可掬夫是之謂天下之至文近時爲古文章者多習怪僻晦澁如煙昏古畫土蝕篆紋斷闕蒙迷幾不可讀謂不如是不古可笑盤庚三篇告殷之頑民而後世深於學問者或不能解是時去先王之世不遠義理之澤流注人心民雖頑心未嘗不古也世世不古學不古人心又不古而言語文字乃欲作古可哉東澗近作比累見之孔從善昨自澗邊來文以一二囑從善携以見教耆老而姿媚意到理到雖不爲奇峭而有卓然不可及處未易與學語言者道也中峯近過竹邊留數日極言辯惑釋誣筆端之鋒甚銳人情向背見於別後感不絕口某謂不如是不足爲秋山矣謝君澤春初入京未還君直寄某唐律必有爲閣下誦之者而所寄致軒書亦以某言爲不然昨得訊將過此且訪虛舟令嗣舟次柳邊即入城某已掃竹所以待其來而不吾過也清惠祗領而非所望某望日已參告推宂復來敎之辱有便尚須陸續奏記

山南余僉判

前年歲晚行李東向肯爲東湖旬日留咳唾噫欠皆詩書義理之澤而功名氣宇文溢乎動容周旋之外

與昔之所見於疊山伯仲者猶酥酪醍醐無二味也某今年春訪蛟峯省洪氏女兄西山下盖山谷甥駒父之家二甥皆吾伊讀書差可愛曾書三絶於書室其末云曾把黃家文集看能文極愛玉鴻駒元符以後無甥舅令我丁寧兩鳳雛元符以後是豈眞無甥舅哉一笑一世人品冠冕幕府恕齋有此客精神頓增十倍據桉而興斯民區別是非横經而與諸生講明義理精麄本末備具兼舉可以觀素學某嘗謂士生天地間開物成務乃第一義天之生才豈直富貴其身而已僉判心法廣大與天地同流必能以聖賢所以存心者自任矣吳天錫番易之政邑人以爲百年無之某比爲贊觀音畫像云宇宙内事即已分内事已分内事即宇宙内事觀其音聲救其苦惱是豈有爲而爲之哉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區區此言豈直爲天錫而發哉某一別近兩年無一日不念作書適周生過臨安然後過金陵乃能具此紙文未知到在何日東望不勝惓惓

南屏湯節幹

湖寺五七日之聚出於意料所不及一舸東還此第一快意事別去方孤悶不自聊而僕以長句來亟令侍僧歌而聽之優柔舒徐如行雲流水所謂孤悶者遂釋去明發僧歌而和之既脫藁或謂韻有錯綜而

文以[illegible]池爲[illegible]以耳爲目記憶不眞無足怪然詩已
成典巳過亦不復䟦古人和詩在意不在韻屬韻而
和蓋後世詩人好奇之過而詩之道亦巳淺矣或曰
此論固偉如古人不甘何其應之曰文章在人心萬
世同一關捩後五百年安知今人不古哉何文訪潤
翁因筆發一笑

忠齋孟知府

伏聞卽報恭審列䟽薦賢自天錫命掌茂陵之奎畫
鎭澤國之舊民郵音東來番之士族而言曰孟侯來
矣吾氣其吐乎番之民族而言曰孟侯來矣吾城其
完乎下而走卒皁隷微而䆴婦乳兒文族而言曰孟
侯來矣吾貧其瘳乎爲之頌詩爲之旌旗爲之熏爐
蠟炬少且壯者我將拜迎於中途老且幼者我將拜
迎於道左病且廢者我將拜迎於郊關之外機動籟
鳴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判府何以得番民之心若是
其深哉豈非昔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耶其
屈指旌麾去番恰十閱月番民去思之心如一日依
戀恩德想望手采如一日不幾何時皆曰問鑄此來
矣文曰將漕湖北矣文曰司臬湖南矣民情歸嚮如
此欲堅壁而判可乎其今而後知匹夫匹婦之心果
不易得也雖然其所以望判府之起若是其切者果
何謂也哉豈非其氣欲吐其城欲完其疾欲瘳乎脂

車秣馬戒嚴徒御必思所以滿其所欲者矣其病且甚昔也特爲判府此來納足甘棠之下不過數日今亦已十閱月矣作者已立虛者已實蓋區區之出不敢辱叢林不敢辱自己且不敢辱知己也俟迎有日無任欣忭寒事日盛所向敢乞爲民保重

疊山謝架閣

伏閱邸報切承公朝以石渠東觀借重於天下第一人品番之人士知某託契甚厚譁然相與言曰松岡必起或曰松岡必不起某應之曰卷舒出處松岡自有成算未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然古翁當國之初首及守正不阿之士可以觀公道在朝廷矣進退用舍公道通塞所繫獨往不回恐非所以爲世道計也張于湖爲紫微舍人年未三十與汪明遠同官于湖盛年英氣明遠頹然一老君易與者于湖多褻慢之未幾明遠爲臺諫首及于湖且并及董得後十年明遠歸政府力薦于湖謂昔者之論正爲朝廷養育其才氣今可用矣秋壑之意豈出此耶居聖人之代成聖人之典搜抉遺佚放失舊聞誅姦諛發潛德肆筆而書肆口而說吾志未嘗不行也遠識按俗必有以處此某何足以知之比彭以成以所賜手簡來且言不欲以身累人而松岡盛意不可孤俟某去番却以書呈致軒某欲館之山中謂舍館已定明日

遂行明發某如其所寓則西舟已辦爲某留半日某
言大功名大事業大學問前輩所得於大患難中患
難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方見學力苟能立我以宰
制萬物則凡有天地日月處皆故都舊國天之未喪
斯文夫子豈有不生還哉以成極以爲然誦其所爲
文沿途所賦詩詞不屈氣不餒可以覘其所存也某
自別後病益甚涉春尤甚二月初問醫盧山三月初
方回今所苦已去五七而病根未除其極不過死而
已矣死猶歸也夫何憂病而不死是則可憂也客自
南來多能誦其所寄詩靜觀諸老皆兒女且與忠臣
教子孫語甚壯不知附誰氏某未得之再書見教區
區至望

王知縣

比辱臨貢於高風落木之時長松片石皆長顏色豈
弟宜民之意又有溢乎聲音之外者山中父老過從
相與誦大夫之賢者咄咄不絕口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於斯見之持堅凝之力量使吏姦無可投
之隙豈有不可爲之邑哉寇萊公張忠定他日所以
行之於天下者蓋本於巴東崇陽也某來盧山才半
年走吏之號呼於門者更出迭入下車以來幾免十
七八矣多荷多荷山居亦不免酬應欲申屈臨之謙
而汔不可得倘高明必蒙矜貸

月崖范教授

春初萬節幹緘示歲晚所賜書二三月間僕自城中回嘗拜車馬於西山道中是時切知行李已有西湖之役深居僻處一書問無恙雖莫能自致然月色一崖清照天地夜涼如水未嘗不炯炯心目間未見吳越之有界限也秋屛僧逝至九月台翰極慰所思某骯髒難合月崖亟稱於諸公慰藉牢落又貽書於千里之外月崖取舍何異乎時人之取舍耶某歸西山下侍毋從兄梅花一再發去家三十有九年他日儵來忽去卒不得爲兩月留也七八月間醫之庸者以點目劑來謾試其技眊矂遂甚於昔日長無事亦欲娛弄精神於文詞翰墨間而造物乃祟之至此比閱浙中士友所送詩軸其中有曰天既與才休與疾極嘆其知言月崖愛念厚甚亦能爲我箋天公而問之乎介中料院比爲矩翁漕使一來席不及煖而矩翁去次山運幹緘至留別之書甚惜不及一見也恕齋在章貢甚望其來俗眼疑人謹不敢出山泉右司久欲作書眩甚作字甚苦至今莫能次山書來謂有京便倉卒布此挂一漏萬

溪園周府判

山中苦茶多產竹下風清露寒得春每晚常歲獻新多在谷雨後今近雨五六日其長一寸課奴小摘早

来巴獻之綉使今專以两合置諸左右苦硬之味務
芳古之韻寡得於天者然也一笑

無文印卷第十九

書劄

笑翁和尚

即日季冬謹時恭惟尊候萬福某八月末始知客東
歸座下嘗拜一書比客自東州來者乃云未徹信乎
否耶和尚住山五年中興再造之烈王几末足爲高
矣然土木之興建無窮精力之應酬有限似聞故疾
作楚屢廢寢食豈非思慮營爲過度故致此耶罷役
養氣以延壽考永爲大法宗盟此天下衲子之望近
聞新刻呂惠卿丞相所作大覺塔銘重道尊師可爲
後世法第或者謂東坡有靈未必肯之耳蓋大畧已言

行宸奎閣記足以盡之當熙豐沿革之際二公道不
相侔甚於水火一薰一蕕萬世猶有臭也亦嘗與寺
丞商畧之乎否既刻矣已無如之何因筆姑及之耳
某處此粗安惟是不得歸省又且時聞尊位不安不
得躬拜床下甚切怏怏拜狀草悪伏乞尊照

癡絶和尚

某禮違又半年夏初兩申平安狀持書者皆中道而
反比專使行不欲同兩班具狀必蒙鼎悉山中無主
內而僧行外而江湖望和尚之來甚於飢渴或謂君
命不可重違和尚必奉詔或謂和尚方以晚節自高
雖君命有所不稼必不奉詔間有持是二說訊之某
者切以爲出處大義和尚自有定筭晚生末學何足
以知之推拂登山則有坐參之便高卧不起則挈包
俓造法華此外不知所云也

偃溪和尚

比㳂潮絶江再拜禮別盎盎喜色浮動眉睫間是時
逆知靈山詔黄決不在他人手參之道德揆之位望
察之人情遡向當今之時亦孰有可越南而超北者
一札十行自天而下無怪乎不逾時越月也鄮嚮於
先佛照行道之區奔走四方萬里之竒士若子若孫
後先相望於五六十年之內金春玉應陵厲今古何
如其盛哉其一舸東來遲回姚江之上薰風已來尚

此來去緬想靈山法席之盛恨不得身廁其間西向
不勝依歸之切

西江和尚

在四明日辱千里賜書而申之以厚惠未及拜答而
有番江之役來番逾年未及拜狀而和尚奉詔東上
八九月間竹巖之徒隆上人來書叅禮隆未及行而
專价已來雷動法施又得竊窺一二既足以慰渴法
之意教誨諄諄又足以見愛念之盛心喜甚可知也
二浙後學傒望法王大寶之來維日已久麼之不去
無足怪者更望以天地為量來輒受之隨其根性大
小滿其所欲它日不必歷天育靈淨而直登雙徑此
特分內事雖然明覺宗下乳峯而道行天下後世何
以屋大衆多為哉某東游二十年日夜望和尚出浙
而今乃背馳如此其於法施何其無緣也霍山曾講
交承之契否某頃也待之以知事後到乳竇見其有
長處因與往來其住院規模無可言者和尚新政但
用曹參代蕭何之法則事無不中節矣鄉曲後來兄
弟未嘗無受道之資但二十年來二浙無鄉尊宿低
回折困於它人門户多齎志而歸未出衆者聞浙中
風味遂不敢出所以近來五山求一辦事人卒不可
得縱有一箇半箇又自欲長雄流輩不能汲引鄉社
日以不競某卷卷望和尚二三老之出政為此也頃

見晦巖諸公直以此語告之爲之點首不已伏望多方攝受稍加盼睞以長養其志氣安知世無揚子雲哉乾淳間拙庵諸老在浙於是有秀巖孤雲相繼出興今世豈無若人有是爐鞴則有是法器矣清溪翁留山中於和尚爲舊徒其人可以語上惜乎不忝寂寞急於溫煖而以知事汙其名爲之湔洗塵滓豈無善巧方便哉其疾日甚一刹在三司之側不堪應酬幸而諸公粗安內外無一毫不如意事朔望迫不得已亦不免東語西話但恨去師友遠無能正其非謬者謾録一二則拜呈盡力翻筋斗不過如此因便書來乞指其亂道批抹見教平生尊敬者莫如和尚

所以不遠千里而納敗鉄空東山菴謂如此敗鉄非妙喜面前不納也所欲言於和尚者甚多目眩且止

省東岡

來東三年望東岡如望歲見東岡如見骨肉矣失東岡如失手足也下山而不能拜祖道周絕潮而不能拜餞江滸去留間阻何已甚哉手帖疊至備悉尊意送行序專用拜納畧叙十年託契之意文則未也吳門之役頑極一人足張吾軍何以多爲葵丘之盟其昔未嘗同今未嘗背倘非東岡二人者齒名其間亦豈過而問哉區區之心東岡之所甚知也比寓華嚴閣小室茶休客退晴日一窻盡爲己有手執寂音僧

傳貢暄讀之遇會心處則欣然一笑正當笑時惜東
岡不在左右爲之證明耳近作亦有十餘篇欲盡寫
去求教而未暇小詩五七首聊訥坦二師自湖上來
訪索詩贈二絶云面帶西湖秋水清尋詩深入亂雲
層一千七百凌霄衆不信梅邊有此僧借得樓居當
住家一秋強半在京華自言除却緇書外多在天街
看菊花謾發一笑

育王東谷和尚

昔登舟之夕晴日滿川春潮平岸目不及瞬而已次
西陵知識學臨極意加護江神亦解事矣開法許久
道聲隱如雷霆臯皇洞宗大行東海自先宋睿去後
未有盛於此時也某籍靈隱而家靈鷲門掩薰風口
挂老壁意味殊翛然久欲申起居狀入夏無端便當
蒙尊照

天童弁山和尚

留吳中日手澤與乳峯春色自東而來詞氣華滋臭
味雋永宛轉齒頰間不知客路之有塵土也和尚離
巖寶登玲瓏頻年奉詔席不及暖議者莫不疑之某
切謂受帝者之命非難得學者之心爲難朋聚而迎
合辭而請是豈可強而至哉建大將旗鼓於五峯之
上此先佛心之三命也故家舊物跬步可復慎疾厚
生某也不敢不禀

彌頑極

拜別二年而不交一字比令孫此來便旣的矣而未見賜翰方切訝之而春風一札已翩翩東來矣比客四明山中有來必問安否始則曰架倚吟閣矣旣而曰起大佛殿矣頑極名落江湖而心在鄉曲內飽參學而外見事功此固某之甚敬然聞之議者謂老癡絕之家學不如是其安小成而急近效也癡翁語錄去夏徑山友人以刋本來嘗反復熟閱之首尾重複多有不滿人意處它日所見所聞百無一存若以爲已刋者可取則未刋者亦豈可遽舍哉非汾陽屋裏人難與語此也某今夏本未有西來意昔也忽焉而來今也忽焉而往秋風稍高文安知不忽焉而去哉相見何日無任惓惓

清笑翁

某歲晚山中逾月之留安之存之翁不遺餘力風雪蒲山不識天地間果有寒色也分座說法翁優爲之提綱疏語簡明而頓挫凡今之以禪自負以文自挾者未必能出此高才我所敬然揫歛豪舉收召放心歸復乎閒冷簡澹此尤二物根本根本充矣無患乎枝葉之不盛茶餉清甚初飲之近於苦澁餘味宛轉牙頰間雋永而悠長翁觀此書猶某之飲此茗也

未去家時已聞江東暮雲中有隱君子來江湖又聞言行於諸名勝間竊伏惟念鄉之先達有如此者而乃不及一見欠焉于胷中者已二十年然誦其詩想見其人大雪没屋忍凍行吟於梅花樹下清甚孤標如晉唐間人品固不待見而後知也春風一緘遠賜千里之外不淺其所未深不導其所未歸便欲推而納諸前輩長者之域是豈愛人以德者所當施於鄉里後進之法耶某學力落於漫浪脚力困於脩途眼力老於疾苦十五年心事已消殞無遺嘉定諸老凋零殆盡荒荒天地邈焉不知所向一簑東歸再拜乞言於床下行將見之

斷橋和尚

和尚留雙徑時某寓湖上行李還天台賤迹亦過四明東西相望十八九年而五峯秀出泛不及一見然聲容沄沄固有不待見而知者倡道明宗機圓語活甚矣如吾圓照歲晚名位不泚不如圓照也其自東而西自西而東頻年往來大江重堰之上精神已弊於頓運困頓然登華頂瞰石橋酌鴈蕩極天下之大觀發揮胷中磊磊軒天地者此輿甚不淺一杖春風忽焉入手再拜函丈不難矣

眞半顛

歲莫春抄嘗次吳門尊旆入城往返至五七周旋追

從無倦意得盡扣詩學婉巧而不失之浮靡典實而不失之重滯使生遇權可諸名輩角逐於山谷社中未見鹿死誰手靖安菰蒲中乃有此郎寂音此語不特爲巽中發也山田有秋風味可想終朝兩眼挂枯松不憂無米但覓句歲晚樂地可以持贈寂寞之人否某且留此以俟新主人來老癡絕果不奉詔則襆被徑造法華自此又有過從之樂何喜幸如之

霑無擇

別去五六年侍教不旬日寒雲漠漠黯然皆別色也彼上人者嘗以倚闌握手之語丁寧告戒之已無忘辭更望善遇之爲佳馬之千里者必掉鞅脫轡養之以歲月自當有天閒十二氣象垂首帖耳於阜櫪之下惟芻粟是謀者王良造父之所不取也和尚高明乃可語此扁舟西向尚當款敘

隆瘦巖

別去數月於數月中無一日不馳向秋清如水已借榻客窻以待行李茲領惠字乃知已掌內記矣道人出處雲行太虛詳說曲諭何乃重費辭氣耶古無書記見於清規惟書狀書記云者創置於中古諸老非百丈意也第數十年來謬謬相承冒其氏名者多耳山雲浦雨間先馳庵諸老尚有典刑雛覢奮鬛氣壓老彪已見初步然增其所未高浚其所未深不腆之

人期望於少後者不淺區區記侍寺足多也二十八
字別楮求教初作四句云霜華用底筆如椽颺在湘
江不計年昨夜西風吹急雨隨流飄落石溪邊或謂
秊穩故改作耳因便奉記未聞惟老成自愛

俊癯翁

別翁七年念翁如一日頃來京師不兩月即登雙徑
去隱地益遠無由奉聞亦聞青鞋布韈時到若溪雪
水間岸草汀花皆入行卷而獨不蒙一字見寄遠客
寡與翁獨不念之耶其深秋而出徂春而歸本擬同
穎極拜見或謂夜航摇兀春山重疊非奇疾者所堪
舉踵復懶十年交游之舊非敢忘也相見何時願言
珍重

大川和尚

比三具書以校讎老笑翁語申懇當住山行道無遺
力之時而以此上關念慮殆若不知務者蓋迫於情
義不容遂已耳昨知維那書來竊知已蒙筆削而未
脫稾刊沉落浮一經老手遺音餘響韶濩人間老笑
翁遂不死矣序跋已得於無準癡絕二老末後一句
尚有望於和尚去春寺丞張公面囑敘述老子平生
大致以備求銘嘗以異時所聞者著爲一傳老子嘗
言與和尚出處同趣向意味又同是知其言行之詳
者莫如和尚知維那訊云和尚亦欲一見謹同序[illegible]

録呈所書不實望賜批教蓋聞而知之者未若見之
知之也

則無約

行李出山後數日以待來歸比及歳晩則云由越入
明矣乳峯山水國非胷中有山水者莫能樂之某頃
寓其間不彌月遂行者以胷中無二物故也遠賜手
削筆力挾蒼崖古松之老氣一酌飛雪心肺皆換無
任敬仰嘗憶同諸友步棲雲庵登妙高臺是時曉雪
初霽雲沈翳消無邊天地盡入懷抱絶叫豪舉幾欲
仙去別去七年春風十二闌想無恙在安得與翁相
從領此天下之大觀哉復翁吉侍皆佳士旦暮必相
聚秋涼東遊聚首可必

甄別翁

尊旆西征正老和尚摩胷告衆之際心緒方作惡直
翁之登山也踏月而來候鷄而出賀而欠書餞而欠
語勢使之耳三衢向趍背呉南禪屋狹衆小斗升之
水固不足容呑舟之魚然他日應庵密庵諸老道行
天下皆本於其間祖述憲章非汾陽屋裏人莫能也石
溪領事之三日眞北山遂受祇園之聘諸友譁然咸
謂一老不遺固爲可悲而二雛捷出尤爲可喜耳仲
玉偕行況必佳甚則上人去雪峯入祖堂因其便輙
拜此紙

知無聞

兩年前有自東嘉來者得所寄書知別後消息甚慰未幾德欽又錄分座提唱來令侍僧讀而聽之至要緊切害處直是咬斷牙關歸鄉道不成其然豈其然乎然蓋頭把茅未有授之者又何爲其然也雖然住院何足道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录床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爲如何某行年五十有四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決意不作書記諸老不作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俱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璨上座飲食起

居與堂僧無異但出入時多了一轎兩僕耳使目不睹轎僕亦不用之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過五日撾鼓升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瞞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未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常住日蕢薄逐日結算隨身行李逐日結束可住則住要去便去決不肯叉手向士大夫求公庇亦不作書與士大夫說住院兩字天之所以與我者已定何必求人命苟有矣雖碼頭糞堆頭未嘗

放□動地也老毋去年逝去檇□今年仙去一身□
地間無可關念者但參學未到古人田地是則關念
之大者耳退開先後巳不能自作書左右無善書人
多是七差八錯然錯字不多决非眞禪和也一笑老
笑翁語初校勘巳不蒲人意刋板時愚直文妄自增
益殊覺礙眼得暇亦欲删去不如意處别刋二三十
板語可傳何必多楊岐語録多不過一二十板耳去
俗家半里有廢寺曰慈觀數年前自門至寢皆新之
法堂東西闢二祠東奉先人先妣西奉笑翁無準癡
絶三老築室東廊爲休去歇去之地有水有竹儘自
不俗惜不得與無聞同之善同叟來燒燈夜坐相與
言近況甚悉因其歸輙具此紙何由一見臨風有懷
千萬

琢南州

自明來番浙右故人書來問無恙者積之盈篋而吾
友獨不見一字私切自疑豈相去之遠而遂相忘耶
抑所交多名流而不復記憶不腆之人耶頃辱妙偈
乃知書發而不到前之所疑遂不靡而去矣反手三
年而未有一語達冥鴻之眼某之廢禮將何以自白
哉下凌霄愬南屏登北山往來蹤跡知之甚審所見
日廣所得日深以其所見所得寄之於語言者某未
之見也僧之來江東西者謹口不□□叢林語言文字

兄雖有語可傳某不得而聞矣運兄尚能相聚否□
年前得南北山諸友妙語藏之甚謹欲俟暇和荅而
至今未能其所以廢禮於諸公與廢禮於兄無以異
也見諸友望先爲道廢禮之罪他日當自以書言之

賓樵盧

伏自行李西歸限吳隔楚出處不復相知三四年前
令伯留長安曾同敬自翁修敬語及阿戎喜動眉睫
是時杖錫尚在嶽雲湘水間泛沅渡湘紉蘭佩芷無
乃太清乎成上人以手筆來點畫語言挾七十二峯
清氣益信前之所謂太清者不可揄如此洪去番能
幾牛鳴地亦不能爲我一來耶比見冶使備言令伯
行已有物非時樣士大夫比尚記臨安以詩寄別云
閑雲帶得千山雨缺月終頭萬里明恨不及和荅

庠藏主

頃辱妙語今又辱惠書一再伏讀别思可見也長短
偈皆理到之言詩不俗銘不苟二學不可兼得乎此
必失乎彼兄於二者乃優爲之高才我所敬吾當誦
之於兄矣山谷云若欲造錦先造錦機機者錦之所
恃以成也勉之他日又當爲兄擊節

日東巖

歸自廬山才一交訊重湖捲雪白浪粘天一見不可
得拾枯松煮瀑布常想見高致欲同此樂不能也始

日以久積日以厚一舉萬里勢之必然無足怪者前冬過西山去春上清江一出十餘月而後返優曇花發不萌枝上至秋屏而後知欲到家後走价奉書弛擔未定而番守追之此來專介委書紛來清惠禮意厚甚愧不足以稱之鵝湖虛席舉月磵出世月初已行西巖諸子多在大江之南破沙盆何其增價也提唱得盡拭目不牽合不隳栝不晦澁不常不怪足以觀所蘊老之以歲月又將大有可觀者可敬可敬某來此已涉數月眼力不如昔精神不如昔寺之事力又甚不如昔然山之僧番之人相知則猶如昔也月磵携所發僕過鵝湖囑遣僕走報卒拜此紙亦欲作孤巖書適醫眼人到從事藥裹輙已相見爲導相思之意

傑宗師

別去七八年憂患種種彼此同之然某之筋力憊於脩途恚慮沮於奇疾其爲憂患甚於笑雲之哭弟哭子也伏拜翰墨三讀如見清揚但欠軒渠一笑耳某重來長安面色已老飛來之下五峯之顛蹁躚相迎者皆頃時從游名勝而公之仲氏則不可復見矣雲深天闊莫知埋骨何地越山青青大江練練愁來望之皆黯然爲余動色也壽堂安人更此多故眠食康強否雪廬來此切知大篩行且絕江果爾則相見不

遠矣僕行奉復甚草草未有以報先貺不勝皇恐

無文印卷第二十

書劄

石泉羅知府

去正謁告歸西山遂斬焉無東還意判府移檄賜書促之至再而不已求者紛而不與不欲者乃固與之可以觀取舍矣歲晚此來北道主人宛在九芙蓉下徬徨四顧若有所失者幸而臺府謂其嘗入品題愛存加厚未覺去天之遠也判府鎮番歲丁大歉辦經常於亦立之倉庫竭精神於紛來之訟牒貴爲五馬所樂不存焉番之人士皆知之而某知之尤深頃見致軒計院首以此爲言計院亦甚以爲然近日台候

何如山居深靜讀書窮理治道所以不及唐虞民生所以不及三代仰觀俯察必有欣然會心喟然興嘆者矣時飲食以壯百體審藥餌以平六氣愛身以及君壽身以及國昔之君子皆然也某憑藉餘芘安如前日耶分所當爲一日必用其力不敢爲知巳羞又欲專一价行李申茵鼎之問迨今乃能可以知其冗矣參見尚未有日東望不勝皈向之私

南屏湯節幹

某在廬山時曾作書託玉澗遞呈得報巳遣前年菊節退閑先爲恕齋山泉留兩月還西山歳巳莫侍母從兄意味極不惡貢源殁趙守書來俾復歸于亳荅之曰鄭不來矣慈觀廢剩妄意經理窮一歳之力甫及七八春初嘗起湯原之興得諸公書南屏巳入閩矣官清事簡亦有餘力可以讀書否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蓋甘心爲俗吏也南屏有學問有精神有才具施於有政必有可觀者某嘗語知巳士大夫爲政不難蔽之一言曰公勤廉明而巳公也勤也廉也有志作好人者可以勉強力行明則在天分高低如何然公矣勤矣廉矣豈有不明者也哉今之是非易位者政坐不公不勤不廉故也晦翁云天下事所以不可爲者只被私之一字壞了南屏爲巳爲人之學得於家傳亦奚俟乎某言然愛之深期之遠故語之切

廢 利妄 意經理窮

也館中賓客爲誰南屛於人故無所不容然居官與在家不同界限須稍嚴不嚴則吾之耳目鼻舌將不能自用矣晦靜老先生文獻正傳繫於南屛一臂不可不慎也某去家三十年親戚故舊多在西山之下望其來甚久去年歲晚一出所到滯留目疾爲庸醫點劑所誤遂不能作字新塗曾氏以眼科名家不遠數百里見之授方制藥服之已數月未見其效也老母行年七十有六目亦已眩而面有孺子色家兄六月已趨戍矣某過廬山後亂道詩文僅二百餘篇詩蓋十之七八多是和卓山恕齋山泉諸公者自賦不過五七篇而已甚欲寫去求教左右無善書人他日四方上下逐東野求教不難也近收槜李書得疾甚奇度非久爲人間世者十月之交擬往訪之或謂家兄已出老母侍旁不可無兼侍然此與已決但邊鄙有釁則不可行耳久欲附書而無便偶震兄歸羅首遂作此紙文未知幾時可到相去二千里何由一見不勝惘然

陳震子

鹿眠之別已二十年所向異途所趣異學彼此已不相知頃歸豫章問出處於叔元兄竊知未奮場屋萬頃滄波水接天四壁白雲山在望寄來妙語叔元兄尚能誦之也相望甚遠相見無期將軍戰河北臣戰

河南各自努力看幾何時得到長安無問道途之彼
此此事甚重非公其誰共之

毛直閣

自頃奠先大夫之後一向不復奉記先大夫大葬某
適有先人之喪已而舍弟復逝去七十之老母寢食
不自安兄弟娛侍左右不能一日舍去所以不及奔
走會葬追惟十九年間往來如一日相愛如骨肉朝
夕不能忘但恨此身不能飛去耳服除已久亦已到
銓否天資高妙筆力已逼人當留意時文以取世科
自期不當受先澤而已壽堂令人壽體必康寧母子
相依爲命當以恭遜孝順爲第一義嚴君早失此是
大不幸事能親師擇友刻意於學善無細不爲惡無
微不戒如此則先大夫爲不死矣議親誰氏不必論
貲産但得貞潔敬順之女以奉偏慈足矣此先大夫
無恙時與某熟論者也先業儘可以供伏臘緊把慢
放自可優游卒歲奢則易竭鄙則爲人所不齒奢儉
得中此持盈守成之道先大夫爲臺諫爲監司不知
有富貴書來每曰仕宦三十年不識仕宦之爲樂學
孳矻矻死而後已此立身行已樣子也作詩文不必
出自已意須是謹守古人法度跌踢程度之外便是
杜撰矣年事方盛學力日進如川之方至進進未可
禦今之學爲文字者紙上不患不黑但患不成家數

不入行家眼耳適有便過四明留其一日推究作此不敢寄一物有物則書不達矣

盧石屏

前秋縣丞兄以書惠回一再伏讀得知近況甚詳山深林密苦無端便不及嗣音去年春客自長安來坊承徵黃自九天飛下考鍾伐鼓氣焰高壓兩浙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自此一步可到考實論才當今之時舍和尚而誰哉某自眩來無志住院閒諸叢林之論謂其平生所學紙上語置之世故轇轕之地未必能措手足漫浪一出姑試所學一出東湖再住開先以其所見所聞者行之一分斯有一分之效第心勞眩

甚人間非可以游者南澗老子年未甚高而乃厭世甚早追惟平生交游之厚涙出如洗相去既遠欲拜一書如登天之難回首長安賀者弔者皆有遺恨茲作數語致祭塔下不知靈鷲繼席者為誰望和尚主之紙盡且止

鑑虛中

比承侍者行不得拜虛中訊而問起居於無外書中秋七月客自四明來知訪舊海上乘一萬里之天風泛七八月之怒潮大哉偉觀第不知釣鼇竿子曾拂珊瑚樹否呵呵惠書懃懇感激千萬老癡絕登五峯號令一施如李光弼之初到河北然憚其嚴而樂子

儀之寛者不獨朔方之士也東州多故人極思絶江
勢須來秋方可虛中必留天童時節易過相見不難
無外座元併乞致意

明月澗

一別半年而不得一字彼此幾若相遺者然相尋之
情既真於書乎何有比聞以翰墨入侍上方朝夕相
從所得當浩無涯涘甚助歡喜然承言者喪滞句者
迷書法語於紙襖之上者未必真吾家千里駒也領
活意於未言之前發生機於翰墨之外蒼松老竹亦
當爲兒點頭矣其昔所讀書今不復記昔所識字今
不復識而乾慧之名尚不能自洗於江湖今而後知
不識一丁字者窮不失爲真禪和達不失爲善知識
興言及此自惜不已今復爲兒惜矣一笑

清月湖

昔者五峯之巔幸甚相從深潛厚積不挾其有望而
知爲大乘之器某嘗目而語諸友曰他日皷行南方
收召南方學者必此人也夫別去十五年天闊地遠
無由一見客自南來一則曰開法教忠矣既而曰移
鎮龜山矣大坐福城東際伏拜來書而後知也化行
父母之邦道福之盛有如此者然召伯之教何止明
於南國而已哉今行吳越此勢之必然也某爲母還
鄉信縁住院異時出入諸老間疾苦攻其內應酬眩

其外自是空無所有而不知者或謂之有或推或挽行止極有不自由者可嘆也偃溪老子辱教辱愛異於他人愚谷靈叟尤從游之最親密者一死一生俱不可見此尤甚可嘆也月夕後二日軍將以所賜書來移頃即行急索紙以復盛意之辱何日相見願言珍重

隆北山

五年不聞動靜頃得長安故人書謂北山已領鄉刹而不言塵拂所在比得玉磵書始知說法延平之上叢林光燄與劍氣相高第不知果唱誰家曲調尚記西湖握手之語否乎某學道二十年餒無所穫置之寶紹諸老間不堪為牛馬走今偃然稱長老可以觀世道矣覺城東際三十年前嘗一再過之空寒寂寥看不上眼而況三十年之後某眩甚懸勞今崎嶇千有餘里往而即之安僧無飯說法無徒為身口計者不應如是其皇皇然古心之命至于三至于四牢辭固拒不應若是其懃巳勉受之區區南征春以為期過建安可以見玉磵過延平可以見北山住院不足喜見二妙為可喜也示書處懇無一語一字非真情實意愛存之篤孰有加於此者清惠尤非所敢當月湖三月賜書八月末方到到之日即治報矣元兄首座別於雪峯見於西湖區區極愛之相見有日不別

奉書語次出此

智愚谷

去番後隱約西山之阿漫浪盧山之下去閩益遠山深林密入閩又無便遂不復奉書然心苟不相忘何以書爲老帖遠來大過所望和尚道行南方固足慰南方學者之望然令行吳越猶天下學者之望也某病且甚不能復游人間挾病而游亦迫於甚不得已三山之陽有愚谷有藏叟令乃復着不朘之人於其間豈昔之所謂兩驪驊中着一鴛耶陪詩杖屨跨石門入靈源洞觀天風海濤下瞰雲門洋嶼究妙喜生氣凜然眉睫間三十年舊游忽焉入手未信它生來

此聽樓鐘也

熊伯淳

比寓邸語别之後襆被來宿有約不來久之遣問切知歸舟到岸遂行矣議論英發筆力痛快如伯淳人品眼中不多見疇昔之夜與横舟燈前語公横舟屢首肯也某年大以來世間萬事無所好樂獨於名勝士則酷愛之如嗜昌歜而士之名勝者亦雅喜與之遊今得第一人品如伯淳豈造物者憐其所好盡舉以與之以饜其欲耶芳題下墜清氣透紙甚矣如見其人也虜騎鳥竄鼠息飄忽不可測見留安慶舊城安知不乘間伺隙突如其來如諸閫向也畫界而守

休戚不相關今也盡城而守人民土地遂盡付虜守矣有志天下國家者甚凜凜也茅簷曝日松嶺尋雲固天下之至樂然此虜未滅其能久有此樂乎香爐甚清日長清坐博山雲起伯淳常在吾眼中也

趙侍者

三年湖上之聚極叨道誼甚恨空無所有有孤相從之意行藏用舍有數存乎其間東湖明月固非彼上人者所能取也總兄天資穩重可以語上勉力向道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但恐工夫不久長器局不廣大急近効而失遠業則難語向上事矣兄亦當作如是觀也前蒙惠書久不作報皇恐

玉頑石

此相見然一別十年之後頑石之頑如故而其眩已甚矣前日皤然相向真兩癡絕風雨聲中凄然相別居者行者皆無以爲懷人生固有離別如此離別又豈可多有哉鬧市剎利土木之役誠如來書所云蓮勇決身心持堅凝力量百年舊觀不還不已不然其粹何以謝金華聖者哉其憂患熏心焦然無寧居一介行李行矣復到桃花源上頑石當橫榻葵窻以待之乎

湘絶岸

凌霄別去歲月不可數它日留四明曾以絶岸二大

字奉寄亦不復記當時所寓之地矣玉煙珠氣爛不可掩令行吳越之上如疾風迅雷浩浩盈耳大臣薦之天子命之道之行也孰有加於此乎元老當國以整頓乾坤之餘力羅致名流主持此道百川一網幾無可漏之魚矣然天地甚大四海甚廣人物甚衆而託耳目於三兩人間吞舟之魚未必不或在網外也今幸甚有吾絶岸操縱於其間眼力高甚藻鑑明甚清涼大刹猥及不腆之人某槁瘁大江之萬造化春色自天而下束裝奔命正不待來教勤懇而後行也第薦福土木更有一二役未竟方此賦工欲往未能清涼出命已久薦福亦已舉人差劉甫到某即封府庫以待將筆相別二十年相去千餘里何由一覩洪席之盛臨書悃欵

陳新恩

某去歲得所答書慰藉甚至議論甚偉二書尤高古卓然有定見外物不能以累其初學力至此無任起嘆蓋士以識爲主識不明直是無藥可醫文章蹇淺不足觀行已乖踈不足取處事應物是非易位不足把玩此無他識不明耳年盛識明學問如川之方增又能先立乎其大者識曉所到豈易及哉近作有思致有意度又皆有爲而作非區區從事於翰墨語言之末者甚恨不能追隨盡發囊中之藏以饜飫其饑



惪

也無欲文不相聚文與學沛然日進老之以歲月謚
乎其不可及今在何地近亦交訊乎一順二公遂蒙
尊公寺丞詁出齒頰之助居多同一感激其再過東
湖首尾又三四年比山泉書來告之以無爲桑下之
戀且促其赴本庵之約春夏小不快秋冬當訪之歲
晚過四明尚須納謁齋閣







